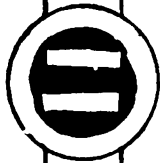


黃梨洲集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付印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四號

黃梨洲集

定價 精裝的——洋三元六角
平裝的——洋二元



整理者 許嘯天

校閱者 胡翼雲

發行者 沈繼先

印刷者 新國民記印刷所

上海新開路福泰路
電話三五二五號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羣學社

善學者竭力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默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宿期者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詮，而發之弗瑩，必俟明師面臨私授，而後信久遠也。

白沙先生之學，以自然爲宗；至其得要，則隨動隨靜，終日照應而不離彼。

向人說得伸寫得出，解得去，謂之有才則可；於學問絲毫無與也。學問之道，須於衆人場中易鶻突者，條理分明，一絲不亂；此非平日有涵養鎮靜之功，小大不疑，安能及此？

言其收斂，謂之存養；言其辨別，謂之省察；言其決擇，謂之克治。省察者言其明，克治者言其決；決則愈明，而後存養之功純，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動亦定，靜亦定，小大無敦慢，始終條理，可以希聖矣。

知無不足之理，則凡不盡分者，皆吾安於肆欲而不竭才者也；吾人日用之間，戒懼稍縱，卽言動作止之微，皆違天常而賊人道，可不省歟？

吾人當自立身放在天地間公共地步，一毫私己著不得，方是立志；只爲平日有慣習處，軟熟滑溜，易於因仍。今當一切斬然，只是不容放過。時時刻刻，須此物出頭作主，更無纖微舊習在身。方是功夫，方是立命。

天地之間，萬生萬死，天地不爲欣戚；以其在天地未嘗有增未嘗有損也。生死不增於我，我何欣戚？故

聖人冥之。

妄意於此，二十餘年矣！亦嘗自矢，以爲吾之於世，無所厚取；「自欺」二字，或者不至如人之甚。而兩年以來，稍加懲艾，則見爲吾之所安而不懼者，正世之所謂大欺，而所指以爲可惡而可恥者，皆吾之處心積慮，陰託之命而恃以終身者也。其使吾之安而不懼者，乃先儒論說之餘，而冒以自足，以知解爲智，以意氣爲能。而處心積慮於可恥可惡之物，則知解之所不及，意氣之所不行，覺其缺漏，則蒙以一說，欲其宛轉，則加以衆證。先儒論說愈多，而吾之所安日密。譬之方技俱通，而痿痺不恤；搔爬能口，而痛癢未知。甘心於服鴆，而自以爲神劑；如此者，不知日凡幾矣！至聞長生久視之妙，津津然同聲應之，不謂其相遠也。嗚呼！以是爲學，雖日有聞，時有習，明師臨之，良友輔之，猶恐成其私也。况於日之所聞，時之所習，出入於世俗之內，而又無明師良友之益，其能免於前病乎？夫所安者在此，則惟恐人或我窺，所蒙者在彼，則惟恐人不我與。託命既堅，固難於拔除，用力已深，益巧於藏伏。於是毀譽得失之際，始不能不用其情。此其觸機而動，緣釁而起，乃餘症標見，所謂己病不治者也。且以隨用隨足之體，而寄寓於他人口吻之間，以不加不損之真，而貪竊於古人唾棄之穢，至樂不尋，而伺人之顏色，以爲欣戚，大寶不惜，而冀時之取予以爲歡益；如失路人之志歸，如喪家子之丐食。流離奔逐，至死不休。孟

子之所謂「哀哉！」

只在話頭上拈弄，至於自性自命，傷損不知；當下動氣處，自以為發強剛毅，纏粘處自以為文理密察，加意陪奉，却謂恭敬明白依阿，却謂寬仁。如此之類，千言萬語，莫能狀其情變；總之以一言，只是鶴突倒了！雖自稱爲學，而於自身邈不相干；却又說精說一，說感說應，亦何益哉？於佛與吾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開口；然此亦是閒話。辨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老兄將此等作大事件，以爲講論不明，將至誤世；弟則以爲伊川講明後，又出幾個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曾誤了春陵夫子？「無生」之說，門面終是不同，何須深論？今縱談禪，決未見有人削髮棄妻薄視生死拋却名位；此數事乃吾儒。詆毀佛氏大節目處，既不相犯，自可無覺。老兄「吾爲此懼」一言，似可稍解矣。吾輩一個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爲人說長道短耶？弟願老兄將「精一」還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生」還佛；直將當下胸中粘帶，設計斷除，眼前紛紜，設計平安，原來性命，設計恢復。益於我者取之，而非徇其言也；害於我者違之，而非徒以言也。如是尙何說之不同，而懼之不早已乎？

劉兩峯先生劉文敏字宜充，號兩峯，吉之安福人。自幼樸實，不知世有機械事。年二十三，與師泉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間者，每至夜分，不能就寢。謂師泉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已讀傳習錄而

好之，反躬實踐，唯覺動靜未融。曰：「此非師承不可。」乃入越而稟學焉。自此一以致良知爲鵠，操存克治，瞬息不少懈，毋談高遠而行遺卑近；及門之士，不戒而孚。道存日擊，外艱既除。雙江主於歸寂，同門辨說，動益卷軸。而先生言：「發與未發，本無二致，戒懼慎獨，本無二事。若云未發不足以兼已發，致中之外，別有一段致和之功，是不知順其自然之體而加損焉，以學而能以慮而知者也。」又言：「事上用功，雖愈於事上講求道理，均之無益於得也。涵養本原，愈精愈一，愈一愈精。始是心事合一。」又言：「嘿坐澄心，反觀內照，庶幾外好日少，知慧日著，生理亦生生不已，所謂集義也。」又言：「吾心之體，本止本寂，參之以意念，飾之以道理，侑之以聞見，遂以感通爲心之體。而不知吾心雖千酬萬應，紛紜變化之無已，而其體本自常止常寂。彼以靜病云者，似涉靜景，非「爲物不貳，生物不測」之體之靜也。」凡此所言，與雙江相視莫逆，故人謂「雙江得先生而不傷孤另」者，非虛言也。然先生謂：「吾性本自常生，本自常止，往來起伏，非常生也；專寂凝固，非常止也。生而不遂，是謂常止；止而不住，是謂常生。主宰卽流行之主宰，流行卽主宰之流行。」其於師門之旨，未必盡同於雙江。蓋雙江以未發屬性，已發屬情。先生則以喜怒哀樂情也，情之得其正者性也。隆慶六年五月卒，年八十有三。張子曰：「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先生所謂「知體本虛，

乃先生「將無同乎？」蓋老氏之虛，墮於斷滅；其生氣也，如空谷之聲，蕩籥之風，虛與氣爲二也。先生之虛，乃常止之眞明，卽所謂「良知」也，其常止之體，卽是主宰，其常止之照，卽是流行，爲物不二者也。故言虛同而爲虛實異，依然張子之學也。論學要語 學力歸一，則卓爾之地，方有可幾。

先師謂：「學者看「致」字太輕，故多不得力；聖賢千言萬語，皆從「致」字上發揮工夫條理。非能於良知之體增益毫末也；生學困勉，皆致字工夫等級，非良知少有異焉者也。」自信本心，而一切經綸宰制由之，此聖學也。幹好事，衆皆悅之，求之此心，茫然不知所在，此鄉愿之徒，孔子之所惡也。不識萬化之根源，則自淪於機巧習染之中；一切天下事，作千樣萬樣看，故精神眩惑，終身勞苦。學者無必爲聖人之志，故染逐隨時，變態自爲障礙；猛省洗滌，直從志上著「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工夫，則染處漸消，逐時漸寡。渣滓渾化，則主宰卽流行之主宰，流行卽主宰之流行，安有許多分別疑慮？

遷善改過之功，無時可已；若謂吾性一見，病症自去，如太陽一出，魍魎自消，此則爲之景逐影響，欲速助長之爲害也，須力究而精辨之始可。

透利害生死關，方是學之得力處；若風吹草動，便生疑惑，學在何處用？

友朋中有志者不少，而不能大成者，只緣世情窳臼難超脫耳。須是吾心自作主宰，一切利害榮辱，不能滑吾見而奪吾守，方是希聖之志，始有大成之望也。

千事萬事，只是一事；故古人精神不妄用，惟在志上磨礪。

隨分自竭其力，當下具足，當下受用，過去未來，何益於思？徒得罪於天爾！
意根風波，一塵蔽天，豪傑之士，往往爲其所誤。故學在於致虛，以證其源。

當急遽時能不急遽，當怠緩時能不急緩，當震驚失措時能不震驚失措，方是回天易命之學。

功利之習，淪肌浹髓，苟非鞭辟近裏之學，常見無動之過，則一時感發之明，不足以勝隱微深痼之蔽。故雖高明，率喜頓悟而厭積漸，任超脫而畏檢束，談元妙而鄙淺近，肆然無忌，而猶以爲無可無不可，任情恣意，遂以去病爲第二義，不知自家身心，尙蕩然無所歸也。

劉師泉先生 劉邦采，字君亮，號師泉，吉之安福人。初爲邑諸生，即以希聖爲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借兩峯入越，謁陽明，稱弟子。陽明契之曰：「君亮會的容易。」年八十六卒。陽明亡後，學者承襲口脛，浸失其真，以揣摩爲妙悟，縱恣爲樂地，情愛爲仁體，因循爲自然，混同爲歸一。先生恣然憂之，謂：「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爲，命雜於有質，故必兼修而後可以爲學。蓋吾心主宰謂

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立其體；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運化以致其用。常知不落念，是吾立體之功；常過不成念，是吾致用之功。二者不可相雜，常知常止而愈常微也。是說也，吾爲見在「良知」所誤，極探而得之。」龍溪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異。先生曰：「不同。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婦之知能，如頑鑛未經煅煉，不可名金。其視無聲無臭自然之明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爲其純陰無真陽也。復真陽者，更須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乃能得之；以見在「良知」爲主，決無入道之期矣！」龍溪曰：「以一隙之光，謂非照臨四表之光，不可；今日之日，非本不光，雲氣掩之耳。以愚夫愚婦爲純陰者，何以異此？」念菴曰：「聖賢只要人從見在尋源頭，不是別將一心換却此心。師泉欲創業不享見在，豈是懸空做得？亦只是時時收攝此見在者，使之凝一耳。」先生著爲易蘊，無非此意。所謂性命兼修，立體之功，卽宋儒之涵養；致用之功，卽宋儒之省察。涵養卽是致中，省察卽是致和；立本致用，特異其名耳。然工夫終是兩用，兩用則支離，未免有顧彼失此之病，非純一之學也。總緣認理氣爲二，造化只有一氣流行，流行之不失其則者，卽爲主宰，非有一物以主宰夫流行。然流行無可用功，體當其不失則者而已矣。乃先生之言，心意知物較四有無之說，最爲譎當。謂有感無動，無感無靜，心也；常感而通，常應而順，意也；常往而來，常化而生，物也；常定而明，常運而照，知也；見聞之知，其精

粕也；象著之物，其疑滙也；念慮之意，其流漸也；動靜之心，其游處也。心不失無體之心，則心正矣；意不失無欲之意，則意誠矣；物不失無住之物，則物格矣；知不失無動之知，則知致矣。夫心無體，意無欲，知無動，物無住，則皆是有善無惡矣。劉念臺夫子欲於龍溪之四無易一字；心是有善無惡之心，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何其相符合也。念菴言：「師泉素持元虛，即今肯向裏著，已收拾性命，正是好消息。」雙江言：「師泉力大而說辨，排闥之殿，四坐咸屈，人皆避席而讓舍，莫敢撻其鋒。真癩癩，門人朱調問先生：「此視平時何如？」答曰：「夫形豈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也。箝形如槁木耳！」遂卒。先生之得力如此。

劉三五先生——附劉印山王柳川——劉陽字一舒，號三五，安福縣人。少受業於彭石屋劉梅源。見陽明語錄而好之，遂如虔問學。泊舟野水，風雪清苦，不以爲惡。陽明見之，顧謂諸生曰：「此生清福人也。」於是語先生：「苟不能甘至貧至賤，不可以爲聖人。」築雲霞洞於三峯，與士子談學。兩峯過之，蕭然如在世外。先生曰：「境寂我寂，己落一層。」兩峯曰：「此徹骨語也。」自東廓沒，江右學者皆以先生爲歸。東宦岱宗，南至祝融，夜半登山頂而觀日焉。殘冰剝雪，拄杖鏗爾。陽明所謂清福者，懸記之矣。先生於師門之旨，身體精研，曰：「中，知之不倚於觀聞也；敬，知之無怠者也；誠，知之無妄者也；

靜，知之無欲者也；寂，知之無思爲者也；仁，知之生生與物同體者也；各指所之，而皆指夫知之良也，致知焉盡矣。』由先生言之，則陽明之學，仍是不異於宋儒也；故先生之傳兩峯也，謂宋學門戶，謹守繩墨，兩峯有之。其一時講席之盛，皆非先生所深契。嘗謂師泉曰：『海內講學而實踐者有人，足爲人師者有人，而求得先師之學，未一人見。』蓋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劉秉監，字遵教，號印山，三五同邑人也。河南之俗，感鬼多淫祠，先生爲文諭之曰：『災祥存德，淫鬼焉能禍福？』於是毀境內淫祠以千數。已而就逮，寓書其僚長曰：『淫祠傷害民俗，風教者之責，監以禱行，奸人惑衆，必爲報應之說，非明府力持，鮮不動搖。』其守正不撓如此。先生初學於甘泉，而尤篤志於陽明講學之會，匹馬奚童，往來山谷之間，約儉如寒士。母夫人勞之曰：『兒孝且弟，何必講學？』先生對曰：『人見其外，未見其內，將永吾真，不敢不學。』沒時年未五十。

王釗，字子懋，號柳川，安成人。始受學梅源東廓，既學於文成，嘗爲諸生，棄之；栖栖於山顛水涯寂寞之鄉，以求所謂身心性命。蓋三十年未嘗不一日勤懇於心，善不善之在友朋，無異於己；逆耳之言，時施於廣座。人但見其惻怛，不以爲怨。皆曰：『今之講學，不空談者，柳川也。』時有康南村者，性耿介，善善惡惡，與人諱，嘗酌古禮爲圖，撫善行爲規，歲時拄杖，造諸大家之門，家家倒屣以迎。先生視南村如

一人南村貧，先生亦貧，敝衣糲食終其身，非矯也。三五先生洞語：君子不察，率因其質以滋長，而自易其惡之功蓋寡；善學者不易其惡不已也。

君子以歲月爲貴，譬如爲山，德日崇也；苟爲罔修，奚貴焉？况積過者耶？

惟待其身者小，故可苟；惟自任者不重，故逸。

不善之聞，懲創之益少，而潛損者多；故言人不善，自損也，又聽者損。

動有掩護，非德之宜，好名者也；故好名者心勞。晚程記：境寂我寂，已落一層。

聞時事而傷神，徐自察之，嫉之也，非矜之也；矜之仁，嫉之偏。

劉梅源先生。劉曉，字伯光，號梅源，安福人。集同志爲惜陰會，吉安之多學者，先生爲之五丁也。先生

下語無有枝葉，嘗誦少陵「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句，歎曰：「可惜枉費心力！不當云「學不聖人死

不休」耶？」

劉晴川先生。劉魁，字煥吾，號晴川，泰和人。先生受學於陽明，卒業東廓，以直節著名，而陶融於學問。

李肺泉言在鈞州與先生同僚一年，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門人尤照，問爲學之要，曰：「在立誠。」每舉

陽明遺事以淑門人，言：「陽明轉人輕快，一友與人訟，來問是非，陽明曰：「待汝數日後，心平氣和，當

爲汝說。」後數日，其人曰：「弟子此時心平氣和，願賜教。」陽明曰：「既是心平氣和了，又教甚麼？」朋友在書院投壺，陽明過之，呼曰：「休離了根。」問陽明言動氣象，先生曰：「只是常人。」黃德良說：「陽明學問，初亦未成片段；因從遊者衆，夾持起，歇不得，所以成就如此。」有舉似先生者，曰：「也是如此，朋友之益甚大。」

賈洛村先生 黃弘綱，字正之，號洛村，江西零縣人。從陽明於虔臺。陽明教法，士子初至者，先令高第弟子教之，而後與之語。先生列於高第。陽明歸越，先生不離者四五年。陽明卒，居守其家。士子有所請，質先生，不遺發言，瞪視注聽，待其意盡，詞畢，徐以一二言中其蔽會，莫不融然。四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先生之學再變，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爲主。其生平厚於自信而薄迎合，長於持重而短機械，蓋望而知其爲有道者也。陽明之「良知」原卽周子「誠一無僞」之本體；然其與學者言，多在發用上，要人從知是非處轉個路頭，此方便法門也。而及門之承其說者，遂以意念之善者爲良知。先生曰：「以意念之善爲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知爲有意之知，覺爲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於是而知陽明有善有惡之意，知善知惡之知，皆非定本意；既有善有惡，則知不得不逐於善惡，只在念起念滅上工夫，一世合不上本體矣。四句教法，先生所不用也。雙江

歸寂，先生曰：「寂與感不可一例觀也。有得其本體者，有失其本體者。自得其本體之寂者言之，雖存之彌久，涵之極深，而淵微之精，未嘗無也；自得其本體之感者言之，雖紛然而至，杳然而來，而應用之妙，未嘗有也。未嘗有，則感也；寂在其中矣。未嘗無，則寂也；感在其中矣。不觀不聞其體也，戒慎恐懼其功也，皆合寂感而言之者也。」按：雙江之寂，即先生之所謂本體也；知主靜非動靜之靜，則歸寂非寂感之寂矣。然其間正自有說：自來儒者以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其實性情二字，無處可容分析。性之於情，猶理之於氣，非情亦何從見性？故喜怒哀樂，情也；中和，性也。於未發言喜怒哀樂，是明明言未發有情矣。奈何分析性情，則求性者必求之未發，此歸寂之宗所由立也。一時同門與雙江辨者，皆從已發見未發，亦仍是析情於發，析性於未發，其情性不能歸一同也。洛村語錄 往歲讀先師書有感而未通處，即反求自心，密察精進，便見自己惑所從來，或是凝著舊聞，或是自己工夫，猶未免在事迹上揣量，文義上比擬，與後儒作用處相似，是以有感。細玩先師之言，真是直從本心上發出，非徒聞見知識輪轉，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乃知篤信聖人者，必反求諸己，反求諸己，然後能篤信聖人。故道必深造自得，乃能決古訓之是非，以解蔽辨惑；不然，則相與滋惑也已！

先師之學雖頓悟於居常之日，而歷艱備險，動心忍性，積之歲月，驗諸事履，乃始脫然有悟於良知。

至易至簡，而心則獨苦矣。何學者聞之之易而信之之難耶？

何善山先生，何廷仁，字性之，號善山，初名秦，江西零縣人。知新會縣，喜曰：『吾雖不及白沙之門，幸在其鄉，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釋菜於祠而後視事。三十年卒，年六十六。初聞陽明講學，慨然曰：『吾恨不得爲白沙弟子，今又可失之耶？』相見陽明於南康。當是時，學人聚會南贛，而陽明師旅旁午，希臨講席。先生即與中離、藥湖諸子接引來學。先生心誠氣和，不厭纒觀，由是學者益親。己從陽明至越，先生接引越中，一如南贛。陽明歿後，與同志會於南都，諸生往來者恆數百人。故一時爲之語曰：『浙有錢王，江有何黃。』指緒山、龍溪、洛村與先生也。先生論學，務爲平實，使學者有所持循。嘗曰：『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又曰：『知過卽是「良知」，改過卽是本體。』又曰：『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真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孰從而誠？若果無情，孰從而精？』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爲，茫無定守。』先生曰：『夫「良知」在人爲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所定守，卽「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爲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實功乎？况心性既無形聲，何從而得？既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卽有所悟矣；知無定守，卽有定主矣。』其言不爲過高如此。故聞談學，消涉元遠，輒搖手戒曰：『先生』

之言，無是無是！南都一時之論，謂工夫只在心上用，纖涉意便已落第二義。故爲善去惡工夫，非禪門最上乘之教也。先生曰：「師稱無善無惡者，指心之應感無迹，過而不留，天然至善之體也。心之應感，謂之意，有善有惡，物而不化，著於有矣。故曰『意之動』。若以心爲無，以意爲有，是分心意爲二見，離用以求體，非合內外之道矣。」乃作格物說，以示來學，使之爲善去惡實地用功，斯之謂「致良知」也。

陳明水先生 陳九川，字惟濬，號明水，臨川人也。周流講學，名山如台、宕、羅、浮、九華、匡廬，無不至也。晚而失聽，書札論學不休；一時講學諸公，謂明水辯駁甚嚴，令人無躲避處。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卒，年六十九。先生自請告入虔師陽明，卽自焚其著書；後凡再見，竟所未聞。陽明歿，往拜其墓，復經理其家。先生自敘謂：「自服先師致知之訓，中間凡三起意見，三易工夫，而莫得其宗。始從念慮上長善消惡，以視求之於事物者要矣；久之自謂淪注支流，輪迴善惡，復從無善無惡處認取本性，以爲不落念慮，直悟本體矣；既已復覺其空倚見悟，未化渣滓，復就中恆致廓清之功，使善惡俱化，無一毫將迎意必之翳；若見全體炯然，炳於幾先，千思百慮，皆從此出，卽意無不誠，發無不中，纔是無善無惡實功。從大本上致知，乃是知幾之學。自謂此是聖門絕四正派，應悟入先師致知宗旨矣。及後入越，就正龍溪，始覺

見悟成象，恍然自失，歸而求之，畢見差謬。却將誠意看作效驗，與格物分作兩截；反若欲誠其意者在先正其心，與師訓聖經矛盾倒亂，應酬知解，兩不浚泊。始自愧心汗背，盡掃平日一種精思妙解之見，從獨知幾微處，勝謹緝熙工夫，纔得實落。於應感處，若得個真幾，即遷善改過，俱入精微，方見得「良知」體物而不可遺，格物是致知之實；日用之間，都是此體，充塞貫通，無有間礙。致字工夫，儘無窮盡，即無善無惡非虛也，遷善改過非虛也。始信「致知」二字，即此立本，即此達用，即此川流，即此敦化，即此成務，即此入神，更無本末精麤內外先後之間。證之古本序中，句句脗合，而今而後，庶幾可以弗畔矣。」按陽明以「致良知」爲宗旨，門人漸失其傳，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故工夫只在致知上。甚之而輕浮淺露，待其善惡之形而爲克治之事，已不勝其艱難糅矣。故雙江念菴以歸寂救之，自是延平一路上人。先生則合寂感爲一，寂在感中，即感之本體；感在寂中，即寂之妙用。陽明所謂未發時驚天動地，已發時寂天寞地，其義一也。故其謂雙江曰：「吾丈胸次廣大，蕩蕩淵淵，十年之前，却爲蟄龍屈蟻二蟲在中作祟。久欲竊效砭箴，愧非國手。今賴吾丈精采仙方，密鍊丹餌，將使凡胎盡化，二蟲不知所之矣。」是先生與偏力於致知者，大相逕庭。顧念菴銘其墓猶云：「良知即未發之中，無分於動靜者也。」指感應於酬酢之跡，而不於未發之中，恐於致良知微有未盡。是未契先生之察

旨也。明水論學書。夫逐事省克，而不灼見本體流行之自然，則雖飭身勵行，不足以言天德，固矣。然遂以窒慾懲忿爲下乘，遷善改過爲妄萌，使初學之士，矚窺影響者，皆欲言下了當，自立無過之境，乃徒安其偏質，使其故習，而自以爲率性從心，却使良知之精微緊切，知是知非，所藉以明而誠之者，反蔑視不足輕重，而遂非長過，蕩然忘返，其流弊豈但如舊時支離之習哉！

魏水洲先生 魏師伊先生 魏藥湖先生 魏良弼，字師說，號水洲，南昌新建人，先生居鄉，情味真至；鄉人見先生有所告誡，退輒稱其識以教家人。其偶然者流爲方語，而深切者垂爲法言。曰：「魏水洲云：不可易也。」疾痛則問藥，早潦則問救，先生因而付之，各舉所願，閭里頓化，爭訟亦息。稻初登，果未落，家有老人，不敢嘗，必以奉先生，其爲鄉里所親敬如此。先生兄弟，皆於陽明撫豫時受學，故以「致良知」自明而誠，知微以顯，天地萬物之情與我之情，自相應照，能使天回象，君父易慮，士大夫永思。至愚夫孺子，亦徵於寤寐。何者？不慮之知，達之天下，智愚疎戚，萬有不同，孰無良焉？此所以不戒而孚也。歿之日，詔其子孫曰：「予平生仗忠信，皇天鑒不得已之言，后土憐欲速朽之骨，陵谷有變，人心無改，不必銘誌。」萬曆乙亥卒，年八十有四。弟良政，良器，良政，字師伊，燕居無墮容，嘗曰：「學問頭腦既明，惟專一得之，氣專則靜，精專則明，神專則靈。」又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

爲？」水淵言：「吾夢中見師伊軀流汗浹背。」其方嚴如此。

良器，字師顏，號藥湖。洪都從學之後，隨陽明至越。時龍溪爲諸生，落魄不羈，每見方巾中衣往來講學者，竊罵之，居與陽明鄰，不見也。先生多方誘之。一日先生與同門友投壺雅歌，龍溪過而見之，曰：「腐儒亦爲是耶！」先生答曰：「吾等爲學，未嘗擔板，汝自不知耳。」龍溪於是稍相懃就。已而有味乎其言，遂北面陽明。緒山臨事多滯，則戒之曰：「心何不灑脫？」龍溪工夫懶散，則戒之曰：「心何不嚴慄？」其不爲姑息如此。嘗與龍溪同行遇雨，先生手蓋，龍溪不得已亦手蓋而有忤容，顧先生自如，乃始惕然。陽明有內喪，先生龍溪司庫，不厭煩縟。陽明曰：「二子可謂「執事敬」矣！」歸主白鹿洞，生徒數百人，皆知宗王門之學。卒，年四十二。先生云：「理無定在，心之所安卽是理；孝無定法，親之所安卽是孝。」龍溪與先生最稱莫逆。然龍溪之元遠，不如先生之淺近也。

王塘南先生 王時槐，字子植，號塘南，吉之安福人。乙巳十月八日卒，年八十四。先生弱冠，師事同邑劉兩峯，刻意爲學，仕而求質於四方之言學者，未之或怠，終不敢自以爲得。五十，罷官，屏絕外務，反躬密體。如是三年，有見於空寂之體，又十年，漸悟生生真機，無有停息。不從念慮起滅，學從收斂而入，方能入微，故以透性爲宗，研幾爲要。陽明沒後，「致良知」一語，學者不深究其旨，多以情識承當，見諸

行事，殊不得力。雙江念菴，舉未發以究其弊；中流一壺，王學賴以不墜，然終不免頭上安頭。先生謂：「知者，先天之發竅也；謂之發竅，則已屬後天矣。雖屬後天，而形氣不足以干之。故知之一字，內不倚於空寂，外不墮於形氣。此孔門之所謂中也。」言「良知」者，未有如此諦當。論學書：靜中欲根起滅不斷者，是志之不立也。凡人志有所專，則雜念自息；如人好聲色者，當其豔冶奪心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如人畏死亡者，當其刀鋸逼體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學無分於動靜者也。特以初學之士，紛擾日久，本心真機，盡汨沒蒙蔽於塵埃中。是以先覺立教，欲人於初下手時，暫省外事，稍息塵緣，於靜坐中默識自心真面目，久之邪障徹而靈光露。靜固如是，動亦如是。到此時終日應事接物，周旋於人情事變中而不捨，與靜坐一體無二，此定靜之所以先於能慮也。豈謂終身滅倫絕物，塊然枯坐，徒守頑空冷靜，以爲究竟哉？

吾輩學不加進，正爲不識真宰；是以雖曰爲學，然未免依傍道理，只在世俗眼目上做得個無大破綻之人而止耳。

所舉佛家以默照爲非，而謂「廣額屠兒立地成佛」等語；此皆近世交朋，自不肯痛下苦功，真修實證，乞人殘羹剩汁以自活者也。彼禪家語，蓋亦有爲而發，彼見有等專內趨寂，死其心而不知活者，不

得已發此言以救弊耳。今以紛紛擾擾嗜慾之心，全不用功，却不許其靜坐，即欲以現在嗜慾之心立地成佛，且稱塵勞爲如來種以文飾之。此等毒藥，陷人於死！

學無多說，若真有志者，但自覺此中勞攘，不得不靜坐以體察之，便須靜坐；或自覺人倫事物上欠實修，不得不於動中著力，便須事上練習。此處原無定方。

所論欲根盤結，理原於性，是有根者也；欲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惟理有根，故雖戕賊之久，而竟不可泯；惟欲無根，故雖習染之深，而究不能滅性也。使欲果有根，則是欲亦原於天性，人力豈能克去之哉？吾輩無一刻無習氣，但以覺性爲主，時時照察之，則習氣之面目，亦無一刻不自見得。既能時時刻刻見得習氣，則必不爲習氣所奪。蓋凡可睹聞者，皆習氣也；情欲意見，又習氣之麤者也。

白手起家，勿在他人脚跟下湊泊。

見其大則心泰，必真悟此心之彌六合而無邊際，貫萬古而無始終，然後謂之見大也。既見大，且無生死之可言，又何順逆窮通之足介意乎？

問知行之辨。曰：『本心之真明，即知也；本心之真明貫徹於念慮事爲，無少昏蔽，即行也。知者體，行者用，非可離爲二也。』

學者以任情爲率性；以媚世爲與物同體；以破戒爲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爲孔顏樂地；以虛見爲超悟；以無所用恥爲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爲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可歎哉！

鄧定宇先生 鄧以讚，字汝德，號定宇，南昌新建人。先生澄神內照，洞徹性靈。與龍溪言：「學問須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陽和謂：「所言駭世人之聽。」謂：「陽明知是知非，爲「良知」，特是權論；夫知是知非，不落於是非者也；發而有是有非，吾從而知之。謂之曰無是無非，澄然在中，而不可不謂之知是知非，則是知之體也。猶之好好色惡惡臭，好惡之體，何嘗落於色臭哉？」在陽明實非權論，後來學者多在用處求辨之於有是有非之中，多不得力。先生墮其義，不可謂非藥石也。先生私淑陽明之門人，龍溪陽和其最也。定宇語錄 學問從身心上尋求，縱千差萬錯，走來走去，及至水窮山盡，終要到這路上來。

學問只在向內，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己物正，不然，而徒陪奉世情，愈周密，愈散漫，到頭終不得力。論學書 古之哲人，置心一處，然率以數十年而解，其難也如是。籍以生滅之心，猥希妙悟，誰誑乎？陳蒙山先生 陳嘉謨，字世顯，號蒙山，廬陵人。以學未大明，非息機忘世，無以深造，遂乞休。癸卯年八月十三卒。少讀書西塔，值劉兩峯在焉，卽師事之，間以其說語塘南，塘南心動，亦往師之。一時同志鄒光

祖敷宗濂王時松劉爾松輩有七人，共學兩峯之門。螺川人士始知有學，先生倡之也。歸田後爲會青原，與塘南相印正，慨然士習之卑陋，時舉江門名節藩籬之語以振作之。凡來及門者，先生曰：「學非一家之私也，有塘南在，賢輩盡往師之。」其忘人我如此。蒙山論學書 苦修後悟，方是真悟；了悟後修，方是真修。

此學尋求到四面迫塞，無路可行，方漸漸有真實路頭出；此路須是自己尋出，不是自己尋出的。譬如畫圖上看山川，照他路徑行不得。

劉濂先生 劉元卿，字調父，號濂吉，之安福人。萬曆甲戌不第，遂謝公車，遊學於蘭谿徐魯源黃安耿天臺。聞天臺「生生不容己」之旨，欣然自信曰：「孟子不云乎：『四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尊泉不流也而故遏之，火不然也而故滅之；彼滅與遏者，二氏之流，吾所不忍。」先生惡釋氏，卽平生所最信服者。天臺塘南亦不輕相附和，故言：「天地之間，無往非神；神凝則生，雖形質貌然，而其所以生者已具。神盡則死，雖形體如故，而其所以生者已亡。然而統體之神，則萬古長存，原不斷滅；各具之殘魂舊魄，竟歸烏有。此卽張橫渠『水滲聚散』之說，核而論之，統體之神，與各具之神，一而已矣。會各具之外，毋所謂統體也。其生生不息自一本而萬殊者，甯有聚散之可言？夫苟了當其生生不息之

原，自然與乾元合體，醉生夢死，卽其生時，神已不存，况死而能不散乎？故佛氏之必有輪迴，與儒者之實愚同盡，皆不可言於天人之際者也。」

萬思默先生 萬廷言，字以忠，號思默，南昌之東溪人。罷官歸，杜門三十餘年，匿跡韜光，研幾極深。念菴之學，得先生而傳。先生自序爲學云：「弱冠卽知收拾此心，甚苦思強難息，一意靜坐，稍覺此中恰好，有個自歇處。如猿猴得宿，漸可柔馴，頗爲自喜。」一日讀易石蓮洞，至「良思不出位」，恍有契證，請於念菴師，師甚肯之。萬思默約語 誠意功夫，只好惡不自欺，其知耳，要不自欺其知，依舊在知上討分曉。故曰「必慎其獨」。獨是知體靈然不昧處，雖絕無聲臭，然是非一些瞞他不得。自灑然自照，不與物對，故謂之獨，須此處奉爲嚴君。一好一惡，皆敬依著他，方是慎。小人一節，或云自欺之蔽，不然，此正見他不受欺。人欺蔽他不得，所以可畏，不容不慎；蓋此中全是天命至精，人爲一毫汙染不上。縱如何欺蔽，必要出頭。緣他從天得來，純清絕點，萬古獨真，誰欺得他？所以小人見君子，便厭然欲揜其不善，便肺肝如見，此厭此見，豈小人之所欲，正是他實有此件在中，務穿過諸不善欺瞞處，由不得小人，必要形將出來，決不肯與不善共住，故謂之誠。誠則必形，所以至嚴可畏；意從比勳方，謂之誠意，故君子必慎其獨。若是由人欺蔽得，何嚴之有？

胡廬山先生，胡直，字正甫，號廬山，吉之泰和人。萬曆乙酉五月卒官，年六十九。先生少駘蕩，好攻古文詞，年二十六始從歐陽文莊問學，卽語以道藝之辨。先生疾惡甚嚴，文莊曰：「人孰不好惡人，何以能好能惡？歸之仁者，蓋不得其本心，則好惡反爲所累，一切忿忿不平，是先已失仁體而墮於惡矣。」先生聞之，慙然汗背。年三十，復從學羅文恭、文恭，教以靜坐，及其入蜀，文恭謂之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實也；自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暇，而時時觀體，是之謂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常若有歉於中，而絲毫不盡，是之謂見。」歸蜀以後，先生之淺深，文恭不及見矣。先生著書，專明學的大意，以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疏通文成之旨。夫所謂理者，氣之流行而不失其則者也，太虛中無處非氣，則亦無處非理。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言我與天地萬物一氣流通，無有礙隔，故人心之理，卽天地萬物之理，非二也。若有我之私未去，脫落形骸，則不能備萬物矣；不能備萬物，而徒向萬物求理，與我了無干涉。故曰「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非謂天地萬物竟無理也。先生謂吾心者，所以造天地萬物者也，匪是則動沒荒忽，而天地萬物熄矣。故鳧之飛，魚之躍，雖曰無心，然不過爲形氣駘之使然，非鳧魚能一一循乎道也。此與文成一氣相通之旨，不能相似矣。

鄒南阜先生，鄒元標，字爾瞻，別號南阜，豫之吉水人。江陵奪情，先生言：「伏讀聖諭，」朕學尙未成，

志尙未定；先生而去，墮其前功。」夫帝王以仁義爲學，繼述爲志；居正道之功利，則學非其學，忘親不孝，則志非其志。皇上而學之志之，其流害有不可勝言者。亦幸而皇上之學未成志未定，猶可得儒者而救其未然也。」懷疏入長安門，值吳趙艾沈以論奪情受杖，先生視其杖畢，出疏以授寺人。寺人不肯接，曰：「汝豈不怕死，得無妄有所論乎？」先生曰：「此告假本也。」始收之。有旨杖八十，戍貴州都勻衛。罷官家居，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先生言：「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由。浩浩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開目如林；頤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礙此嚶嚶則古昔談先王之壇坫耶？臣弱冠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齋，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箬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之語，端爲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恬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卽位極人臣，勳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

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收退黜自甘者也。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歧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先生自序爲學曰：『年少氣盛時，妄從光影中窺矚，自以爲覺矣；不知意氣用事，去道何啻霄壤！』先生之學，以識心體爲入手，以行恕於人倫事物之間，與愚夫愚婦同體爲功夫，以不起意空空爲極致，離達道無所謂大本，離和無所謂中。故先生於禪學，亦所不諱。求見本體，即是佛氏之本來面目也；其所謂恕，亦非孔門之恕，乃佛氏之本事無礙也。佛氏之作用是性，則離達道無大本之謂矣。然先生即摧剛爲柔，融嚴毅方正之氣，而與世推移。其一規一矩，必合當然之天則；而介然有所不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從佛氏來也。會語：學者有志於道，須要鐵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盼耳，貴乎自立。後生不信學，有三病：一曰耽閑舉業，不知學問事，如以萬金商做賣菜傭；二曰講學人多迂闊無才，不知真才從講學中出，性根靈透，遇大事如湛盧刈薪；三曰講學人多假，不知真從假中出。彼既假矣，我棄其真，是因噎廢食也。

馬上最好用功，不可放過；若待到家休息，便是馳逐。老成持重，與持位保祿相似；收斂定靜，與躲閑避事相似；謙和遜順，與柔媚諧俗相似。中間不容髮，非研幾者，鮮不自害害人。

人只說要收斂，須自有個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事，是真收斂；不然，終日兀坐，絕人逃世，究竟忙迫橫逆之來，愚者以爲遭辱，智者以爲拜賜，毀言之集，不肯以爲罪府，賢者以爲福地，小人相處，矜己者以爲荆棘，取人者以爲砥礪。

私慮不了，私欲不斷，畢竟是未曾靜，未有入處。心迷則天理爲人欲，心悟則人欲爲天理。

有因持志入者，如識仁則氣自定；有由養氣入者，如氣定則神自凝。又有由交養入者，如白沙詩云：「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功夫一體成；莫道求心不求氣，須教心氣兩和平。」此是先輩用過苦功語。

除知無獨，除自知無慎獨。文集 吾輩動輒以天下國家自任，貧子說金，其誰信之？古人云：「了得吾身，方能了得天地萬物；吾身未了，縱了得天地萬物，亦只是五霸路上人物。」自今以往，直當徹底做去；有一毫病痛，必自照自磨，如拔眼前之釘，時時刻刻，始無媿心。

吾輩無論出處，各各有事，肯沉埋仕途，便沉埋，不肯沉埋，即在十八重幽暗中，亦自驥首青霄，世豈有網得人人自無志耳！

羅匡湖先生 羅大紘，字公廓，號匡湖，吉之安福人。先生學於徐魯源，林下與南臯講學。南臯謂先生「敏而善入，衆人所卻步躊躇四顧者，先生提刀直入；衆人經數年始入者，先生先闢其奧。然觀其所

得，破除默照；以爲一念既滯，五官俱墮，於江右先正之脈，又一轉矣！——蘭舟雜述。習俗移人，非求友不能變，一家有一家氣習，非友一鄉之善士，必不能超一家之習；推之一國天下皆然，至於友天下盡矣。然一朝又有一朝之氣習，非向友千古，不可以脫一世之習。此孟子所以超脫於戰國風習之外也。

仁本與萬物同體，只爲人自生分別，所以小了。古人「天下一家中國一家」，非意之也。其心量原自如此。今處中國，只爭箇江西，江西又爭箇吉安，吉安又爭箇安福，安福又爭箇某房，某房又爭箇某祖，父位下，某祖父位下，又只爭我一人，終生營營，不出一身一家之內，此豈不是自小乎？故善學者，愈充之則愈大，不善學者，愈分之而愈小。

宋望之先生，宋儀望，字望之，吉之永豐人。卒年六十五。先生從學於聶貞襄，聞「良知」之旨，時方議從祀陽明，而論不歸一，因著或問以解時人之惑。其論河東白沙，亦未有如先生之親切者也。

鄧潛谷先生，鄧元錫，字汝極，號潛谷，江西南城人。年十三，從黃在川學，喜觀經史，人以爲不利舉業，在川曰：「譬之象器，隨其所嗜，豈必膏粱耶？」年十七，即能行社倉法以惠其鄉人。聞羅近溪講學，從之遊，繼往吉州，謁諸老先生，求明此學，遂欲棄舉子業。就學於鄒東廓劉三五，得其旨要。居家著述，成

五經釋函史。以七月十四日卒於墓所，年六十六。時心宗盛行，謂學惟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朝六藝，桎梏也。先生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每日晨起，令學者靜坐，收攝放心；至食時，次第問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爲覺悟之。

章本清先生，章潢，字本清，南昌人。幼而穎悟，張本山出「越庭孔鯉」會從詩禮之傳，句卽對「大學會參獨得明新之旨」。十三歲，見鄉人負債縲紲者，惻然爲之代償。有問先生近日談經不似前日之煩者，先生曰：「昔讀書如以物磨鏡，磨久而鏡得明；今讀書如以鏡照物，鏡明而物自見。」搆洗堂於東湖，聚徒講學，聘主白鹿洞書院。甲午，廬陵會講，有問：「學以何爲宗？」曰：「學要明善誠身，只與人爲善便是宗。」又問：「善各不齊，安能歸併一路？」曰：「繼善成性，此是極歸一處；明善明此也，如主敬窮理致良知言各不同，皆求明性善之功，豈必專執一說然後爲所宗耶？」又問：「會友如何得力？」曰：「將我這個身子，公共放在大爐冶中，煨煉其習氣，銷鎔其勝心，何等得力？」入青原山，王塘南曰：「禪宗欲超生死何如？」曰：「孔子朝聞夕死，周子原始反終，大意終始皆無，便是儒者超生死處。」鄒南阜曰：「今之學者，不能超脫生死，皆緣念上起念，各有牽絆，豈能如孔子之「毋意必固我」？」曰：「意必固我，衆人之通患；「毋意必固我，」賢者之實功。孔子則並此禁止而絕之矣。」

明儒學案節要

姚江黃宗羲著

許嘯天輯

九 南中王門學案

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岳朱得之咸南玄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龍谿所在講學。於是涇縣有水西會，甯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秦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而又東廓南野善山先後官留都，興起者甚衆，略載其論學語於後；其無語錄可考見者附此。戚賢字秀夫，號南玄，江北之全椒人。陽明在滁州，南玄以諸生旅見，未知信向；其後爲歸安令，讀論學諸書，始契於心，遂

通書受學，爲會於安定書院。語學者：「千聖之學，不外於心；惟格於意見，蔽於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卽得本心。」在京師會中有談二氏者，卽正色阻之。龍谿偶舉「黃葉止兒啼」公案，南玄勃然曰：「君是吾黨宗盟，一言假借，便爲害不淺。」龍谿爲之愧謝。南玄談學，不離「良知」，而意氣激昂，足以發之。馮恩，字子仁，號南江，華亭人。陽明征思田，南江以行人使其軍，因束脩爲弟子，擢爲南道御史，劾都御史汪鋹。大學士張孚敬下詔獄會審，鋹執筆，南江立而庭辯，論死。其後減戍赦歸。貢安國，字元略，號受軒，宣州人。師南野龍谿，主水西同善之會。緒山與之書曰：「昔人言「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吾黨金鍼，是前人所傳，實未繡得鴛鴦，卽曉曉然空持金鍼，欲以度人。人不見鴛鴦而見金鍼，非徒使之不信，併願繡鴛鴦之心，亦阻之矣。」後官山東莒州守，講學於志學書院。查鐸，字子警，號毅齋，涇縣人。習於龍谿，緒山謂：「「良知」簡易直截，其他宗旨，無出於是。不執於見，卽曰虛，不染於欲，卽曰寂，不累於物，卽曰樂，無有無無，始終無階級。俛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沈龍，字思畏，號古林，宣城人。師事受軒。受軒學於南野龍谿而返，謂古林曰：「王門之學在南畿，盍往從之？」於是古林又師南野龍谿。在閩建崇正書院，在蘄黃建崇正書院，近溪立開元之會於宣州，古林與梅苑、溪

主其席。疾革有問其「胸次如何？」曰：「已無物矣！」宛溪名守德，字純甫。其守紹興時，重修陽明講堂，延龍溪主之。式秘圖、楊珂之閩，非俗吏也。蕭念號念渠，涇縣人。師事緒山。蕭良幹，字以甯，號拙齋。師緒山。龍溪，水西講學之盛，蕭氏之力也。戚衰，字補之，號竹坡，宣城人。初及東廓南野之門，已受業龍溪。龍溪語之曰：「所謂志者，以其不可奪也；至於意氣，則有時而衰。『良知』者，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無欲之體也。吾人不能純於無欲，故有致知之功；學也者，復其不學之體也。慮也者，復其不慮之體也。故學雖博而守則約，慮雖百而致則一，非有假於外也。若聞測識之知，從門而入，非良知之本然矣。吾人謹於步趨，循守方圓，謂之典要，致知之學，變動周流，惟變所適。蓋規矩在我，而方圓自不可勝用，此實毫釐之辯也。」竹坡往來出入，就正於師友者凡七八年；於是始知意氣不可以爲志，聞識不可以爲知，格式不可以爲守，志益定，業益精，其及人益廣也。張槩，字士儀，號本靜，涇縣人。南野爲司成，因往從之，累年不歸。繼從東廓緒山、龍溪，歸而聚徒講學。以收斂精神爲切要，以對景磨瑩爲實功，以萬物一體爲志願，意氣眉睫之間，能轉移人心。章時鸞，號孟泉，青陽人。學於東廓。程大賓，字汝見，號心泉。歙人。受學緒山。緒山謂之曰：「古人學問，不離七情中用功，而病痛亦多由七情中作。」程默，字子木，休甯人。負笈千里，從學陽明。疾革，指六經謂其子曰：「當從此中尋我，莫視爲陳言也。」鄭燭，字景明，歙人。

及東廓之門。人見其衣冠質朴，以爲率真者，曰：「率真未易言，先須識真耳。」姚汝循，字絳卿，號鳳麓，南京人。近溪嘗論明德之學，鳳麓舉經說云：「德猶鑑也；匪翳弗昏，匪磨弗明。」近溪笑曰：「明德無體，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爲鑑爲翳，復爲磨者可乎？」聞之遂有省，浸浸寤入。有妄子以陽明爲詬病，鳳麓曰：「何病？」曰：「惡其「良知」之說也。」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卽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曷病？」般邁，字時調，號湫溟，留守衛人。與何善山遊，與開緒言。所著有德忿望慾編、姜寶、字廷善、丹陽人。受業荆川之門。

黃五岳先生 黃省曾，字勉之，號五岳，蘇州人也。少好古文辭，通爾雅，爲王濟之楊君謙所知。喬曰：岩參贊南都，聘纂遊山記。李空同就醫京口，先生問疾，空同以全集授之。陽明講道於越，先生執贊爲弟子。時四方從學者衆，每晨班坐，次第請疑，問至卽答，無不圓中。先生一日徹領，汗洽重襟，謂：「門人咸隆頌陟聖，而不知公方廬理過，恆視坎途；門人擬滯度迹，而不知公隨新酬應，了無定景。」作會稽問道錄十卷。東廓南野心齋龍溪，皆相視而莫逆也。陽明以先生筆雄見朗，欲以王氏論語屬之，出山不果，未幾母死，先生亦卒。錢牧齋抵空同，謂先生傾心北學，識者哂之；先生雖與空同上下其論，然文體竟自成一家人，固未嘗承流接響也，豈可謂之傾心哉？傳習後錄有先生所記數十條，當是採之問道。

錄中，往往失陽明之意。然「無如儀秦」一條云：「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摩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夫「良知」爲未發之中，本體澄然，而無人偽之雜，其妙用亦是感應之自然，皆天機也。儀秦打入情識窠臼，一往不返，純以人偽爲事，無論用之於不善，即用之於善，亦是襲取於外，生機槁滅，非「良知」也。安得謂其末異而本同哉？以情識爲「良知」，其失陽明之旨甚矣！」

周靜菴先生周衝，存道通，號靜菴，常之宜興人。卒年四十七。陽明講道於虔，先生往受業，繼又從於甘泉。謂「湛師之「體認天理」，卽王師之「致良知」也。」與蔣道林集師說爲新泉問辨錄。當時王滿二家門人弟子，未免互相短長，先生獨疏通其旨。故先生死而甘泉歎曰：「道通真心，聽受以求實益，其異於死守門戶以相警而不悟者遠矣！」周靜菴論學語。日用功夫，只是立志，然須朋友講習，則此意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今於無朋友相講之時，還只靜坐，或看書，或行動，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講學時生意更多也。

朱近齋先生 朱得之，字本思，號近齋，直隸靖江人。從學於陽明，所著有參玄三語，其學頗近於老氏。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者也。其語尤西川云：「格物之見，雖多自得，未免向爲見聞所梏；雖脫聞見於童習，尙滯聞見於聞學之後，此篤信先師之故也。不若盡滌舊聞，空洞其中，聽其有觸而覺，如此得者尤爲真實。」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途徑堂室，萬世昭然，卽此可以觀其自得矣。」語錄

人生不可不講者學也；不可暫留者光陰也。光陰不能暫留，甚爲可惜；學不講自失爲人之機，誠爲可恥。自甘無恥，自不知惜，老至而悔，不可哀乎？孔子曰：「學如不及，懼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曾哉！尤西川紀聞 近齋言陽明云：「諸友皆數千里外來，人皆謂我有益於朋友，我自覺我取朋友之益爲多。」又云：「我全得朋友講聚，所以此中日覺精明；若一二日無朋友，志氣便覺自滿，便覺一惰之習復生。」又說陽明逢人便與講學，門人疑之，歎曰：「我如今譬如一箇食館，相似有客過此，吃與不吃，都讓他一讓，當有吃者。」

近齋說陽明在南都時，有私怨陽明者，誣奏極其醜詆，始見頗怒，旋自省曰：「此不得放過。」掩卷自反，俟其心平氣和，再展看，又怒，又掩卷自反，久之，真如飄風浮鷗，略無芥蒂。是後雖有大毀謗大利害，皆不爲動。嘗告學者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惟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

礎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無入而非學也。

近齋說陽明不自用，善用人。人有一分才，也用了，再不錯，故所向成功。

周訥谿先生 周怡，字順之，號訥溪，宣州太平人。隆慶三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四。早歲師事東廓龍溪，於傳習錄身體而力行之。海內凡名王氏學者，不遠千里，求其印證，不喜爲無實之談，所謂「節義而至於道」者也。尤西川紀聞 訥說東廓講學京師，一士人謂之曰：「今之講學者，皆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桀之行者也。」東廓曰：「如子所言，固亦有之。然未聞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而行堯之行者也，如欲得行堯之行者，須於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者求之，且不服堯之服，不誦堯之言，又惡在其行堯之行也？」士人愧服。囚對 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臥有梘，日有數人監之。喟然曰：「余今而始知檢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臥坐有梘則不敢以妄動，監之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有節，余今而始知檢也！」

薛方山先生 薛應旂，號方山，武進人。先生爲考功時，真龍溪於察典，論者以爲逢迎貴溪。其實龍溪言行不掩，先生蓋借龍溪以正學術也。先生嘗及南野之門，而一時諸儒，不許其名。王氏學者，以此節也。然東林之學，願導源於此，豈可沒哉？

唐荆川先生 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武進人也。南倭亂，先生痛憤時艱，指畫方略於當事，當事以知兵薦之，起南部車駕主事，未上，改北部職方員外。先生至京，卽陞本司郎中，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以爲禦島寇當在海外。鯨背機宜，豈可懸斷華屋之下？身泛大洋以習海路，敗賊於崇明沙，陸太僕少卿右通政，未上，擢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先生方勦三沙賊，江北告急，乃以三沙付總兵盧鏐，而擊賊於江北，敗賊姚家蕩，又敗賊廟灣，幾不能軍。先生復向三沙，賊遁至江北，先生急督兵過江蹙之，賊漸平。會淮揚大祲，賑饑民數十萬，行都至秦州，卒於舟中，庚申四月一日也。年五十四。先生晚年之出，由於分宜，故人多議之。先生固嘗謀之念菴，念菴謂：「向嘗錄名仕籍，此身已非己有，當軍旅不得辭難之日，與徵士處士論進止，是私此身也。兄之學力安在？」於是遂決。初喜空同詩文，篤篤成誦，下筆卽刻畫之。王道思見而歎曰：「文章自有『正法眼藏』，奈何襲其皮毛哉！」自此幡然，取道歐曾，得史遷之神理；久之從廣大胸中隨地涌出，無意爲文而文自至。較之道思，尙是有意欲爲好文者也。其著述之大者爲五編，儒編左編右編文編稗編是也。先生之學，得之龍溪者爲多，故言於龍溪只少一拜；以天機爲宗，無欲爲工夫，謂此心天機活潑，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惟順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欲根洗淨，機不握而自逝矣。成湯周公坐以待旦，高宗恭默三年，孔子不食不寢不知肉味；凡求之枯寂

之中。如是艱苦者，雖聖人亦自覺此心未能純是天機流行，不得不如此著力也。先生之辨儒釋言：「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澹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故儒佛分途，只在天機之順逆耳。夫所謂天機者，即心體之流行不息者是也。佛氏無所往而生其心，何嘗不順逆與流行，正是相反。既已流行，則不逆可知。佛氏以喜怒哀樂天地萬物，皆是空中起滅，不礙吾流行，何所用銷？但佛氏之流行，一往不返，有一本而無萬殊，懷山襄陵之水也；儒者之流行，盈科而行，脈絡分明，一本而萬殊，先河後海之水也。其順固未嘗不同也。或言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佛氏未嘗不萬殊；然佛氏心體事爲，每分兩截，禪律殊門，不祥和會。威儀細行與本體了不相干，亦不可以此比而同之也。」荆川論學語：「近來談學，謂認得本體，一超直入，不假階級；竊恐雖中人以上，有所不能，竟成一番議論一番意見而已。天理愈見，則愈見其精微之難敬；人欲愈克，則愈見其植根之甚深。彼其易之者，或皆未嘗實下手工力，與用力未嘗懇切者也。」

「小心」兩字，誠是學者對病靈藥。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使一些私見習氣，不留下種子在心裏，便是小心矣。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爲矜持把捉，則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江左諸人，任情恣

肆，不顧名檢，謂之灑脫；聖賢胸中，一物不礙，亦是灑脫，在辨之而已。兄以爲灑脫與小心相妨，耶？惟小心而後能洞見天理流行之實，惟洞見天理流行之實，而後能灑脫，非二致也。

近來學者病痛，本不刻苦搜剔，洗空欲障，以玄妙之語，文夾帶之心，直如空花，竟成自誤。要之與禪家翻機鋒相似，使豪傑之士，又成一番塗塞；此風在處有之，而號爲學者多處，則此風尤甚。惟默然無說，坐斷言語意見路頭，使學者有窮而反本處，庶幾挽歸真實力行一路，乃是一帖救急良方。

唐凝菴先生 唐鶴徵字元卿，號凝菴，荆川之子也。萬曆己未，年八十二卒。先生始尙意氣，繼之以園林、絲竹，而後泊然歸之道術；其道自九流、百氏、天文、地理、稗官、野史，無不究極，而繼乃歸之莊生、遺逸、齊物，又繼乃歸之湖南之求仁、濂溪之尋樂，而後恍然悟乾元所爲生、天地、生、人物、生、一生、萬生、生、不己之理，真太和奧窈也。物欲不排而自調，世情不除而自盡，聰明才伎之昭灼，勞躋曲徑之奔馳，不收攝而瑩然無有矣。語其甥孫文介曰：「人到生死不亂，方是得手；居常當歸併精神一路，毋令漏洩。」先生言：「心性之辨，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故有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過是此氣之極有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心，舍五臟之外，安得有性？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之所宅也。」此數言者，從來言心性者所不及也。乃先生又曰：「知天地之

間只有一氣，則知乾元之生生皆是此氣。乾元之條理雖無不清，人之受氣於乾元，猶其取水於海也。海水有鹹有淡，或取其一勺，未必鹹淡之兼取，未必鹹淡之適中也。間有取其鹹淡之交而適中，則盡得乾元之條理，而爲聖爲賢無疑也。固謂之性，或取其鹹，或取其淡，則剛柔強弱昏明，萬有不同矣，皆不可不謂之性也。』則此言尙有未瑩。蓋此氣雖有條理，而其往來屈伸，不能無過不及；聖賢得其中氣，常人所受，或得其過，或得其不及，以至萬有不齊。先生旣言性是氣之極有條理處，過不及便非條理矣；故人受此過不及之氣，但可謂之氣質，不可謂之性。則只言氣是性足矣，不必言氣之極有條理處是性也。無乃自墮其說乎？然則常人有氣質而無性乎？蓋氣之往來屈伸，雖有過不及，而終歸於條理者，則是氣中之主宰。故雨暘寒燠，恆者暫而時者常也；惟此氣中一點主宰，不可埋沒。所以常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其權歸之學矣。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徐階，字子升，號存齋，松江華亭人。視學江西，諸生文有「顏苦孔之卓」語。先多加以橫筆。生曰：「此出揚子法言，非杜撰也。」先生卽離席向生揖曰：「僕少年科第，未嘗學問，謹謝教矣。」聞者服其虛。

懷。自分宜敗後，先生秉國成，內以揣摩人主之隱，外以收拾士大夫之心，益有所發舒，天下亦頗安之。年八十一卒。鼎雙江初令華亭，先生受業其門，故得名王氏學。及在政府，爲講會於靈濟宮，使南野雙江松溪分主之，學徒雲集至千人。其時癸丑甲寅，爲自來未有之盛。先生之去分宜，誠有功於天下，然純以機巧用事。敬齋曰：「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故無論先生出運阡陌，鄉論雖黃；卽其立朝大節觀之，絕無儒者氣象，陷於黜術而不自知者也。諸儒徒以其主張講學，許之知道，此是回護門面之見也。

楊幼般先生 楊豫孫，字幼般，華亭人。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卒官。先生以知識卽性，習爲善者固此知識，習爲不善者亦此知識。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剛柔氣也，卽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善不善習也，其剛柔則性也。竊以爲氣卽性也，偏於剛，偏於柔，則是氣之過不及也；其無過不及之處，方是性，所謂中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而往而不返，其中體未嘗不在。如天之亢陽過矣，然而必返於陰；天之恆雨不及矣，然而必返於晴。向若一往不返，成何造化乎？人性雖偏於剛柔，其偏剛之處未嘗忘柔，其偏柔之處未嘗忘剛；卽是中體，若以過不及之氣，便謂之性，則聖賢單言氣足矣。何必又添一性字，留之爲疑惑。

之府乎？古今言性不明，總坐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一語。由是將孟子「性善」置之在疑信之間，而荀楊之說紛紛起廢矣！

十 楚中王門學案

「楚學」之盛，惟耿天臺一派，自秦州流入當陽，明在時，其信從者尙少。道林開齋，劉觀時出自武陵，故武陵之及門，獨冠全楚。觀徐曰：仁同遊德山詩，王文鳴應奎胡珊瑚，玉劉繼德重楊，約介誠何鳳韶，汝諸唐演汝淵，龍起霄止之，尙可攷也。然道林實得陽明之傳，天臺之派雖盛，反多破壞。「良知」學脈，惡可較哉？

蔣道林先生，蔣信，字卿實，號道林。楚之常德人。先生築精舍於桃花岡，學徒雲集；遠方來者，卽以精舍學田廩之。先生危坐其中，絃歌不輟。惟家祭始一入城，間或出遊，則所至迎請開講。三十八年十二月庚子卒，年七十七。屬歲時作詩曰：『吾儒傳性卽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要須今夜一齊明。』先生初無所師授，與冀闈齋考索於書本之間。先生謂：『大學「知止」，當是識仁體。』闈齋躍然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存之。』陽明在龍場，見先生之詩而稱之，先生遂與闈

齋師事焉。已應貢入京師，師事甘泉及甘泉在南雍，及其門者甚衆，則令先生分教之。是故先生之學，得於甘泉者爲多也。先生初看論語與定性西銘，領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以爲「六經具在，何嘗言有個氣？又有個理？凡言命言道言誠言太極言仁，皆是指氣而言；宇宙渾是一塊氣，氣自於稊，自無妄，自中正純粹，萌自生生不息，只就自心體認，心是氣生生之心，便是所言天命之性，豈有個心？又有個性？此氣充塞，無絲毫空缺，一寒一暑，風雨露雷，凡人物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與一片精靈知覺，總是此生生變化，如何分得人我？」又曰：「二五之精，即是理；無極之真，原是氣。無極之流行變易，便爲二五之精；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便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知二氣五行與男女萬物，本自無而有，則知中正仁義之極，由靜而立。」先生既從一動一靜之間，握此頭腦，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所謂幾者；聖賢戒慎恐懼，正是於此精一用處，即是體和處，即是未發之中。夫周子之所謂動者，從無爲中指其不泯滅者而言，此生生不已天地之心也。誠神幾名異而實同，以其無謂之誠，以其無而實有謂之幾，以其不落於有無謂之神。」先生以念起處爲幾，念起則形而爲有矣，有起則有滅；總極力體當，只在分殊邊事，非先生約歸理一之旨也。先生之論理氣心性，可謂獨得其要，而工夫下手反遠之何也？

桃岡日錄 磨礱細一番，乃見得一番；前日不認得是過處，今日卻認得是過。

戒愼恐懼，乃是定時一點真念，所謂主宰者便是。

冀開齋先生。冀元亨，字惟乾，號開齋，楚之武陵人。陽明謫龍場，先生與蔣道林往師焉。從之之廬，隲年而歸。正德十一年，湖廣鄉試，有司以「格物致知」發策，先生不從朱註，以所聞於陽明者爲對。主司奇而錄之。陽明在贛，先生又從之，主教濂溪書院。宸濠致書問學，陽明使先生往答之。濂談王霸之略，先生昧昧。第與之言學而已。濂拊掌謂人曰：「人癡一至是耶！」一日，講西銘，先生反復陳君臣之義，本於一體，以動濂。濂大詫之，先生從容復理前語。濂曰：「此生大有膽氣。」遂遣歸。濂敗，忌陽明者欲借先生以陷之，逮至京師，榜掠不服。科道交章訟寃，出獄五日而卒。在獄與諸囚講說，使囚能忘其苦。先生常謂道林曰：「贛中諸子，頗能靜坐，苟無見於仁體，槁坐何益？」觀其不挫志於艱危，信所言之非虛也。

十一 北方王門學案

北方之爲王氏學者，獨少。穆玄菴既無問答，而王道字純甫者，受業陽明之門，陽明言其「自以爲是，無求益之心。」其後趨向異，不可列之王門。非二孟嗣響，卽有賢者，亦不過跡象聞見之學，而自得

者鮮矣。

穆玄菴先生 穆孔暉，字伯潛，號玄菴，山東堂邑人。嘉靖己亥八月卒，年六十一。陽明主試山東，取先生爲第一。初習古文詞，己而潛心理學。其論學云：「古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於性命之原，習其讀而未始自得之也。顧謂有見，安知非汨慮於俗思耶？」又云：「鑑照妍媸，而妍媸不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於心。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弗礙。」又云：「性中無分別想，何佛何老？」臨卒時，有「到此方爲了事人」之偈。蓋先生學陽明而流於禪，未嘗經師門之煨煉，故陽明集中未有問答；乃黃泰泉遂謂：「雖陽明所取士，未嘗宗其說，而非薄宋儒。」旣寃先生，而陽明豈非薄宋儒者？且寃陽明矣！「一言以爲不知」此之謂也。

張弘山先生 張後覺，字志仁，號弘山，山東茌平人。早歲受業於顏中溪徐波石，深思力踐，洞朗無礙。猶以取友未廣，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魯間遂多學者。近溪穎泉官東郡，爲先生兩建書院，曰頤學，曰見大。先生開水西講席之盛，就而證其所學。萬曆戊寅七月卒，年七十六。其論學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曰：「良卽是知，知卽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曰：「真知是忿忿自懲，真知是懲。」

慾自窒。慾忿如沸釜抽薪；窒慾如紅爐點雪。推山填壑，愈難愈遠。」

孟我疆先生。孟秋，字子成，號我疆，山東作平人。卒年六十五。先生少授毛詩，至「桑間濮上」不肯竟讀。聞邑人張宏山講學，即往從之。因尚書「明目達聰」語，灑然有悟。鄒聚所周訥溪官其地，相與印證，所至惟發明「良知」，改定明儒經翼去其駁雜者。時唐仁卿不喜心學，先生謂顧涇陽曰：「仁卿何如人也？」涇陽曰：「君子也。」先生曰：「彼非陽明，惡得爲君子？」涇陽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先生終不以爲然。許敬菴嘗訪先生，盈丈之地，瓦屋數椽，其旁茅舍倍之。敬菴謂：「此風味大江以南所未有也。」先生大指以心體本自澄澈，有意克已，便生翳障。蓋真如的的一濟現前，如如而妙自在，必克已而後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弘山謂「良卽是知，知卽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師門之宗傳固如是也。此卽現成「良知」之說，不煩造作，勤念卽乖。夫良知固未有不現成者，而現成之體極是難認，此明道所以先識仁也。先生之論加於識仁之後則可，若未識仁，則克己之功誠不可已。但克己卽是識仁，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仁體絲毫不清楚，便是不善。原憲之克伐怨欲，有名件可指，已是出柙之虎兇，安可相提而論哉？我疆論學語。自聖學不傳，而性善之旨日晦，入聖無門，人是其見。雖盡力洗滌，滓渣尙在。

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間，就其所造，僅以小儒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之說，誤之也。人欲無窮，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終身去欲，終身多欲，勞苦煩難，何日是清淨甯一時耶？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也。有人於此，養其元氣，保其四肢，血氣和平，雖有風寒暑溼，不得乘間而入，使不保元氣，藥劑日來，則精神日耗，邪氣日侵，因藥而發病者，日相尋焉。終身病夫而已，豈善養身者乎？又云：「必有主人，方可逐賊。」此就多積者言耳。若家無長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臥，盜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則防，既來則逐乎？此兩喻者，乃志仁之說，無欲之證也。

尤西川先生 尤時照，字季美，號西川，河南洛陽人。萬曆庚辰九月卒，年七十八。先生因讀傳習錄，始信聖人可學而至，然學無師，終不能有成，於是師事劉晴川。晴川言事下獄，先生時書所疑，從獄中質之。又從朱近齋、周訥溪、黃德良——名驥——考究陽明之言行，雖尋常譬歎，亦必籍記。先生以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只於發動處用功，故工夫卽是本體，不當求其起處。濂溪之「無極而太極」，亦是求其起處，爲談學之弊。堯輝之「執中」，只是存心，明道之「識仁」，猶云擇術。以白沙「靜中端倪」爲異學，此與胡敬齋所言：「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及晦翁「惟應酬酢處特違見本根工夫」一也。靜中養出端倪，亦是方便法門，所謂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總是存

養名目先生既已養出端倪，則不得不就察識端倪一路；此是晦翁晚年自悔缺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者也。安可據此以為學的？先生的先生言近談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為非，此說固非，然亦由當時學者以情識為「良知」。失卻陽明之旨。蓋言情識上還有一層耳。若知「良知」為未發之中，決不如如下語矣。擬學小記 義理無窮，行一程見一程，非可以預期前定也，故但言「良知」。

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於發動處用功，未發動自無可見，自無着力處。學術差處，只為認方便為究竟。衆人之蔽在利欲，賢者之蔽在意見；意見是利欲之細塵。性分上欠真切，只因心有所逐。

意有所便即是利，昏惰亦是利，意所便也。

不求自慊，只在他人口頭上討個好字，終不長進。

雖人至愚，亦能自覺不是；只不能改，遂日流於汙下。聖愚之機在此，不在賦稟。

此志興起時，自覺不愧古人，更無節次，及怠惰即是世俗。

陽明雖夙成，其言以江西以後為定。

孟雲浦先生 孟化龍，字叔龍，號雲浦。河南新安人。西川既傳晴川之學，先生因往師之。凡所言發動處，用功及集義，卽乎心之所安，皆師說也。在都下與孟我疆相砥礪，聯舍而寓，自公之暇，輒徒步過從，飲食起居，無非同者。時人稱爲二孟。張陽和作二孟歌記之。

楊晉菴先生 楊東明，號晉菴，河南虞城人。天啓甲子卒，年七十七。先生所與問辨者，鄧南臯馮少墟呂新吾孟我疆耿天臺張楊和楊復所諸人，故能得陽明之肯綮。家居凡有民間利病，無不身任。嘗曰：『身有顯晦，道無窮達，還覺「窮則獨善其身」之言有所未盡。』其學之要領，在論氣質之外無性。謂：『盈宇宙間，只是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清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揉，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揉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在，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先生此言，可謂一洗理氣爲二之謬矣。而其間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有性也。夫不皆善者是氣之雜揉，而非氣之本然；其本然者，可指之爲性，其雜揉者，不可以言性也。天地之氣，寒往暑來，寒必於冬，暑必於夏，其本然也；有時冬而暑，夏而寒，是爲愆陽伏陰，失其本然之理矣。失其本然，便不可名之爲理也。然天地不能無愆陽伏陰之寒暑，而萬古此冬寒夏暑之常道，則

一定之理也；人生之雜揉偶勝，卽愆陽伏陰也。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謂厥有恆性，豈可以雜揉偏勝者當之？雜揉偏勝，不恆者也；是故氣質之外無性，氣質卽性也。第氣質之本然是性，失其本然者體性，此毫釐之辨。而孟子之言性善，卽不可易也。陽明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東林多以此爲議論。先生云：『陽明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獨孔子之言無知，無知豈有病乎？』此真得陽明之肯綮也。

南瑞泉先生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陝之渭南人。辛丑卒，年五十五。知紹興府，文成方倡道東南；四方負笈來學者，至於寺觀不容。——先生故文成分房所取士也。——觀摩之久，因悟人心自有聖賢，奚必他求？一日，質於文成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文成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文成曰：『吾言之矣。』先生曰：『無之。』文成曰：『然則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文成曰：『「良知」獨非我言乎？』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數過加密。謂文成曰：『與其有過而悔，不若先言之，使其不至於過也。』文成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又笑謝而去。居數日，謂文成曰：『身過可免，心過奈何？』文成曰：『昔鏡未開，可以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翻稽山書院，身親講習，而文成之門人益進。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而執政者方惡文成之學，因文成以及先生也。先生致書文成，惟以不得聞道爲恨，無一語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文成

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不能也！」家居，構潛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門人詩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蹤班與揚。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蹙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借數子，教學此相將。」

十一 粵閩王門學案

嶺海之士，學於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開府贛州，從學者甚衆。文成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楊氏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以數十。」乃今之著者，惟薛氏學耳。西樵名獻夫，字叔賢。陽明起自譙所，爲主事，官階亞於西樵；一日與語，西樵有當於心，卽進拜稱弟子。未幾，引疾歸。薛尙賢，以學行著於鄉中，雖自虔歸，述其所聞於陽明者，尙賢說之，遂稟學焉。楊驥，字仕德，初從甘泉遊，卒業於陽明；陽明方征橫水，謂之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未幾卒。甘泉謂其是內非外，失本體之自然，爲文哀之。楊仕鳴與兄同學，初錄所聞，備載陽明之語，陽明以爲不得其意。其後直書已意所得，反印可之。仕鳴言：「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又謂東廓曰：「公往治舉子業，竭

其才否？東廓曰：「然。」曰：「今「致良知」亦竭其才否？」東廓曰：「未能也。」曰：「微竭才曷克見卓爾？」「竭才」二字，希顏的的也。東廓每舉斯語以告學者，亦未幾卒。梁焯，字日孚，南海人。登進士第，官至職方主事，以諫南巡被杖。武宗畜外國人爲駕下人，日孚以法繩之，不少貸。日孚嘗過贛，從陽明學，辨問居敬窮理，悚然有悟。同門冀關齊死詔獄，日孚棺斂之。鄭一初，字朝朔，揭陽人。居紫陌山，閉門習靜，召爲御史。陽明在吏部，因陳世傑請受學，聞其說，以爲昔多歧而今大道也。時朝朔已病，人勸其緩學，曰：「夕死可矣。」卒於浙。閩中自子華以外無著者焉。明衡，字子華，莆人也。父思聰，死甯濠之亂，子莘立志勇猛，與鄭善夫爲古文。陽明曰：「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

薛中離先生 薛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揭陽人。從學王文成於贛，四年而後歸。先生歸田，從游者百餘人。十五年，遠遊江浙，會念菴於青原書院，已入羅浮，講學於永福寺，二十四年始還家。門人記所聞曰：研幾錄。周海門聖學宗傳云：「先生釋歸，南過會稽，見陽明。陽明曰：「當是時，吾子如何？」先生曰：「侃惟一「良知」而已，炯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按：先生釋歸，在十年陽明之卒，在七年安得歸而後見之也？——世疑陽明先生之學類禪者三：曰廢書，曰背考亭，曰涉虛。先生一一辨之。然皆不足辨也。此淺於疑陽明者也。深於疑陽明者，以爲理在天地萬物，吾亦萬物中之一物，不得私理

爲己有陽明以理在乎心，是遺棄天地萬物，與釋氏識心無寸土之言相似；不知陽明之理在乎心者，以天地萬物之理具於一心，循此一心，即是循乎天地萬物。若以理在天地萬物而循之，是「道能弘人」，非「人能弘道」也。釋氏之所謂心，以無心爲心；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也。譬之於水，釋氏爲橫流之水，吾儒爲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之水也。又其所疑者，在「無善無惡」之一言；考之傳習錄，因先生去花間草，陽明言「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蓋言靜爲無善無惡，不言理爲無善無惡，理即是善也。猶程子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周子太極而加之無極耳。獨天泉證道記有「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善者意之動」之語。夫心之體卽理也，心體無間於動靜。若心體無善無惡，則理是無善無惡，陽明不當但指其靜時言之矣。釋氏言無善無惡，正言無理也；善惡之名，從理而立耳，既已有理，惡得言無善無惡乎？就先生去草之言證之，則知天泉之言，未必出自陽明也。二疑既釋，而猶曰「陽明類於禪學，此無與於學問之事」，甯容與之辨乎？

周謙齋先生 周垣，號謙齋，羅浮人也。自幼有志聖賢之學，從學於中離，出遊湖湘，維揚新泉，天真關以親講席，衰老猶與徐魯源相往復。其論學語云：「日之明也，必照於物；有不照者，陰霾之蔽也。心之知也，必格乎物；有不格者，物欲之蔽也。」又云：「一陽生於下爲復，內陽外陰爲泰；於復則曰見天

地之心，於泰則曰內健而外順。是可見學不遺乎外，而內者其本也。故曰復德之本也。惟復則無妄，而剛來主於內矣。此內健之爲泰也。又云：『不可於無喜怒哀樂，無聲無臭；只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無聲無臭所在。』又云：『瞑目靜坐，此可暫爲之，心體原是活潑流行；若長習瞑坐，局守空寂，則心體日就枯槁，非聖人之心學也。』又云：『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至謂『靜中須養出端倪』，吾人要識得靜中心體，只是個澄然無事，炯然不昧而已，原無一物可著。若謂靜中養出端倪，則靜中又添出一端倪矣！且道體本是自然，但自然非意想可得；心下要自然，便不是自然也。』

十三 止修學案

李見羅先生 李材，字孟誠，別號見羅豐城人。先生初學於鄒文莊學「致良知」之學，已稍變其說。謂：『致知者致其知體，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非知體也。』已變爲性覺之說。久之喟然曰：『總是鼠竄穴中，未離窠臼也！』於是拈「止修」兩字，以爲得孔曾之真傳。止修者，謂性自人生而靜以上，此至善也；發之而爲惻隱四端，有善便有不善，知便是流動之物，都向己發邊去；以此爲致，則日遠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攝知歸止，止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也。然天命之真，即在人視聽言動之間，

卽所謂身也；若刻刻能止，則視聽言動，各當其則，不啻修而修在其中矣。使稍有出入，不過一點簡緹，撕修之工夫，使之常歸於止而已。故謂格致誠正，四者平舖，四者無病，何所容修？苟病其一，隨病隨修。著書數十萬言，大指不越於此。夫大學修身爲本，而修身之法，到歸於格致，則下手之在格致明矣。故以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以修身而言，則格致又其本矣。先生欲到歸於修身，以知本之本與修身爲本之本合而爲一，終覺齟齬而不安也。性情二字，原是分析不開；故易言「利貞」者，性情也，無情何以爲性？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仁義禮智；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上，又有一層仁義禮智也。虞廷之言「道心」卽中也，道心豈中之所發乎？此在前賢不能無差，先生析之，又加甚耳。卽如先生之所謂修，亦豈能舍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可以爲主宰者，而求之杳冥不可知者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四端者，亦曾有聲臭乎？無聲無臭，猶不足以當性體乎？猶非人生而靜以上乎？然則必如釋氏之所謂語言道斷，父母未生前，而後可以言性也。止修兩字，東瞻西顧，畢竟多了頭面；若單以知止爲宗，則攝知歸止，與聶雙江之歸寂一也。先生恐其鄰於禪寂，故實之以修身；若單以修身爲宗，則形色天性，先生恐其出於義襲，故主之以知止。其實先生之學，以止爲存養，修爲省察；不過換一名目，與宋儒大段無異，反多一張息耳。許敬菴曰：「見羅謂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心意與知，總

非指體，此等立言，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卻從何處明善？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體用何從而分乎？高忠憲曰：『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分割爲己爲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皆緣知之不至也。工夫吃緊沉着，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兩公所論，皆深中其病。論學書 百步激於寸括，燕粵判於庭除，未有種桃李而得松柏之實者；臺齋千里，此學之宗趣，所以必謹其初也。大學之所以先知止，程門之所以先識仁者，其意亦由此也乎？故嘗以爲合下的工夫，卽是到底的學問；到底的學問，只了結得合下的工夫。自昔聖賢，懇懇諄諄，分漏分更，辨析研窮者，豈有他事，只是辨此毫釐耳。

捉定修身爲本，當將一副精神，儘力倒歸自己；凝然如有持，屹然如有立，恍然常若有見。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視聽言動之間，時切檢點提撕，管歸於則；自然嗜欲不得干，狂浪不得奪，常止常修，漸近道理。切不可將本之一字，又作懸空之想，啓十度支離之證；於坦平地無端橫起風波，耽延歲月。所云「月在澄潭，花存明鏡，急切撈摸不着」者，正坐此病也。

學問只有工夫，雖主意亦工夫也；但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條理言者。自歸宿上說，工夫恰好是個主意；自條理上做主意，恰好說是工夫。此止爲主意，修爲工夫，原非二事也。譬之作文，未有無主意而可落筆，亦未有非落筆修詞順理成章而可以了卻主意者也。意到然後詞到，詞順然後理明，不可將主意視作深，修詞視作淺，又不可謂修詞有可下手，而主意則無可用工夫也。至於無工夫處是工夫，又自是止之深處，修之妙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

十四 泰州學案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啓瞿曇之祕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爲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爲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義以爲非其聰明，正其學術也。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

是今之言諸公者，大概本弇州之國朝叢記，弇州蓋因當時愛書節略之，豈可爲信義攷其派下之著者，列於下方。顏鈞字山農，吉安人也。嘗師事劉師泉，無所得，乃從徐波石學，得秦州之傳，其學以人心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覩聞，著何戒懼？平時只是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及時有放逸，然後戒慎恐懼以修之。凡儒先見聞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旨也。嘗曰：「吾門人中，與羅汝芳言從性，與陳一泉言從心，餘子所言，只從情耳。」山農游俠，好急人之難，趙大洲赴貶所，山農偕之行，大洲感之，次骨。波石戰沒沅江府，山農尋其骸骨歸葬，頗欲有爲於世，以寄民胞物與之志。嘗寄周恭節詩云：「蒙蒙煙雨鎖江垓，江上漁人爭釣臺；夜靜得魚呼酒肆，湍流和月撥將來。」然世人見其張皇，無賢不肖皆春風遍九垓，世間那有三歸臺？君仁臣義民安堵，雉兔芻蕘去復來。」然世人見其張皇，無賢不肖皆惡之，以他事下南京獄，必欲殺之。近溪爲之營救，不赴廷對者六年，謂其「心髓精微，決難詐飾，不肖敢謂其學直接孔孟，俟諸後聖，斷斷不惑，不肖非劣，已蒙門下知遇，又敢竊謂門下雖知百近溪，不如今日一察山農子也。」山農之戍出，年八十餘。梁汝元字夫山，其後改姓名爲何心隱。吉州永豐人，少補諸生，從學於山農，與聞心齋立本之旨。時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心隱恃其知見，輒狎侮之。謂大學先齊家，乃構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行之有成。會邑令有賦

外之征，心隱貽書以誚之，令怒，經之當道，下獄中。孝威程俊臺在胡總制幕府，檄江撫出之。總制得心隱，語人曰：「斯人無所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已同後臺入京師，與羅近溪耿天臺游。一日遇江陵於僧舍，江陵時爲司業，心隱率爾曰：「公居太學，知太學道乎？」江陵爲勿聞也者，目攝之曰：「爾意時時欲飛，却飛不起也。」江陵去，心隱舍然若喪，曰：「丈夫也，異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心隱在京師，關各門會館，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嚴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乩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上由此疑嵩。御史鄒應龍因論嵩敗之，然上猶不忘嵩，尋死道行於獄。心隱踉蹌，南過金陵，謁何司寇。司寇者，故爲江撫，脫心隱於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爲嚴氏仇，心隱心隱逸去，從此蹤跡不常，所游半天下。江陵當國，御史博應禎劉臺連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隱故嘗以術去宰相，江陵不能無心動。心隱方在孝感聚徒講學，遂令楚撫陳瑞捕之，未獲而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隱曰：「公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者，張居正也。」遂死獄中。心隱之學，不墮影響，有是理則實有是事，無聲無臭，事藏於理，有象有形，理顯於事。故曰：「無極者流之無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極，乃有君而有父也；必會極必歸極，乃有敬敬以君君也，乃有親親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極，乃不墮於

弑其父，乃不流於無君無父，乃乾坤其君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又曰：「孔孟之言無欲，非濂溪之言無欲也；欲惟寡則心存，而心不能以無欲也。欲魚欲熊掌，欲也；舍魚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義，欲也；舍生而取義，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食，非寡欲乎？從心所欲，非欲乎？欲不踰矩，非寡欲乎？」此卽釋氏所謂「妙有」乎？蓋一變而爲儀秦之學矣！鄧豁渠，初名鶴，號太湖，蜀之江內人。爲諸生時，不說學。趙大洲爲諸生，談聖學於東壁，渠爲諸生，講舉業於西序。朝夕聲相聞，未嘗過而問焉。已漸有入，卒摳衣爲弟子。一旦棄家出遊，遍訪知學者，以爲性命甚重，非拖泥帶水可以成就。遂落髮爲僧。訪李中溪、元陽於大理，訪鄒東廓、劉獅泉於江右，訪王東涯於秦州，訪蔣道林於武陵，訪耿楚侗於黃安，與大洲不相聞者數十年。大洲起官過衛輝，渠適在焉；出迎郊外，大洲見驚異，下車執手，徒行十數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曰：「誤子者余也！往余言學過高，致子於此，吾罪業重矣！向以子爲死罪惡莫贖，今尙在，亟歸廬而父墓側終身可也。吾割田租百石贍子。」因書券給之。時有來大洲問學者，大洲令渠答之。大洲聽其議論，大恚曰：「吾藉是以試子，近詣，乃荒謬至此！」大洲入京，渠復遊齊魯間，初無歸志。大洲入相，乃來京候謁，大洲拒不見，屬宦蜀者攜之歸。至涿州，死野寺中。渠自序爲學云：「已亥禮師，聞「良知」之學，不解；入青城山參禪十年。至戊申，入鷄足山，悟人情事變外，有個擬

議不得妙理；當時不遇明師指點，不能豁然通曉。癸丑，抵天池，禮月泉，陳鷄足所悟。泉曰：「第二機卽第一機。」渠遂認現前昭昭靈靈的，百姓日用不知，渠知之也。甲寅，廬山禮性空，聞無師智聞說：「沒有甚麼，甚麼便是。」始達「良知」之學。同是一機軸，均是認天機爲向上事，認神明爲本來人。延之戊午，居澧州八年，每覺無日新之益。及聞三公俱不免輪迴生死，益加疑惑。因入黃安，居楚倥茅屋，始達父母未生前的，先天天地先的，水窮山盡的，百尺竿頭外的。所謂「不屬有無，不屬真妄，不屬生滅，不屬言語，常住真心。」與後天事不相聯屬，向日鷄足所參人情事變的，豁然通曉。被月泉所誤二十餘年。丙寅以後，渠之學日漸幽深玄遠，如今也沒有我，也沒有道，終日在人情事變中。若不自與，泛泛然如虛舟飄宕而無著落，脫胎換骨，實在於此。渠學之誤，只主見性，不拘戒律；先天是先天，後天是後天，第一義是第一義，第二義是第二義，身之與性，截然分爲二事。言在世界外，行在世界內；人但議其縱情，不知其所謂先天第一義者，亦只得完一個無字而已。嗟乎，是豈渠一人之誤哉！方輿時，字滿一，黃陂人也。弱冠爲諸生，一旦棄而之太和山，習攝心術，靜久生明；又得黃白術於方外，乃去而從荆山遊，因得遇龍谿念菴，皆目之爲奇士。車轍所至，縉紳倒屣；老師上卿，皆拜下風。然尙玄虛，侈談論；耿楚侗初出其門，久而知其僞，去之一日，謂念菴曰：「吾儕方外學，亦有祕訣，待人而傳。談聖學何容易。」

耶？念菴然之。湛一卽迎至其里道明山中，短榻夜坐，久之無所得而返。後臺心隱大會礪山，車騎雍容。湛一以兩僮舁一籃輿往，甫揖，心隱把臂謂曰：『假我百金。』湛一唯唯，卽千金惟命。己入京師，欲挾術以干九重。江陵聞之曰：『方生此鼓，從此搗破矣！』無何，嚴世蕃聞其爐火而豔之，湛一避歸。胡廬山督楚學，以其昔嘗誑念菴也，檄有司捕治。湛一乃跳而入新鄭之幕，新鄭敗，走匿太和山，療癘死。程學顏，字二蒲，號後臺，孝感人也。官至太僕寺丞。自以此學不進，背地號泣，其篤志如此。心隱死，其弟學博曰：『梁先生以友爲命，友中透於學者，錢同文外，獨吾兄耳。先生魂魄，應不去吾兄左右。』乃開後臺墓合葬焉。錢同文，字懷蘇，福之興化人。知祁門縣，入爲刑部主事，累轉至郡守。與心隱友善，懷蘇嘗言：『學道人堆淮只在兄弟款中，未見有掙上父母款者。』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蘇之太倉人。隆慶辛未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改刑部。江陵秉政，東溟上疏條九事以譏切時政，無非欲奪其威福，歸之人主。其中有憲綱一條，則言兩司與巡方抗禮，國初制也，今之所行非是。江陵卽出之爲廣東僉事，以難之，使之爲法自敝也。果未幾，御史龔懋賢劾之，謫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萬曆戊申卒，年七十三。東溟受業於耿天臺，著書數十萬言，大抵鳩合儒釋，浩汗而不可方物。謂：『乾元無首之旨，與華嚴性海，渾無差別。易道與天地準，故不期與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孔教與二教峙，故不期佛老

之徒爭而自爭。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唐宋以來，儒者不主孔奴釋，則崇釋卑孔，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籬。故以乾元統天一案兩破之也。其爲孔子闡幽十事，言「孔子任文統不任道統，一也；居臣道不居師道，二也；刪述六經，從游七十二子，非孔子定局，三也；與夷惠易地則爲夷惠，四也；孔子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運，五也；一貫尙屬悟門，實之必以行門，六也；敷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七也；孔子曾師老聃，八也；孔子從先進，是黃帝以上，九也；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十也。」按東溟所言，亦只是三教膚廓之論，平生尤喜談鬼神夢寐，其學不見道可知。秦州張臯見薛東溟，關之然決儒釋之波學，終是其派下人也。

王心齋先生 王良，字汝止，號心齋，秦州之安豐場人。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從父商於山東，常銜孝經論語大學袖中，逢人質難，久而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其父受役，天寒起盥冷水，先生見之，痛哭曰：「爲人子而令親如此，尙得爲人乎！」於是有事則身代之。先生雖不得專功於學間，然默默參究，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歷有年所，人莫能窺其奧也。時陽明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大江之南，學者翕然信從，願先生僻處，未之問也。有黃文剛者，吉安人而寓秦州，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之

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共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與王公也。』即日啓行，以古服進見。至中門，舉笏而立。陽明出迎於門外，始入。先生據上坐，辯難久之，稍心折，移其坐於側。論畢，乃嘆曰：『簡易直截，良不及也。』下拜自稱弟，退而釋所聞，間有不合，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入見，且告之悔。陽明曰：『善哉，子之不輕信從也。』先生復上坐，辯難久之，始大服，遂爲弟子如初。陽明謂門人曰：『向者，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爲斯人動矣。』陽明歸越，先生從之，來學者多從先生指授。已而嘆曰：『千載絕學，天啓吾師，可使天下有不及聞者乎！』

陽明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太奇，痛加裁抑；及門三日不得見，陽明送客出門，先生長跪道旁，曰：『良知過矣！』陽明不顧而入。先生隨至庭下，厲聲曰：『仲尼不爲己甚。』陽明方揖之起，陽明卒於師，先生迎哭，至桐廬，經紀其家而後返。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同門學講者，必請先生主席。陽明而下，以辯才推龍溪，然有信有不信。惟先生於眉睫之間，省覺人最多。謂：『百姓日用卽道，雖僮僕往來動作處，皆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聞者爽然。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卒，年五十八。先生以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是格。

物底工夫，故欲齊治平在於安身。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身未安，本不立也。知身安者則必愛身敬身，愛身敬身者，必不敢不愛人，不敬人，能愛人敬人，則人必愛我敬我而我身安矣。一家愛我敬我則家齊，一國愛我敬我則國治，天下愛我敬我則天下平。故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敬我，非特人之不敬，己之不敬可知矣。此所謂淮南格物也。』子劉子曰：『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爲正，第少一註脚。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治平之爲末，則備矣！然所謂安身者，亦是安其心耳，非區區保此形骸之爲安也。彼居危邦入亂邦，見幾不作者，身不安而心固不安也；不得已而殺身以成仁。文王之美里，夷齊之餓，心安則身亦未嘗不安也。』乃先生又曰：『安其身而安其心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爲下矣！而以「緝蠻」爲安身之法，無乃開一臨難苟免之隙乎？』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伊傅得君，可謂奇遇，如其不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此終蒲輪轍環意。陽明之所欲裁抑者，熟處難忘也；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終隔一塵。』先生曰：『聖人以道濟天下，是至重者道也；人能弘道，是至重者身也。道重則身重，身重則道重；故學也者，所以學爲師也，學爲長也，學爲君也。以天地萬物依於身，不以身依於天地萬物，舍此皆妾婦之道。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心齋語錄

知得身

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

孔子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此隱字對見字說。孔子在當時雖不仕，而「無行不與二三子」是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

體用不一，只是功夫生。

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

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

學者問放心難求，先生呼之卽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乎？」學者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卽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有疑「出必爲帝者師，處必爲天下萬世師」者，曰：「禮不云乎：『學也者，學爲人師也；學不足以爲人師，皆苟道也。』故必以修身爲本，然後師道立。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家之法，是爲一家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國之法，是爲一國之師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爲天下之法，是爲天下之師矣。是故出不爲帝者師，是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則失其本矣；處不爲天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

明此學於天下，則遺其本矣。皆非也，皆小成也。」

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外內之道也。於此觀之，不愛人，己不仁可知矣；不信人，己不信可知矣。夫愛人者人恆愛之，信人者人恆信之，此感應之道也。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己之不信可知矣。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

王東崖先生 王巖，字順宗，號東崖。心齋仲子也。九歲，隨父至會稽，陽明問之，知爲心齋子。曰：「吾固疑其非越中兒也。」令其師事龍溪緒山，先後留越中幾二十年。心齋開講淮南，先生又相之。心齋沒，遂繼父講席，往來各郡，主其教事。歸則扁舟於村落之間，歌聲振乎林木。恍然有舞雩氣象。萬曆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卒，年七十七。先生之學，以不犯手爲妙。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今人纔提學字，便起幾層意思。

將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必日勞，動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機而謂改過，心神震動，血氣靡寧。不知原無一物，原自見成，但不礙其流行之體，真樂自見。學者所以全其樂，也不樂則非學矣。此雖本於心齊樂學之歌，而龍溪之授受，亦不可誣也。白沙云：『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會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會點見趨，一似說夢。蓋自夫子川上一嘆，已將天理流行之體，一日進出，會點見之而爲暮春，康節見之而爲元會運世。故言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至明而爲白沙之藤義，心齊父^之之提倡，是皆有味乎其言之；然而此處最難理會，稍差便入狂也。蕩一路，所以朱子言會點不可學，明道說康節蒙傑之士，根本不貼地。』附朱恕 韓業吾 夏叟 朱恕，字光信，秦州草假場人，樵薪養母。一日過心齋講堂，歌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心齋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道病不求耳！求則不難，不求無易。』樵聽心齋語，浸浸有味；於是每樵必造塔下聽之，飢則向都養乞漿解裹飯以食，聽畢則浩歌負薪而去。門弟子矚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招而謂之曰：『吾以數十金貸汝，別尋活計，庶免作苦，且可旦夕與吾輩遊也。』樵得金，俯而思，繼而大悲曰：『子非愛我，我自懂懂然經營念起，斷送一生矣！』遂擲還之。胡廬山爲學使，召之不往；以專

役之，短衣徒跣入見。廬山與之成禮而退。

韓貞字以中，號樂吾，興化人。以陶瓦爲業。慕朱樵而從之學，後乃卒業於東崖，粗識文字。有茅屋三間，以之償債，遂處窳中。自咏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烟霞是故人。』年逾三紀，未娶。東崖弟子醜金爲之完姻，久之覺有所得，遂以化俗爲任，隨機指點。農工商賈，從之遊者千餘。秋成農隙，則聚徒談學。一村既畢，又之一村。前歌後答，絃誦之聲，洋洋然也。縣令聞而嘉之，遺米二石，金一錢，樂吾受米返金。令問政，對曰：『儂窶人，無能補於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之所以報明府也。』天臺行部泰州大會心齋祠，偶及故相，喜怒失常。樂吾拊牀叫曰：『安能如儂識此些子意耶？』天臺笑曰：『窮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東崖曰：『韓生識之，大行窮居，一視焉可也。』樂吾每遇會講，有談世事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作此閒談耶？』尋章摘句，則大悲曰：『舍卻當下不理會，搬弄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在坐爲之警省。

夏廷美，繁昌田夫也。一日聽張甌山講學，謂：『爲學，學爲人也；爲人，須求爲真人，毋爲假人。』叟撫然曰：『吾平日爲人，得毋未真耶？』乃之楚訪天臺，天臺謂：『汝鄉焦弱侯可師也。』歸從弱侯遊，得自然旨趣。弱侯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叟聞而有省。叟故未嘗讀書，弱侯命之讀四

書，樂誦久之，喟然曰：『吾閱集註不能了了，以本文反身體貼。如「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論語所謂「異端」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祇爲榮肥計，便是異端，如何又關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引，依違從物，皆妾婦道也！』又曰：『天理人欲，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只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卽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李士龍爲講經社，供奉一僧，叟至會，拂衣而出。謂士龍子曰：『汝父以學術殺人，奈何不諍？』又謂人曰：『都會講學，乃擁一死和尚講佛經乎？作此勾當，成何世界？』會中有言：『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著，無聲無臭是也。』叟矍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有臭耶？』東崖語錄 性之靈明曰「良知」，「良知」自能應感，自能約心思而酬酢萬變；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一毫不勞，勉強扭捏。而用智者自多事也。

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

將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穢而關

改過。據此爲學，百慮交鋼，血氣靡甯。

孟子曰：「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今皆以鑠我者自學，固有者爲不足。何其背哉？

天地以大其量，山岳以登其志，冰霜以嚴其操，春陽以和其氣。

問：「學何以乎？」曰：「樂。」再問之。則曰：「樂者，心之本體也；有不樂焉，非心之初也。吾求以復其初而已矣。」然則必如何而後樂乎？曰：「本體未嘗不樂。今曰：『必如何而後能。』是欲有加於本體之外也。然則遂無事於學乎？」曰：「何爲其然也？莫非學也，而皆所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常言之也。」如是，則樂亦有辨乎？曰：「有所倚而後樂者，樂以人者也；一失其所倚，則慊然若不足也。無所倚而自樂者，樂以天者也。舒慘欣戚，榮悴得喪，無適而不可也。」既無所倚，則樂者果何物乎？道乎？心乎？曰：「無物故樂，有物則否矣。且樂卽道，樂卽心也。而曰：『所樂者道，所樂者心。』是牀上之床也。」學止於是而已乎？曰：「昔孔子之稱顏回，但曰：『不改其樂。』而其白名也，亦曰：『樂在其中。』其所以喟然而與點者，亦以此也。二程夫子之聞學於茂叔也，於此蓋終身焉。而豈復有所加焉？」曰：「孔顏之樂，未易識也；吾欲始之以憂而終之以樂可乎？」曰：「孔顏之樂，愚夫愚婦之所同然也，何以曰未易識也？且樂者心之體也，憂者心之障也。欲識其樂而先

之以憂，是欲全其體而故障之也。『然則何以曰「憂道」？何以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乎？』曰：『所謂憂者，非如是之膠膠役役，然以外物爲戚戚者也。所憂者道也；其憂道者，憂其不得乎學也。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往不樂；而吾獨否也，是故君子終身憂之也。是其憂也，乃所以爲樂；其樂也，則自無庸於憂耳！』

徐波石先生 徐樾，字子直，號波石，貴溪人。先生少與夏相才名相亞，得事陽明，繼而卒業心齋之門。先生操存過苦，常與心齋步月下，刻刻簡默。心齋厲聲曰：『天地不交否！』又一夕至小渠，心齋躍過。顧謂先生曰：『何多擬議也？』先生過渠，頓然若失。旣而嘆曰：『從前孤負此翁，爲某費卻許多氣力。先生謂六合也者，心之邦廓；四海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測而窮也。此心自朝至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不須計度，自然明覺，與天同流，一入聲臭，卽是意念，是己私也。人之日用起居食息，誰非天者；卽此是真知識，又從而知識之，是二知識也。人身之痛癢視聽，無不覺者；此覺之外，更有覺乎？愚不肖者未嘗離此爲體，奚謂不知？不自知其用處是性，故曰蠢動；是以動處是覺，覺處亦昏昧也。』此卽現成「良知」之言，以不犯做手爲妙訣者也。心齋常謂先生曰：『何謂至善卽性善？』曰：『性卽道乎？』曰：『然。』曰：『道與身孰尊？身與道』

何異？」曰：「一也。」曰：「今子之身能尊乎否歟？」先生避席請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心齋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若以道徇人，妾婦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豈能使彼尊信哉！」先生拜而謝曰：「某甚慚於夫子之教！」

王一菴先生 王棟，字隆吉，號一菴，泰州人。從事心齋先生之學，其大端有二：一則稟師門格物之旨而洗發之，言格物乃所以致知。平居未與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即是未應時之「良知」。至於事至物求，推吾身之矩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即是既應時之「良知」。故致知格物，不可分析。一則不以意爲心之所發，謂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名之曰「意耳」。昔者先師戴山曰：「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故以意爲心之所發爲非是，而門下亦且斷斷而不信；於是有答董標「心意十問」，答史孝復「商疑」。先生曰：「不以意爲心之所發，雖自家體驗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資諸千古而不惑。」顧當時亦無不疑之，雖其久於門下者，不能以釋然。「下士聞道而笑」，豈不然乎！周海門作聖覺宗傳，多將

先儒宗旨湊合己意，埋沒一卷，又不必論也。語錄陽明先生提撥「良知」二字，爲學者用功口訣，真聖學要旨也！今人只以知是知非爲良知，此猶未悟；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動不應而知之靈體。其知是知非，則其生化於感通者耳！

「良知」無時而昧，不必加知；卽明德無時而昏，不必加明也。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只是要人明識此體，非括去其昏，如後人磨鏡之喻。夫鏡物也，心神也，物滯於有迹，神妙於無方，何可倫比？故學者之於「良知」，亦只要識認此體端的便了，不消更着致字。先師云：「明翁初講「致良知」，後來只說「良知」傳之者自不察耳。」

象山謂：「在人情事變上用功。」正孟子「必有事焉」之意。「必有事焉」，非謂必以集義爲事。吾人無一時一處而非事，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心；無一時一處而非心，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學。故凡日用動靜云爲一切人情事變，孰非吾心性中所有之事，孰非職分內當爲之事？故謂之「必有事焉」，猶言須臾離事不得，件件隨知順應，而不失其宜，是則所謂集義者也。故孟子以後，能切實用功而不涉於虛想虛見虛坐虛談者，無如象山。明翁初講「致良知」，曰：「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其解物格知至，曰：「物格則「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觀此，則所

謂「致良知」者，謂致極吾心之知，俾不欠其本初純粹之體，非於良知上復加致也。後因學者中往往不識致字之義，謂是依著「良知」推致於事，誤分良知爲知，致知爲行，而失知行合一之旨。故後只說良知，更不復言致字。今明翁去久，一時來承面命諸大名賢，皆相繼逝，海內論學者，靡所稽憑，故有虛空冒認良知，以爲易簡超脫。直指知覺凡情爲性，混入告子釋氏而不自知；則不言致字誤之也。二者之間，善學者須識取。

先儒發變化氣質之論，於學者極有益；但若直從氣質偏處矯之，則用功無本，終難責效。故只反身格物，以自認「良知」，尋樂養心，而充滿和氣，則自然剛暴者溫，柔懦者立，驕矜者巽，簡傲者謙，鄙吝者寬，惰慢者敬。諸所偏重，咸近於中矣。以是知學必涵養性源爲主本，而以氣質變化爲徵驗。

自責自修，學之至要。今人詳於責人，只爲見其有不是處。不知爲子而見父母不是，子職必不共；爲臣而見君上不是，臣職必不盡；他如處兄弟交朋友蓄妻子，苟徒見其不是，則自治已疏，動氣作疑，自生障礙，幾何不同歸於不是哉？有志於爲己者，一切不見人之不是，然後能成就一個自家是。

一友聞格物之說，喜曰：「看來格物二字，只是簡致知底致字。」曰：「然。」曰：「學既明白如此，須作第一事幹，庶不虛負所聞。」曰：「作第一事，還有第二第三，須是看得事卽學，學卽事。日用間一切動

靜云爲總只是這一個學方是無間斷無歇手處。友乃躍然。

庸德庸言，是小小尋常言行無甚關係時節；今人之所忽處，正古人之所謹處。故學必於微小去處，不
少放過，方始入精。

古人好善惡惡，皆在己身上做工夫；今人好善惡惡，皆在人身上作障礙。

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曰：「莫煩惱前頭失處，且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見在真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尙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見在覺處，則所通者化，而真體已呈露矣。二者相去，不亦遠乎！」
林東城先生。林春，字子仁，號東城，揚之泰州人家貧，傭王氏爲僮子；王氏見其慧，因使與子共學，先生亦刻苦自厲。辛丑卒官，年四十四。先生師心齋而友龍溪，始聞「致良知」之說，遂欲以躬踐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咸否醇雜以自攷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盍反其本乎？」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雖在吏部，不以官避嫌疑，與知學者挾衾被櫛，具往宿寺觀中，終夜刺刺不休。荆川曰：「君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實行者必歸之。由此言
之，先生未必爲泰州之入室，蓋亦無泰州之流弊矣。

趙大洲先生。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盡數卷。杜門著述，擬作二

通以括今古之書：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內篇又分二門：曰史，曰業。史之爲部四：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之爲部四：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外篇亦分二門：曰說，曰宗。說之爲部三：曰經，曰律，曰論。宗之爲部一：曰單傳。直指書雖未成，而其緒可尋也。萬曆四年三月十五日卒，年六十九。先生之學，李贄謂其得之徐波石。按先生之論中也，曰：「世儒解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而不知言中爲何物。今夫置器於地，平正端審，然後曰此器不偏不倚，度物之數，長短適中，然後曰此物無過不及；今舍其器物，未問其作何名狀，而但稱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茫茫虛號，何所指歸？若以爲物物有天然之則，事事有當可之處；夫天然之則，在此物者不能以該於彼物，當可之處，在此事者不能以通於他事。若以爲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則動靜云爲之際，自無過不及之差，此又以中爲學問之效，甯有三聖心傳，不指其體而僅言其效乎？波石之論中也，亦曰：「伊川有堂之中爲中，國之中爲中，若中可擬而明也，易不當曰：『神無方而易無體』矣。」故知先生有所授受也。雜著 夫至尊者道也，至樂者學也，學以聞道，志以成學也。然而學不信心久矣，惟其不信心，是以志無由立；蓋此心不失，卽名爲志，此志不失，卽臻道域也。今先不信心，而志從何生？志墜而學，宜其展轉外求，而自蔽益深矣！某以爲必先討去其蔽，而後可與共學。是以古之朋友，旦夕聚處，先王教化，亦必羣處校列而後成，有由然也。夫

學者之蔽，有窺測前聖，模倣後賢，滴服佳言，飭行善事；身心互持，徒相窒礙。而此念既熟，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倣妄念，遂巡襲取也。亦有取自胸臆，懸立標準，卽以標準爲師，而別起意念，常受羈焉。際微牽絆，未有止息。抱此情識，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倣妄念，虛恍意見也。亦有醉心陳編，馳騫文事，研究糾頤，增長聞見，剽竊空談，支離著述；身心漂泊，至老無聞。而言語之微，矜持影響。及淹浸既久，家具頗成矣。遂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枉肆妄念，紛紜玩物也。又有頗知向學，而厭靜喜動，厭動喜靜者。在靜無主，則雜念輪轉，而苦眩不甯；在動逐物，則境移心變，而煩惱復作。或滯靜而沉昏是宅，或狗動而神守離驅，或照管馳求以爲近取，檢點科列以爲自治；惟此枝節，最爲繁多，而終歸於廢學矣。其蔽在不自信其心，而妄生支離也。又有志非真切，託意矜名，依傍仁義之途，而自以爲是；日作心勞之僞，而不覺其非。止於補塞脫漏，惟知修飾觀聽；故多欲之根日深，而智慧之種將盡矣。然而性無滅息，本知獨良。或因考古而發憤，或聽人言而忸怩；或因順境而真見忽隳，編思有爲；或因欲極而天心復見，卽求解脫；或惜歲月之不可留，或嘆古人之不易及；或光風霽月之下，而暢然自由；或迅雨烈風之前，而惕然追悔；皆其本心忽明之端，不可昧也。但舊念既熟，而新知尙生。熟者有欲可依，而舉目見前；生者無本可據，而掉臂遺失，是以卒歸於不學無志而已矣。其蔽在不信

自心而立基無地也。夫五蔽者，言其略矣。五者交錯，互相生養，而蔽無窮矣！今欲直得本心，而確然自信，惟當廓摧諸蔽，洞然無疑；則本心自明，不假修習，本性自足，不俟旁求。天地萬物，惟一無二，在在具足，浩浩充周矣。雖然，無有師友淵源之論，砥礪切磨之功，奮起塵俗，超然物表者，誰與領此？

夫學未至於聖人之地，而假名言以修心，其勢不容於不異也。昔閩洛之儒，異唐漢矣；唐漢之儒，異鄒魯矣。三千七十之流，各持其異，入孔門而欲爭之，皆喪其名言，而如恐以歸。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然後異者合而道術一矣。此曷故耶？以得聖人爲之依歸也。是故聖人者羣言之家，而道之岸也。夫衆車麗馳於康莊，而前卻之異者，策使之也；衆舟沿遡於廣津，而洄突之異者，柁使之也；衆言淆亂於名言，而喧聒於是非之異者，見使之也。至若行者抵家，則并車釋之矣；何有於策渡者抵岸，則并舟釋之矣；何有於柁學者而至於聖人之門，則并其名言喪矣；何有於見？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而吾何以知天地萬物之然哉？天地非仁將恐折，萬物非仁將恐歇，吾心非仁，吾身將恐蹶。吾何以知吾身之然哉？吾視非仁，盲從目生；吾聽非仁，聾從耳騰；吾言非仁，吾過膏馨；吾動非仁，身過殷殷。嗚呼！微翳昧睛，則八方易位；一念傾倒，而人已成敵。執迷爲真，昧以代子；四竅塵投，一妙覺死。樂出於虛，蒸則成菌；既死之心，不可復振。螭窟蚓穴，去仁幾何？鳶飛魚躍，於仁何若？古之有

道，去彼取此；三才歸根，一日克己。吾何以知有道之然哉？以其無己也，故能成其己。嗚呼！吾有大己，俯萬物而觀天地者也。大己不浹，小己揭揭；小己既克，大己灑灑。古之善克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動無軌轍，言非述稱，四用反一，一真流行，無體無方，禮嘉而亨，少有意必，固我作累，妙用齊帶，具爲痿痺；此爲不仁，而株檉小己是故。無己爲克，真己爲大，爲仁，體無對待，不見大小，焉知內外？性此曰聖，復此曰賢。小子至愚，擇焉執焉。昔者吾友從事於此，敢告非狂，爲仁由己。——克己箴——

羅近溪先生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江陵問山中功課，先生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萬曆五年，進表講學於廣慧寺，朝士多從之者。江陵惡焉，遂勒令致仕歸。與門下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所至弟子滿座，而未嘗以師席自居。卒年七十四。少時讀薛文清語，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決志行之。閉關臨田寺，置水鏡几上，對之默坐，使心與水鏡無二。久之而病，心火偶過僧寺，見有榜「急救心火」者，以爲名醫，訪之，則聚而講學者也。先生從衆中聽良久，喜曰：『此真能救我心火！』問之爲顏山農。山農者，名鈞，吉安人也。得秦州心齋之傳。先生自述其不動心於生死得失之故。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

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思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先生時如大夢得醒，明日五鼓，即在納拜稱弟子，盡受其學。山農謂先生曰：「此後子病當自愈，舉業當自工，科第當自致；不然者，非吾弟子也。」已而先生病果愈，其後山農以事繫留京獄，先生盡鬻田產，脫之，侍養於獄六年，不赴廷試。先生歸田後，身已老，山農至，先生不離左右，一茗一果，必親進之。諸孫以爲勞，先生曰：「吾師非汝輩所能事也。」楚人胡宗正，故先生舉業弟子，已開其有得于易，反北面之。宗正曰：「伏羲平地著此一畫何也？」先生累呈註脚。宗正不契，三月而後得其傳。嘗苦格物之論不一，錯綜者久之，一日而釋然，謂：「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此本末始終；盡大學一書之本末終始，無非是古聖六經之嘉言善行。格之爲義，是卽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爲大人之妙術也。」夜趨其父錦，臥榻陳之。父曰：「然則經傳不分乎？」曰：「大學在禮記中，本是一篇文字；初則概而舉之，繼則詳而實之，總是慎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術耳。」父深然之。先生十有五而定志於張洵水，二十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四而悟易于胡生，四十六而證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先生之學，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爲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須把持，不須接續；當下渾淪順

適工夫難得湊泊，卽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學人不省，妄以澄然漠然爲心之本體，沉滯胸膈，留戀景光，是爲鬼窟活計，非天明也。論者謂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顧盼欠欠，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雖素不識學之人，俄頃之間，能令其心地開明，道在現前，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顧未有如先生者也。生生之機，洋溢天地間，是其流行之體也；自流行而至晝一，有川流便有教化。故儒者於流行見其晝一，方謂之知性；若徒見氣機之鼓盪，而玩弄不已，猶在陰陽邊事，先生未免有一問之未達也。夫儒釋之辨，真在毫釐；今言其偏於內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又言其只自私自利，又言只消在迹上斷，終是判斷不下。以義論之，此流行之體，儒者悟得，釋氏亦悟得；然悟此之後，復大有事，始究竟得流行。今觀流行之中，何以不散漫無紀，何以萬殊而一本，主宰歷然，釋氏更不深造，則其流行者亦歸之野馬塵埃之聚散而已。故吾謂釋氏是學焉而未至者也；其所見固未嘗有差，蓋離流行亦無所爲主宰耳。若以先生近禪，并棄其說，則是俗儒之見，去聖亦遠矣。其孫懷智嘗閱中峯廣錄，先生輒命屏去，曰：「禪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可謂先生之長矣。楊止菴上士習疏云：「羅汝芳師事顏鈞，談理學，師事胡清虛，談燒煉，採取飛昇，師僧玄覺，談因果，單傳直指，其守甯

國，集諸生會文講學，令訟者跣跡公庭，斂目觀心，用庫藏充餽，歸者如市。其在東昌雲南，置印公堂，胥吏雜用，歸來請託煩數，取厭有司。每見士大夫，輒言「三十三天，憑指箕仙」，稱呂純陽自終南寄書。其子從丹師死於廣，乃言「日在左右」，其誕妄如此。此則賓官雜沓，流傳錯誤，毀譽失真，不足以掩先生之好學也。

語錄 問：「今時談學，皆有箇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來，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羅子曰：「如何似無而有？」曰：「先生隨言對答，多歸之赤子之心。」曰：「如何似有而無？」曰：「纔說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卻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耶？」曰：「吾子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初生亦是赤子否？」曰：「然。」曰：「初生既是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然。」曰：「卽此問答，用學慮否？」曰：「不用。」曰：「如此則宗旨確有矣。」曰：「若只是我問你答，隨口應聲，箇箇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首，終同凡夫。安望有道可得耶？」曰：「其端只在能自信從，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却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曰：「赤子之心，如何用工？」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孩提，欣欣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及少小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安樂。不思外求

愈多，中懷愈苦；老死不肯回頭，惟是有根器的人，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憬然有個悟處；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赤子渾解知能，知能本非學慮。至是精神自是體貼，方寸頓覺虛明；天心道脈，信爲潔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卻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請看慈母之字嬰兒，調停斟酌，不知其然而然矣。」

問：「掃浮雲而見天日，與吾儒宗旨同否？」曰：「後儒亦有錯認以爲治心工夫者，然與孔孟宗旨，則迥然冰炭也。論孟之書具在，如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曰：『凡有四端於我者，一云云。』看他受用，渾是青天白日，何等簡易方便也。」曰：「習染聞見，難說不是天日的浮雲；故學者工夫，要如磨鏡，塵垢決去，光明方顯。」曰：「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卻有不同；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卻是一個。當其覺時，卽迷心爲覺，則當其迷時，亦卽覺心爲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雲天日，塵埃鏡光，俱不足爲喻；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如冰之與水，猶爲相近。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卽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凍，而凝結成冰，固滯蒙昧，勢所必至。有時師友講論，胸次瀟灑，是心開朗；譬則冰之得暖氣，消融解釋成水，清瑩活動，亦勢所必至也。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具在，方見良知宗旨。貫古今，徹聖愚，通天

地萬物，而無二無息者也。」

問：「今時士子，祇狗聞見讀書逐枝葉而忘根本，何道可反茲習？」曰：「枝葉與根本，豈是兩段？觀之草木，微頭徹尾，原是一氣貫通；若頭尾分斷，則便是死的。雖云根本堪作何用？只要看用功志意何如？若是切切要求根本，則凡所見所聞，皆歸之根本；若是尋枝覓葉的肚腸，則雖今日儘有玄談，亦將作舉業套子矣！」

問：「向蒙指示，謂『不必汲汲便做聖人，且要詳審去向的確地位。』承教之後，翻覺工夫最難湊泊，心胸茫無畔岸。」曰：「此中有個機括，只怕汝不能自承當耳。」曰：「何以承當？」曰：「若果然有大襟期，有大氣力，有大識見，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之廣居，明目張膽而行天下之大道。工夫難到湊泊，卽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則巨浸汪洋，縱橫任我，豈不一大快事也哉！」

問：「善念多爲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暴發不平，事已輒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曰：「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善推車者，輪輻迅飛，則塊磊不能爲礙；善操舟者，篙槳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所云雜念忿怒，皆是說前日錢日事也；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

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時，則恭敬安和只在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不生。」曰：「吾子既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是好處，卻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而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况「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爲易搖。而王道蕩蕩平平，終身由之，絕無崎嶇灘瀨也。故自黃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今古一路學脈，真是簡易直截，真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崎嶇而迴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嘗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之橫。此豈路之扼於吾人哉？亦果吾人之自扼也！」

問：「平日在慎獨用功，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羅子曰：「學問之功，須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爲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卽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昭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懼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之散離，故謂慎之獨也。」

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能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却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詎置之不問耶？』曰：『隸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吏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將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

夜坐誦牛山一章，衆覺驚然。羅子浩然嘆曰：『聖賢警人每切，而未思耳！即「楷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提獄刑曹，親見柱楛之苦。上至於項，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以活動，輒爲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楛亡之類也。』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活動？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斂藏；然後身中神氣，氣稍得以出甯。逮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回思日間形役之善，又何異以良心爲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曰：『夜氣如何可存？』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良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

楊復所先生 楊起元，字貞復，號復所，廣東歸善人。卒年五十三。先生之父傳芬，名漢氏之學，故幼而薰染；讀書白門，遇建昌黎允儒，與之談學，霍然有省。因問：「子之學豈有所授受乎？」允儒曰：「吾師近溪羅子也。」無何，先生在京，而近溪至，先生大喜，遂移弟子。時江陵不說學，以爲此陷阱不顧也。近溪既歸，先生嘆曰：「吾師且老，今若不盡其傳，終身之恨也。」因訪從姑山房而卒業焉。常謂鄒南皋曰：「師未語，予亦未嘗置問，但覺會堂長幼畢集，融融魚魚，不啻如春風中也。」先生所至，以學淑人，其大指謂：「明德本體，人人所同，其氣稟拘他不得，物欲蔽他不得，無工夫可做，只要自識之而已。故與愚夫愚婦同其知能，便是聖人之道；愚夫愚婦之終於愚夫愚婦者，只是不安其知能耳。雖然，以夫婦知能言道，不得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言性，是即釋氏「作用爲性」之說也。」

耿天臺先生 耿定向，字在倫，號天臺，楚之黃安人。告歸，家居七年，卒年七十三。先生之學，不尙玄遠，謂：「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不可以爲道。故費之卽隱也，常之卽妙也，粗淺之卽精微也，其說未嘗不是，而不見本體，不免打入世情障中。共行只是人間路，得失雖知天壤分，比古人所以貴刀鋸鼎鑊學問也。是故以中行爲學，稍一不徹骨髓，其下場不及狂狷多矣。」先生謂：「學有三關：一卽心卽道，一卽事卽心，一慎術。慎術者，以良知現現成，無人不具，但用之於此則

此用之於彼則彼。故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則不必別爲制心之功，未有仁者矣。夫良知卽未發之中，有善而無惡，如水之必下，鍼之必南。「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後謂之良知，無待於用，故凡可以之彼之此者，皆情識之知，不可爲良。」先生之認良知尙未清楚，雖然亦緣傳習後錄記陽明之言者失真。如云「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先生爲其所誤也。

耿楚侗先生 耿定理，字子庸，號楚侗，天臺之仲弟也。少時讀書不成，父督過之，時時獨行空谷中，憂憤不知所出。問之，則曰：「吾奈何不明白！若有眼睛子，不知其所謂不明白者何也？」自是或靜坐一室，終歲不出；或求友訪道，累月忘歸。其始事方濂一，最後於鄧谿渠得一切平實之旨，能收視返聽於何心，隱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充然自足。有問之者曰：「聞子欲作神仙耶？」曰：「吾作天仙，不作地仙。」曰：「天仙云何？」曰：「直從太極入，不落陰陽五行。」天臺聞而呵之曰：「學不向事親從兄實地理會乎？」曰：「學有原本，堯舜相傳，祇是一中子思爲之註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今人孰能未發前觀一目哉？」曰：「中庸亦只言庸言庸行達道九經而已。」曰：「獨不觀其結語爲無聲無臭耶？」先生論學不煩言說，當機指點，使人豁然於罔指之下。卓吾好談說，先生不發一言。臨別謂之曰：「如何是「自以爲是不可入堯舜之道」？」卓吾默然。天臺攜之見劉初泉先生云：「且勿言我

二人是兄弟。時初泉臥病，天臺言：『吾與一醫者同來先生榻前。』數語，初泉驚起。——已知爲天臺之弟。——謂天臺曰：『慧能和尙，乃是春米漢哉！大開眼人，恐不可以弟畜之。』李士龍來訪，先生未與一語及學。士龍悲曰：『吾冒浚千里，來此踰月，不聞一言見教，何外我甚？』先生笑而不答。瀕行送之河澗，問曰：『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此作何解？』士龍舉朱註云：『先生曰：「畢竟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士龍因有省。京師太會，舉中義相質，在會各呈所見，先生默不語。忽從座中崛起拱立曰：「請諸君觀中。」因嘆曰：「舍當下言中，沾沾於書本上，竟中終生罔矣！」在會因有省者，先生機鋒迅利如此。』天臺論學語：『余惟反之本心不容己者，雖欲堅忍無爲；若有所使而不能，反之本心不自安者，雖欲任放敢爲。若有所制而不敢，是則膚淺之綱領，惟求其不失本心而已矣。』

昔大洲云：『只要眼明，不貴踐履。』余則曰：『眼孔易開，骨根難換；公所取人者眼孔，余所取人者全在骨根。』

此學只是自己大發願心，真真切切肯求，便日造詣。蓋只此肯求，便是道了；求得自己漸漸有些滋味，自家放歇不下，便是得了。

反身內觀，一無所有，惟此些子爛然在此；始信人之所爲人者，惟此明哲體耳。此體透澈，此身乃爲我有；不然，身且不得而有，保此軀殼何用？

人而名之曰人，以仁也；人而去仁，則耳自口鼻，儼然人也，而實非人矣。惡乎成名？謂其無以成人名也。獨夫夜行空谷中，未免惴惴心動；五尺童子隨其後，則帖然。厝一星於寒灰，則滅；羣火在盆中，可以竟夜。觀此則以友輔仁可識矣。

人爲習氣所移，多好放逸；時一自警策，便是禮。人爲情慾所梏，多致抑鬱；時一自舒暢，便是樂。吾人於一日十二時中，精神志意，皆有安頓處，方有進步處。

近人真真切切爲己，雖僕廝隸胥，皆有可取處，皆有長益我處；若放下自己，只求別人，賢人君子，皆不免指摘。

焦澹園先生 焦竑，字弱侯，號澹園，南京旗手衛人。先生積書數萬卷，覽之略遍；金陵人士輻輳之地，先吾主持壇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學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泰昌元年卒，年八十一。先生師事耿天臺羅近溪；而又篤信卓吾之學，以爲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席。

播雪松先生 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徽之婺源人。卒年六十四。先生學於天臺卓吾。初至京師，入講

學之會；如外國人驟聽中華語，錯愕不知所謂。得友祝延之，世祿時時爲述所聞，隨方開釋，稍覺拘泥，輒少寬之。既覺心懈，輒鞭策之。久之，閉塞憤悶日甚。延之曰：「經此一番苦楚，是一生得力，願卻無可得說。」一日自西長安街馬上，忽省曰：「原來只是如是！何須更索？」馳質之。延之曰：「延之曰：『近是。』」曰：「戒慎恐懼如何用功？」曰：「識此渠自會戒慎，自會恐懼。」相與撫拳。已相戒曰：「此念最易墮落，須時時提醒，醞釀日深，庶有進步。」出京別天臺。天臺曰：「至淮謁王敬所，入安豐訪王東厓，此老頗奇，卽戲語亦須記。」過金陵再叩焦弱侯，只此便是博學之先生。一如教。始覺宇宙之無窮，從前眞陷井之蠱也。閤然堂日錄。「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記云：學然後知困，今人尙未知困在。「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立者，四無倚附，屹然是非毀譽之中，所謂「八風吹不動」也；非一點靈明自作主張，鮮有不仆者矣。

須是酬酢紛紜中，常常提醒收拾，久之自有不存之存。人身常要豎立得起，少有放鬆，昏怠之氣隨之矣；惟能常常挺然豎立，不令放倒，此凝神馭氣之要訣。學者不知一念之差，已爲臨之徒也。故視得志之人，負於國家，往往竊嘆之；豈知己之汲汲營利，是其植根，而得志之時，不過成就結果之耳！

方本菴先生 方學漸，字達卿，號本菴，桐城人也。少而嗜學，長而益敦，老而不懈；一言一動，一切歸而證諸心。見世之談心，往往以無善無惡爲宗，有憂焉；進而證之於古，遡自唐虞及於近世，摘其言之有關於心者，各拈數語，以見不睹不聞之中，有莫見莫顯者，以爲萬象之主，非空然無一物者也。然先生之言，繁是有病，夫心體本空，而其中有主宰乎是者，乃天之降衷，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也。渣滓盡化，復其空體，其爲主宰者，卽此空體也。若以爲虛中有實，歧虛實而二之，豈心體之本然哉？故先生以不學不慮，理所固然，欲亦有之；但當求之於理，不當求之於不學不慮。不知良能良知之不學不慮，此繼善之根也；人欲之卒然而發者，是習熟之心爲之，豈不學不慮乎？先生欲辨無善無惡心之體，而自墮於有善有惡心之體矣！是皆求實於虛之過也。先生受學於張甌山耿楚侗，在泰州一派，別出一機軸矣。

何克齋先生 何祥，號克齋，四川內江人。初事南野於太學。大洲謂之曰：『如南野，汝當執贄專拜爲師可也。』先生如其言。南野笑曰：『子官太學卽師也，何更以贄爲？』先生謂：『太學生徒衆矣，非此不足以見親切也。』南野乃愛之。凡南野大洲一言一動，先生必籍記之，以爲學的。京師講會，有拈「識仁定性」者，先生作爲講義，皆以良知之旨通之。先生之學，雖出於大洲，而不失儒者矩矱。耿定力

曰：『大洲法語危言，砭人沉痾；先生溫辯粹論，輔人參荅。其使人反求而自得本心一也。』講義爲學在求放心，如思慮過去未來事，都是放心，但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善學了。人只是一個心，心只是一個志；此心推行得去，便是盛德大業。故自古上士，不患不到聖賢，患此心不存；不患做不出功業，患此心不見道耳。

人於良心上用，則聰明日增；於機心上用，則聰明日減。

祝無功先生 祝世祿，字延之，號無功，鄱陽人。當緒山龍溪講學江右，先生與其羣從祝以直——惟敬——祝介卿——眉壽——爲文麓之會；及天臺倡道東南，海內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則新安潘去華、蕪陰王德誦與先生也。去華初入京師，雖親講會，不知爲學之方；先生隨方開釋，稍覺拘迫，輒少寬之，旣覺心懈，輒鞭策之。終不爲之道破，使其自得。先生謂：『吾人從有生來，習染纏絆，毛髮骨髓，無不受病；縱朋友善攻入過，不勝枚舉。惟是彼此互相虛下，開一條受善之路，此真洗滌腸胃良劑。』故終身不離講席。天臺以不容己爲宗，先生從此得力。『身在心中』一語，實發先儒所未發；至謂『主在道義』，即蹈策士之機權，亦爲妙用。此非儒者氣象，乃釋氏作用見性之說也。古今功業，如天空鳥影，以機權而幹當功業，所謂『以道殉人，遍地皆糞土』矣！祝子小言，學者不論造詣，先定品格；

須有鳳凰翔于千仞氣象，方可商求此一大事。不然，渾身落世情窠，曰：『中』。而因人起名，因名起義，輒說於人曰：『學何異濯纓泥滓之濁，振衣風塵之路？』冀還純白，無有是處。

患莫患於不自振，洪範六極，弱居一焉；一念精剛，如弛忽張，風飛雷動，奮迅激昂，羣疑以亡，諸欲以降，百行以昌，更有何事？

世之溺人久矣！吾之志所以度吾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柁不使去手，故士莫要於持志。學在知所以用力，不見自心，力將何用？試觀不識一字凡夫，臨不測之淵，履欲墮之崖，此時此心，惺惺翼翼，不着纖毫，入聖微機，故復如是。不則逐名義而捉窟會，爲力彌勞，去道彌遠。

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

「儒者論是非不論利害，」此言非也是非利害自有真，真是而真利應，真非而真害應；以此提衡古今，如鼓答桴，未有爽者。

問所存者神曰：『情識不生，如空如水。』問所過者化曰：『雁度長空，影落寒水；雁無留迹，水無留影。』

人必身與心相得，而後身與世亦相得；不然，身與心爲讎，將舉身與世亦相讎；得則俱得，讎則俱讎。

善之趣也；得樂之符也。學不二境，乃見學力。肅之乎賓友之見，忽之乎衆庶之臨，得之乎山水之間，失之乎衽席之上，吾所甚恥也！

「中庸」非有二也，識此理而保在之，爲戒慎恐懼之中庸；識此理而玩弄之，爲無忌憚之中庸。

王新建在事業有佐命之功，在學問有革命之功。蓋支離之說，浸灌入人心髓久矣；非有開天闢地大神力大光明，必不能爲吾道轉此法輪。

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萬境自開，人心自闢。

古人言句，遠之古人；今人言句，遠之今人。自家如何道，道得出是名真信，信者無不信，一信忽斷百疑；道不出方發真疑，疑者無不疑，百疑當得一信。

周海門先生 周汝登，字繼元，別號海門，歙縣人。先生有從兄周夢秀，聞道於龍溪先生，因之，遂知向學。已見近溪，七日無所啓請。偶問：「如何擇善固執？」近溪曰：「擇了這善而固執之者也。」從此便有悟入。近溪嘗以法苑珠林示先生，先生覽一二頁，欲有所言；近溪止之，令且看去。先生悚然若鞭背。故先生供近溪像，節日必祭，事之終身。南都講會，先生拈天泉證道一篇相發明。許敬菴言：「無善無惡不可爲宗。」作九誦以難之；先生作九解以伸其說，以爲善且無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惡既

無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本體著不得纖毫，有著便凝滯而不化，大旨如是。陽明言：「無善無惡之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善？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亦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且陽明之必爲是言者，因後世格物窮理之學，有先乎善者而立也。乃先生建立宗旨，竟以性爲無善無惡，失卻陽明之意。而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多費分疏，增此轉輸。善一也，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求真截而反支離矣。先生九解，只解得人爲一邊，善源於性，是有根者也。故雖戕賊之久，而忽然發露，惡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故雖動勝之時，而忽然銷隕。若果無善，是堯不必存，桀亦可亡矣！儒釋之判，端在於此。先生之無善無惡，卽釋氏之所謂空也。後來顧涇陽、馮少墟，皆以無善無惡一言，排摘陽明，豈如與陽明絕無干與。故學陽明者與議陽明者，均失陽明立言之旨，可謂之繭絲牛毛乎？先生教人謂於直下承當，嘗忽然謂門人劉埒曰：「信得當下否？」埒曰：「信得。」先生曰：「然則汝是聖人否？」埒曰：「也是聖人。」先生喝之曰：「聖人便是聖人，又多一也字。」其指點如此甚多，皆宗門作略也。證學錄：今人乍見孺子入井，必然驚呼一聲，足便疾行，行到必然挽住，此豈待爲乎？此豈知有善而行之者乎？故有目擊時事，危論昌言者，就是只一呼；拯民之溺，八年於外者，就是只疾行；衰此莞獨者，就是只一挽。此非不足，

彼非有餘；此不安排，彼不意必，一而已矣。

今人看得目前小事業大，忽卻目前，著意去做事業；做得成時，亦只是霸功小道。此心一刻自得，便是一刻聖賢；一日自得，便是一日聖賢；常常如是，便是終身聖賢。

陶石簣先生，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也。先生之學，多得之海門，而泛濫於方外，以爲明道陽明之於佛氏，陽抑而陰扶。蓋得其彌近理者，而不究夫毫釐之辨也。其時湛然、密雲、悟皆先生引而進之；張皇其教，遂使宗風盛於東浙。其流之弊，則重富貴而輕名節，未必非先生之過也。然先生於妖書之事，犯手持正，全不似佛氏舉動。可見禪學亦是清談，無關邪正；固視其爲學始基，原從儒術，後來雖談玄說妙，及至行事，仍舊用著本等心思。如蘇子瞻、張無垢皆然，其於禪學皆淺也。若是張天覺，純以機鋒運用，便無所不至矣。

劉冲倩先生，劉埭，字靜主，號冲倩，會稽人。賦性任俠，慨然有四方之志，所至尋師問友，以意氣相激發，人爭歸附之。時周海門許敬菴楊復所講學於南都，先生與焉。周楊學術，同出近溪，敬菴則有異同，無善無惡之說。許作九諦，周作九解，先生合兩家而刻之以求歸一，而海門契先生特甚。曰：吾得冲倩而不孤矣。受教兩年，未稱弟子。一日，指點投機，先生曰：『尙覺少此一拜。』海門即起立曰：『足下意

真比時輩不同。先生下拜海門曰：「吾期足下者遠，不可答拜。」及先生歸，海門授以六字曰：「萬金一諾珍重。」先生雖瓣香海門，而一時以理學名家者，鄒南阜、李儲山、曹真子、焦弱侯、趙儕、鶴孟連、沐丁敬與，無不參請，識覺亦日進。海門主盟越中，先生助之，接引後進，學海門之學者甚衆，而以入室推先生。然流俗疾之如讎，亦以信心自得，不加防檢，其學有以致之也。證記：與人露聲色，即聲色矣。聲色可以化導人乎？臨事動意氣，即意氣矣。意氣可處分天下事乎？

人當逆境時，如犯弱症，纔一舉手，便風寒乘虛而入。保護之功，最重大卻最輕微。平平看來，世間何人處不得，何地去不得？只因我自風波，便惹動世間風波，莫錯埋怨世間。

十五 甘泉學案

王湛兩家，各立宗旨。湛氏門人，雖不及王氏之盛，然當時學於湛者，或卒業於王，學於王者，或卒業於湛，亦猶朱陸之門下遞相出入也。其後源遠流長，王氏之外，名湛氏學者至今不絕，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淵源不可沒也。

湛甘泉先生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從學于白沙，不計偕。後以母命入南雍，祭酒章

槐山試醉而益背論，奇之。卜西樵爲講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興起者甚衆。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從遊者殆徧天下。年登九十，猶爲南岳之遊。將過江右，鄒東廓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來，吾輩常獻老而不乞言，毋有所輕論辯也。」庚申四月丁己卒，年九十五。先生與陽明分主教事，陽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學者遂以「良知」之學，各立門戶。其間爲之調人者，謂天理卽良知也，體認卽致也，何異何同？然先生論格物，條陽明之說四不可；陽明亦言「隨處體認天理爲求之於外，是終不可強之使合」也。先生大意謂陽明訓格爲正，訓物爲念頭格物，是正念頭也；苟不加學問思辨行之功，則念頭之正否未可據。夫陽明之正念頭，致其知也；非學問思辨行，何以爲致？此不足爲陽明格物之說病。先生以爲心體萬物而不遺，陽明但指腔子裏以爲心，故有是內而非外之謂；然天地萬物之理，不外於腔子裏，故見心之廣大，若以天地萬物之理，卽吾心之理，求之天地萬物以爲廣大，則先生仍爲舊說所拘也。天理無處而心其處，心無處而寂然未發者其處，寂然不動，感卽在寂之中，則體認者亦唯體認之於寂而已。今日隨處體認，無乃體認於感，其言終覺有病也！論學書：心存則有主，有主則物不入；不入則血氣矜忿窒礙之病，皆不爲之害矣。大抵至緊要處，在「執事敬」一句；若能於此得力，如樹根着土，則風雨雷霆，莫非發生。此心有主，則書冊

山水酬應，皆吾致力涵養之地；而血氣矜忿窒礙，久將自消融矣。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輪。夫車兩輪同一車也，行則俱行，豈容有二？而謂有二者，非知程學者也。鄙見以爲如入行路，足目一時俱到，涵養進學，豈容有二？自一念之微，以至於事爲講習之際，涵養致知，一時俱到，乃爲善學也。故程子曰：「學在知所有養所有。」

明道所言「存久自明，何待窮索」，須知所存者何事，乃有實地，首言識得此意，以誠敬存之，知而存也。又言「存久自明」，存而知也，知行交進，所知所存，皆是一物，其終又云體之而樂，亦不忠不能守，大段要見得這頭腦親切，存之自不費力耳！

夫學以立志爲先，以知本爲要；不知本而能立志者，未之有也。立志而不知本者，有之矣，非眞志也。志立而知本焉，其於聖學，思過半矣。夫學問思辨，所以知本也；知本則志立，志立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性可復，性復則分定，分定則於憂怒之來，無所累於心性，無累斯無事矣。苟無其本，乃憧憧乎放心之求，是放者一心，求之者又一心也；則情熾而益鑿其性，性鑿則憂怒之累無窮矣！語錄 葉問日用切要工夫，道通曰：「先生之教，惟立志，煎銷習心，體認天理之三者，最爲切要；然亦只是一事，每令某體驗而熟察之，久而未得其所以合一之義，敢請明示。」先生曰：「此只是一事，天理是一大頭腦，千

聖千賢共此頭腦終日終身只是此一大事更無別事立志者立乎此而已體認是工夫以求得乎此者煎銷習心以去其害此者心只是一個好心本來天理完完全全不待外求顧人立志與否耳孔子十五志於學卽志乎此也此志一立三十四五十六十七直至不踰矩皆是此志變化貫通只是一志志如草木之根具生意也體認天理如培灌此根煎銷習心如去草以護此根貫通只是一事

衝待與仲木伯載言學因指鷄母爲喻云：「鷄母抱卵時全體精神都只在這幾卵上等得精神用足後自化出許多雞雛來吾人於天地間萬事萬化都只根源此心精神之運用何如耳。」呂陸以爲然一友云：「說雞母精神都在卵上恐猶爲兩事也。」此又能輔衝言所不逮者先生曰：「雞卵之譬一切用功正要如此接續許大文王只是「緝熙敬止」雞抱卵少間斷則這卵便廢了無必這卵元有種子方可若無種的卵將來抱之雖勤亦廢了學者須識種子方不枉了工夫何謂種子卽吾此心中這一點生理便是靈骨子也今人動不動只說涵養若不知此生理徒涵養個甚物釋氏爲不識此種子故以理爲障要空要滅又焉得變化人若不信聖可爲請看無種子雞卵如何泡得成雛子皮毛骨血形體全具出殼來都是一團仁意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精神在卵內不在抱之者」或人之言亦不可廢也明道先生言學者須先識仁。

呂巾石先生 呂懷，字汝德，號巾石，廣信永豐人。先生受學於甘泉，以爲「天理良知，本同宗旨，學者功夫，無有着落，枉自說同說異。就中指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氣質。」故作心統圖說，以河圖之理明之。一六同宗，二七同道，三八爲朋，四九爲友，各居一方；五十在中，如輪之有心，屋之有脊，兼統四方。人之心是五十也，陰陽合德，兼統四端，命同人極。至於氣質，由身而有，不能無偏，猶水火木金，各以偏氣相勝，偏氣勝則心不能統之矣。皆因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學者求端於天，不爲氣質所局矣。先生之論，極爲切實，可以盡橫渠之蘊。然尚有說：夫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故人之所稟，不能無偏。氣質雖偏，而中正者未嘗不在也。猶天之寒暑，雖過不及，而盈虛消息，卒歸於太和。以此證氣質之善，無待於變化。理不能離氣以爲理，心不能離身以爲心；若氣質必待變化，是心亦須變化也。今日心之本來無病，由身之氣質而病，則身與心判然爲二物矣。孟子言陷溺其心者爲歲，未聞氣質之陷其心也。蓋橫渠之失，渾氣質於性；先生之失，離性於氣質，總由看習不清楚耳。先生所著有律呂古義歷考廟議諸書。

何吉陽先生

何遷，字益之，號吉陽。江西德安人。萬曆甲戌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學於甘泉。京師靈濟之會，久歲，先生入倡同志復之。先生之學，以「知止」爲要。止者，此心感應之幾，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非止則退藏不密，藏不密則真幾不生，天則不見。此與江右主靜歸寂之旨，大略相同。湛門多講研幾，而先生以此爲幾，更無走作也。其疏通陽明之學，謂「會言行而別求一心，外功力而專任本體，皆非王門種子。」亦中流之一壺也。

洪覺山先生 洪垣，字峻之，覺山徽之婺源人。先生爲弟子時，族叔煥從學文成歸而述所得，先生頗致疑，與「精一博約」之說不似。其後執贄甘泉，甘泉曰：「是可傳吾釣臺風月者。」先生謂：「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蓋以教師門隨處之失，故其工夫全在幾上用，幾有可見，未幾則無見也。以幾爲有，無接續之交，此卽不睹不聞爲未動念時，獨爲初動念時之舊說也。不知周子之所爲幾者，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以其湛然無物，故謂之無；以其炯然不昧，故謂之有。是以有無合言，不以有無分言也。若自無而至有，則仍是離根之體認矣！先生調停王湛二家之學，以隨處體認，恐求理於善惡是非之端，未免倚之於顯是矣。以致良知以倚於微知，以知此理以無心之知爲真，知不原先天，不順帝則，致此空知何用？夫知主無心，所謂不學不慮，天載也，帝則也。以此知爲不足恃，將必求之學慮，失却道

心之微，則倚之於顯者，可謂得矣。得無自相矛盾乎？方瓊，字時素，號明谷。初從甘泉於南都，甘泉即令其爲諸生，向導甘泉北上及歸家，皆從之而往，以學爲急，遂不復仕。理學聞言，戒懼不睹，不聞，猛然一爐真火，自然點雪不容。

禁止矜持，雖非善學，然亦有可用之時。與截瘡相似，一截則元氣自復。

變化氣質，不如致良知之直截。何如？曰：「是當下頓悟之說也。人之生質，各有偏重，如造形之器，亦有志至而氣未從者。譬之六月之冰，安得一照而遽融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夫子亦且不敢如此說，故其變化直至七十方不踰矩。

東郭嘗云：「古人惜陰，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

學者無天下之志，卽是無爲己之志。

明道獵心，原不成念，故謂之過。吾人有過，便逆心拔動，故謂之惡。

唐一菴先生，唐樞，字惟中，號一菴，浙之歸安人。罷歸，講學著書，垂四十年。先生初師事甘泉，其後慕陽明之學而不及見也，故於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陽明之致良知，兩存而精究之，卒標「討真心」。

三字爲的。夫曰真心者，卽虞廷之所謂道心也；曰討者，學問思辨行之功，卽虞廷之所謂精一也。隨處體認天理，其旨該矣，而學者或昧於反身尋討，致良知其幾約矣，而學者或失於直任靈明，此討真心之言，不得已而立。苟明得真心在我，不二不雜，王湛兩家之學，俱無弊矣。然真心卽良知也，討卽致也，於王學尤近。第良知爲自然之體，從其自然者而致之，則工夫在本體之後，猶程子之以誠敬存之也；真心蔽於物欲見聞之中，從而討之，則工夫在本體之先，猶程子之識仁也。陽明常教人於靜中搜尋病根，蓋爲學者胸中有所藏躲，而爲此言以藥之；欲令徹底掃淨，然後可以致此良知云爾。則討真心，陽明已言之矣，在先生不爲創也。禮玄剩語，自生身以來，通髓徹骨，都是習心運用；俗人有俗人之習，學者有學者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己方便中窩頓。凡日用親記討論，只培溉得此習，中間有新得奇悟，闊趨峻立，總不脫此習上發基，方且是認從學術起家，誤矣！

蔡白石先生，蔡汝南，字子木，號白石，浙之德清人。八歲侍父聽講於甘泉座下，輒有解悟。卒官。先生初汎濫於詞章，所至與朋友登臨唱和爲樂。衡州始與諸生窮經於石鼓書院，趙大洲來遊，又爲之開拓其識見。江西以後，親證之東廓念菴，於是平生所授於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學，始有着落。蓋先生

師則甘泉，而友則皆陽明之門下也。端居寤言，舉天下講理講學，俱不甚謬，聖人並無以異人，只到實體之際，便生出支節。有可講者，即知敬爲聖學之要，內史過亦知敬是德之興。若道如何是敬，便有細密工夫。一日之中，是敬不是敬，感應之際，有將迎無將迎，都不知覺。因原只是認得光景，未曾知得真功；聖賢終身學問，只是知之真體之密耳。

今人於事變順逆，亦每每委之天命。只是朦朧不明，知不分曉，強將此言，聊自支撐。其中實自搖惑。聖人知命，直是洞徹源頭，賢人却知有義，便於命上自能分曉，都不是影響說命也。

象山先生每令學者戒勝心，最切病痛。鴉湖之辨，勝心又不知不覺發見出來，後來每嘆鴉湖之失。因思天下學者種種病痛，各自自明；只從知見得及工夫未懇到處罅縫中，不知不覺而發。平居既自知發後又能悔，何故正當其時，忽然發露？若用功懇到，雖未渾化，念頭動處，自如紅爐點雪。象山勝心之戒及發而復悔，學者俱宜細看，庶有得力工夫。蓋象山當時，想亦如此用功也。

許敬菴先生許孚遠，子孟仲，號敬菴，浙之德清人。三十二年七月卒。先生自少爲諸生時，竊慕古聖賢之爲人，羞與鄉黨之士相爭逐。年二十四，退而學於唐一菴之門；年二十八，釋褐爲進士，與四方知學者遊，始以反身尋究爲功。居家三載，困窮艱厄，恍惚略有所悟。南粵用兵，揀舍身命，畢盡心力，怠惰

躁妄之氣，煎銷庶幾。及過蘭溪，徐魯源謂其言動尚有繁處，這裏少凝重，便與道不相應。先生頂門受針，指水自誓。故先生之學，以克己爲要；其訂正格物，謂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尚在是物也，故必常在根上看到方寸地灑灑不挂一塵，方是格物。夫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此乃格物榜樣。先生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嘗規近溪公爲後生標準，令二三輕浮之徒，恣爲荒唐無忌憚之說，以惑亂人聽聞；使守正好修之士，搖首閉目，拒此學而不知信。可不思其故耶？南都講學，先生與楊復所、周海門爲主盟；周楊皆近溪之門人，持論不同。海門以無善無惡爲宗，先生作九誦以難之。言「文成宗旨，元與聖門不異；故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此其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則形容得一靜字，合下三言，始爲無病。今以心意識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非文成之正傳也。時在萬曆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講會甚盛；兩家門下，互有口語。先生亦以是解官矣。先生與見羅最善，見羅下獄，拯之無所不至；及見羅戍閩，道上仍用督撫威儀。先生時爲閩撫，出城迓之，相見勞苦涕泣。已而正色曰：「公蒙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而鼓吹喧耀，此豈待罪之體？」見羅艷然曰：「迂哉！」先生顏色愈和，其交友真至如此。論學書中，庸所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覺照存養而已；但人心

道心，元不相離，善與不善，禮與非禮，其間不能以髮。故閑邪一着，乃是聖學吃緊所在；學者苟知得善處親切，方知得不善處分明。譬諸人有至寶於此，愛而藏之，所以喜其損害者，是將無所不至；又譬諸種植嘉禾，無所容其助長之力，惟有時加耕耘，不爲莠稗所傷而已。

吾儕學問見處，俱不相遠，只是實有諸己爲難；能於日用工夫，更不疎放，一真一切，實實平平，不容己見盤桓，則此理漸有諸己矣。此學無內外相人已相，打得過處，方是德性流行；打不過時，終屬私己，猶爲氣質用事。吾輩進修得失，涵養淺深，亦只餘諸此而已。

馮少墟先生 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陝之長安人。家居講學者十餘年，立首善書院於京師，倡明正學。南泉主解悟，先生重工夫，相爲鹽梅，可否而給事朱童蒙郭允厚不說學，上疏論之。先生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之故，非以講學之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講學，稟太子出閣講學，講學爲令甲。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也；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己^不講，是欺也。倘皇上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講官亦何以置對乎？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傯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爲此也。」遂屢疏乞休。又二年，卽家拜工部尙書，尋遭削奪。逆黨王紹徽修怨於先生，及爲冢宰，使喬應甲撫秦以殺之。先生不勝挫辱而卒。先生受學

以許敬菴。故其爲學，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而於日用常行，却要字字點檢，以求合其本體。此與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之說，無有二也。其儒佛之辨，以爲佛氏所見之性，在知覺運動之靈明處，是氣質之性；吾儒之所謂性，在知覺運動靈明中之恰好處，方是義理之性。其論似是而有病。夫耳目口體，實也；視聽言動，氣也；視聽言動流行而不失其則者，性也；流行而不能無過不及，則氣質之偏也。非但不可言性，并不可言氣質也。蓋氣質之偏，大略從習來，非氣質之本然矣。先生之意，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虛位；以道心行之，則義理之性在其中；以人心行之，則氣質之性在其中。若真有兩性對峙者，反將孟子性善之論，墮於人爲一邊；先生救世苦心，太將氣質說壞耳。蓋氣質卽是情才，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由情才之善而見性善，不可言因性善而後情才善也；若氣質不善，便是情才不善，情才不善，則荀子性惡，不可謂非矣。疑思錄「自慊」二字甚有味。「見君子而厭然」，正自小人自家不慊意處，安得心廣體胖？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慎獨，只是討得自家心上慊意；自慊便是意誠，則便是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疚，纔能無惡於志。無惡於人，到底只做成個鄉愿；無惡於志，纔是個真君子。

從心所欲，便不踰矩；從耳目口體所欲，便踰矩矣。

己溺己飢，若過於自任，不知此一念就是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一念，人人都是有的。如不敢承當己溺己飢之心，難道亦不敢承當惻隱之心？語錄 日用間富貴貧賤，時時是有的。如食求飽居求安，便是欲富貴心，惡惡衣惡食，便是惡貧賤心。故今人凡念頭起處，都是富貴貧賤所在。念及於此，此心真是一時放下不得。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則發皆中節，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諸凡事爲，自是停當。不然，縱事事檢點，終有不湊泊處。此吾儒提綱挈領之學，自合如此；非謂日用常行一切，俱是末節，可以任意不必檢點也。

唐曙臺先生 唐伯元，字仁卿，號曙臺，廣之澄海人。陽明從祀孔廟，疏言：「不宜從祀；六經無心學之說，孔門無心學之教；凡言心學者，皆後儒之誤。守仁言「良知」新學，惑世誣民；立於不禪不霸之間，習爲多疑多似之行。招朋聚黨，好爲人師；後人效之，不爲狗成，則從鬼化矣！」言官劾其詆毀先儒，降海州判官，移保定推官。歷禮部主事，尚寶司丞，吏部員外，文選郎中。致仕卒，年五十八。先生學於呂巾石，其言性一天也，無不善心，則有善不善；至於身，則去禽獸無幾矣。性可順，心不可順，以其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通乎性也。故反身修德，斯爲學之要。而其言性之善也，又在不容說之際；至於

有生而後，便是才說性之性不能無惡矣。夫不容說之性，語言道斷，思維路絕，何從而知其善也？謂其善者，亦不過稍欲別於荀子耳。孟子之所謂「性善」，皆在有生以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何一不可說乎？以可說者謂不能無惡，明己主張夫性惡矣；以性爲惡，無怪乎其惡言心學也。胡廬山作書辯之。耿天臺謂：唐君太和治行爲天下第一，卽其發於政，便可信其生於心者矣。又何必欲繼其心以出政耶？慈湖之剖扇訟，象山一語而悟本心；然慈湖未悟之前，其剖扇訟故未嘗別用一心也。唐君以篤修爲學，不必強之使悟，孟我疆問於顧涇陽曰：「唐仁卿何如人也？」曰：「君子也。」我疆曰：「君子而毀陽明乎？」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涇陽過先生述之。先生曰：「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否？」涇陽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先生曰：「善！假令早聞足下之言，向者論從祀一疏，尙合有商量也。」

楊止菴先生 楊時喬，字宜遷，號止菴，廣信上饒人。先生學於呂巾石。其大旨以天理爲天下所公共，虛靈知覺，是一己所獨得，故必推極其虛靈覺識之知，以貫徹無間於天下公共之物，斯爲儒者之學。

若單守其虛靈知覺，而不窮夫天下公共之理，則入於佛氏窠臼矣。其與羅整菴之言心性無以異也。夫天之生人，除虛靈知覺之外，更無別物。虛靈知覺之自然恰好處，便是天理。以其己所自有，無待假借，謂之獨得可也；以其人所同具，更無差別，謂之公共可也。乃一以爲公共，一以爲獨得，析之爲二，以待其結合，恐終不能結合也。自其心之主宰則爲理，一大德教化也；自其主宰流行於事物之間則爲分殊，小德川流也。今以理在天地萬物者謂之理一，將自心之主宰以其不離形氣謂之分殊，無乃反言之乎？佛氏唯視理在天地萬物，故一切置之度外；早知吾心卽理，則自不至爲無星之秤，無界之尺矣。先生欲辨儒釋，而視理與佛氏同，徒以見聞訓詁與之爭勝，豈可得乎？陽明於虛靈知覺中辨出天理，此正儒釋界限；而以禪宗歸之，不幾爲佛氏所笑乎？陽明固未嘗不窮理，窮其窮在源頭，不向支流摸索耳。至於斂目反觀血氣凝聚，此是先生以意測之，於陽明無與也。

十六 諸儒學案上

諸儒學案者，或無所師承，得之於遺經者；或朋友夾持之力，而不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當時有所興起，而後之學者無待者，俱列於此。上卷則國初爲多，宋人規範猶存；中卷則皆驟聞陽明

之學而駭之，有此辨難，愈足以發明陽明之學——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下卷多同時之人，半歸忠義，所以證明此學也。否則爲僞而已。

方正學先生方孝孺，字希直，台之甯海人。自幼稱敏絕倫，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父友所稱。二十遊京師，從學於太史宋濂。濂以爲：「遊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返金華，先生復從之。先後凡六歲，盡傳其學。兩應召命，授漢口教授。蜀獻王聘爲世子師，獻王甚賢之，名其讀書之堂曰正學。建文帝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讀學士。帝有疑問，不時宜召，君臣之間，同於師友。金川失守，先生斬髮，哭不絕聲。文皇召之不至，使其門人廖鏞往。先生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佩「是」字！」於是繫獄。時當世文章，共推先生爲第一。故姚廣孝嘗囑文皇曰：「孝孺必不降，不可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既慚德此舉，欲令先生草詔以塞天下之人心。先生以周公之說窮之，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罵不已，磔之聚寶門外。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崇禎末，陰文正先生直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朋友以文辭相問者，必告之以道，謂文不足爲也。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察之，舍此以治，是猶縱盜於家，其餘無可爲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靜，主於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謂聖功始於小學，

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尙德而緩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誠以自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真相伯仲，固爲有明之學祖也！先生之學，雖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嘗尋討鄉先達授受原委，寢食爲之幾廢者也。故景濂氏出入於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一時僧徒俱恨之。庸人之論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而無救於其亡。夫分封太過，七國之反，漢高祖釀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敗，成祖之智勇，十倍吳王濞，此不可以成敗而譽咎王室也。况先生未嘗當國，惠宗徒以經史見契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爲天下屬望，不得其草，則怨毒倒行，何所不至？不關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觀先生而外，其受禍如先生者，甯皆已甚之所至乎？此但可委之無妄之運數耳！蔡虛齋曰：『如遜志者，蓋千載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竟爲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也！』乃知先正固自有定論也。

趙耆古先生 趙謙，字撫謙，初名古則，餘姚人也。秦王延美之後，降爲農家，就外傳於崇山寺，達旦編麻，年十七八，東遊受業天台鄒四表之門。四表學於張以忠，以忠學於王伯武，伯武胡雲峯之高第弟子也。在中都又以同官不合而罷，歸築考古臺，讀書其上。謂六經子史歷代闡發有人，惟晉韻之學，世

久不明。乃著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十二卷。二十二年，召爲瓊山教諭，瓊海之人，皆知向化，稱爲海南夫子。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卒於廣城，年四十五。先生清苦自立，雖盛暑祁寒，躡蹻走百餘里，往來問學。嘗雪夜與門人柴廣敬劇談，既乏酒飲，又無火炙，映雪危坐，以爲清供。其著述甚多，而爲學之要，則在造化經綸一圖。謂其門人王仲迪曰：「寡欲以養其心，觀止以明其理，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又讀武王戒書而惕然有感。以往古之聖，猶儆戒若是之至；後世眇末小子，其敢事事不求之心哉！既以古篆隨物而書，又銘其所用器物之未有銘者，以見道之無乎不在也。其時方希直氏亦補註戒書，以爲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蓋從來學聖之的，以主敬爲第一義。先生固與希直善，其講之必有素矣。廬陵解縉嘗銘先生之墓，謂其「力學主敬」，信不誣也。今大紳文集，既失此文；而先生著述，亦多散逸。萬歷間焦弱侯所表章者，僅先生字學之書，某幸得此於其後人，故載之於右。

曹月川先生，曹端，字正夫，號月川，河南之澠池人。自幼不忘言動。年十七，讀五經皆遍；師事宜陽馬子才、太原彭宗古，遠有端緒。宣德甲寅六月朔之明日，卒於霍州，年五十九。初，先生得元人謝應芳辨惑編，心悅而好之；故於輪迴禍福巫覡風水時日世俗通行之說，毅然不爲所動。父敬祖，爲善於鄉，而

勤行佛老之善以爲善；先生朝夕以聖賢崇正闢邪之論譚於左右，父亦感悟樂聞。先生條其人倫日用之事可見之施行者，爲夜行燭一書。言：「人處流俗中，如夜行，視此則燭引之於前矣。」諸生有與有欲用浮屠者，先生曰：「浮屠之教，極其父母出於地獄，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其待親不亦刻薄乎？」其人曰：「舉世皆然，否則譏笑隨之。」先生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讀書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禮，不以違禮爲非，而以違俗爲非，仍然是不讀書人也！」先生以力行爲主，守之甚確，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於外者，蓋立基於敬，體驗於無欲，其言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誠哉所謂有本之學也！其辨太極，朱子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亦由乎人馭之如何耳。活理亦然。先生之辨，雖爲明晰，然詳以理馭氣，仍爲二之；氣必待馭於理，則氣爲死物。抑知理氣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則謂之氣，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則謂之理。蓋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也。薛文清有「日光飛鳥」之喻，一時之言理氣者，大略相同爾。

語錄 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

事心之學，須在萌上着力。

做人須向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若識得此意，便得此心，則自無入不自得。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眩之藥，以酬深痛之疾，真是不可悠悠。

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吾輩做事，件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失。

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勵之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勵，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

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

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事尙不能成，况可學聖人耶？

爲仁之功，用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克念則爲聖，自是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學者不可不謹。

六經四書，聖人之糟粕也；始當靠之以尋道，終當棄之以尋真。

黃南山先生 黃潤玉，字孟濟，號南山，浙之鄞縣人。詔徙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年十三，請

代父往，有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有司不能奪而從之。至則築室城外，賣菜以爲生，作勞之餘，讀書不輟。有富翁招之同寓，先生謝不往。或問之，曰：『渠有一女，常避嫌也。』成化丁酉五月卒，年八十九。先生之學，以知行爲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蓋守先儒之矩矱而不失者也。其所友爲李文毅薛文清，故操行亦相似。

羅一峯先生 羅倫，字彞正，學者稱一峯先生。吉之永豐人。對策大廷，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先生不從。歸隱於金牛山，注意經學，周易多傳註，間補己意。禮記彙集儒先之見，而分章記禮，則先生獨裁。春秋則不取褒貶凡例之說，以爲春秋緣人以立法，因時以措宜，猶化工焉，因物而賦物也。以凡例求春秋者，猶以畫筆摹化工，其能肖乎？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八。先生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語，不爲輟巽之行。其論太剛則折，則引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爾，折不折天也，太剛乎何尤？爲是言者，鄙夫患失者也。』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高守贈以綿袍，遇道輒解以遺之。嘗欲傲古置義田以贍族人，呂令助之堂食之錢。先生曰：『食以堂名，退食於公之需也；執事且不可取，何所用與？』謝而弗受。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於中。若先生，庶幾可謂之無欲矣！先生與白沙稱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

宋人之途，雖學非白沙之學也；而囁然塵垢之外，所見專而所守固耳。章楓山稱先生：「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其推重如此。

章楓山先生，章懋，字德懋，金華蘭溪人。林唐二十年，弟子日進，講學楓木菴中。學者因曰楓山先生。是歲辛巳除夕卒，年八十六。其學默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傳授，故表裏洞澈，望之龐朴，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燭照數計，無不驗也。以方之凍水，雖功業不及，其誠實則無間然矣。金華自何王金許以後，先生承風而接之。其門人如黃傳、張大輪、陸震、唐龍、應璋、董遵、凌瀚、程文德、章拯，皆不失其傳云。

莊定山先生，莊昶，字孔鳴，號定山，江浦人也。己未九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三。先生以無言自得爲宗，受用於「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鸞飛魚躍之機，略見源頭，打成一片。而於所謂「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功，蓋功未入細，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後，流傳多是此種學問，其時雖與白沙相合，而白沙一本萬殊之間，孰是仔細，故白沙言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問林縉，爾何以告之？其不甚契可知矣。卽如出處一節，業已二十年不出，乃爲瓊臺利害所怵，不能自遂其志。先生殊不喜孤峯峭壁之人，自處於寬厚遲鈍，不知此處，却用得孤峯峭壁着也。白沙云：定山事可怪，恐

是久病昏了；出處平生大分，顧令兒女輩得專制其可否耶？先生形容道理，多見之詩；白沙所謂「百鍊不如莊定山」是也。唐之白樂天喜談禪，其見之詩者，以禪言禪，無不可厭。先生之談道，多在風雲月露，傍花隨柳之間；而意象躍如，加於樂天一等。錢牧齋反謂其多用道語入詩，是不知定山；其自謂知白沙，亦未必也。

張東白先生 張元禎，字廷祥，別號東白，南昌人。家居二十年，益潛心理學。先生卓然以斯道自任，一稟前人成法。其言：「是心也，即天理也。」已先發陽明心即理也之蘊。又言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已先發陽明未發時驚天動地，已發時寂天寞地之蘊，則於此時言學心理為二動靜交致者，別出一頭地矣。

陳克菴先生 陳選，字士賢，臺之臨海人。先生嘗以易教授生徒。晚而居官，論易專主傳義，一無異同。以克己求仁為進修之要，故自號克菴。讀書不資為文辭，手錄格言為力行之助。

陳剩夫先生 陳真晟，字剩夫，初字晦夫。其後以布衣自號。福之鎮海衛人。不以科舉為事，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學無頭緒，繼讀大學，始知為學次第。以朱子所謂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為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深切，乃實下工夫推尋。

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主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其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知之真，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之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探程氏學制，次探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貸其家，具得五金，兄子從行，謂之曰：『死則瘞我於道，題曰「閩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南昌，張東白止之宿，扣其所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不足多也。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耳！』遂還鎮海。成化十年卒，年六十有四。先生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之中，自以僻處海濱，出而訪求當世學者，百尺竿頭，豈無進步？奈何東白以得真一言，遂爲金視康齋白沙，終成欠事。然先生之學，於康齋似近，於白沙差遠，而白沙嘗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子劉子曰：『一者，誠也；主一，敬也；主一，卽慎獨之說，誠由敬入也。剩夫恐人不識慎獨義，故以主一二』

字代之；此考學有本領，故立言誦當如此。是故東白得真之言，亦定論也。

張古城先生 張吉，字克修，別號古城，江西餘干人。十三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徑，謂：「士當兼注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當有去取耶？」遂屏絕人事，窮諸經，及宋儒之書，久之見其大意，嘆曰：「道在是矣！」語學者曰：「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先生在嶺外，訪白沙問學，白沙以詩示之：「滄溟幾萬里，山泉未盈尺；到海觀會同，乾坤誰眼碧？」先生不契也。終以象山爲禪，作陸學訂疑，蓋居業錄之餘論也。

周翠渠先生 周瑛，字梁石，別號翠渠，福之莆田人。先生以民惑鬼神，著祠山雜辯，又以緩葬溺女，著教民雜錄。又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字書管鑰，固以博爲事也。蚤年卽有求道之志，與白沙醫閩爲友。然先生以居敬窮理爲鵠，白沙之學，有所不契，寓書李大屋以辯之，曰：「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及其至焉耳。積累旣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自得之矣。一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鷄卵，雖自渾然，而羽毛嘴距，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

差誤。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搖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意。然而既復本原，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略也。今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是釋氏之虛空也。」

蔡虛齋先生。蔡清，字介夫，號虛齋，福之晉江人。先生卒，正德三年十二月也。年五十六。先生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爾絲牛毛，不足喻其細也。蓋從訓詁而窺見大禮。其言曰：「反覆體驗，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安。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觀於此言，知不爲訓詁支離所域矣。其易說不與本義同者，如卜筮不專在龜筮，取卜相筮占決疑爲徵；又辯七占古法，皆佳論也。羅整菴曰：「蔡介夫中庸蒙引，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先生極重白沙，而以新學小生自處。讀其終養疏，謂：『鈔讀之餘，揭蓬一視，惟北有斗，其光爛然，可仰而不可近也。』其敬信可謂至矣。而論象山則猶謂未免偏安之業，恐亦未能真知白沙也。傳其學者有同邑陳琛、同安林希元，其釋經書，至今人奉之如金科玉律。此猶無與於學問之事者也。省身法、風光月霽，其心胸海闊，天高其器宇，鳳毛麟趾，其威儀玉振金聲，其辭語。」

勸君莫著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

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之爲之也，乃爲信於人。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佞人，乃多言耳！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澄其心於淵瑩之天，奉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中其機會。此蓋古之人也。

潘南山先生，潘府，號南山，浙之上虞人。子劉子議，以先生配享尹和靖。按：先生正當文成講學之時，嘗有往來問難，而今不可考見矣。

羅東川先生，羅僑，字惟升，號東川，豫之吉水人。復學於張東白，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表白沙言行，令邑人誦法之。文成起兵討宸濠，請先生居守吉安，事平，擢知台州府。禮布衣，張尺，問民疾苦，治行第一。陸廣東左參政，上疏乞骸骨，嘉靖甲午九月卒。先生所做，亦是靜存動察，按板工夫，未必有自得處，但砥礪頗密，不失儒先軌範，在東白之門，可謂克家矣！

十七 諸儒學案中

羅整菴先生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菴，吉之秦和人。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先生家居，每平日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敝揖畢，危坐觀書，雖獨處無惰容。食恆二簋，居無臺榭，燕集無聲樂。林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無得致疵。」先生自敝爲學云：「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佛在庭前柏樹子。』」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遠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證道歌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年，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蓋先生之論理氣，最爲精確，謂：「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關，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新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輕輻，而卒不克亂，莫知之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者。或者獨易有『太極』一書，乃疑陰陽

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卽朱子所謂理與氣是二物，理弱氣強諸論，可以不辯而自明矣。』第先生之論心性，頗與其論理氣自相矛盾。夫在天爲氣者，在人爲心；在天爲理者，在人爲性。理氣如是，則心性亦如是，決無異同人受天之氣以生，祇有一心而已；而一動一靜，喜怒哀樂，循環無已，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恭敬處自恭敬，當是非處自是非。千頭萬緒，感應紛紜，歷然不能昧者，是卽所謂性也。初非別有一物立於心之先，附於心之中也。先生以爲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明覺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則性體也，心用也。性是人生以上，靜也；心是感物而動，動也；性是天地萬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爲此心之主，與理能生氣之說無異。於先生理氣之論，無乃大悖乎？豈理氣是理氣，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雖然，心性之難明，不自先生始也。夫心祇有動靜而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動靜之謂也；情貫於動靜，性亦貫於動靜，故喜怒哀樂，不論已發未發，皆情也，其中和則性也。今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爲性，已發之中爲情，勢不得不先性而後心矣；性先心後，不得不有罅隙可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也；仁義禮智，指此心之卽性也。非先有仁義禮智之性，而後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凡人見孺子入井而怵惕，噍噉而不屑，此性之見於動者也；卽當其靜，而性之爲怵惕不屑者，未嘗不在也。

凡動靜者，皆心之所爲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覺自然自有條理之心，而別求所謂性，亦猶舍屈伸往來之氣，而別求所謂理矣。朱子雖言心統性情，畢竟以未發屬之性，已發屬之心，卽以言心性者言理氣，故理氣不能合一。先生之言理氣，不同於朱子，而言心性則與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說耳。先生以釋氏有見於明覺自然，謂之知性，不識所謂天地萬物之理，謂之不知性。義以爲釋氏親親仁民愛物，無有差等，是無惻隱之心也；取與不辨，而行乞布施，是無羞惡之心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是無辭讓之心也；無善無惡，是無是非之心也。其不知性者由於不知心爾，然則其所知者，亦心之光影而非實也。高景逸先生曰：『先生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嗚呼，先生之功偉矣！

汪石潭先生 汪俊，字升之，號石潭，弋陽人也。先生之學，以程朱爲的，然以陽動陰靜，流行而不息者爲心，卽其不易之常體則性也。性雖空無一物，而萬化皆從此出，故性體也，心用也。渾然不可分析，以造化言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無處非氣之充塞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互萬古而不易，卽是理也，亦渾然不可分析也。乃朱子謂性是心所具之理，若是乎心爲事也，性爲車所載之物也；歧心性而二之，猶之歧理氣而二之也，非程子之旨也。先生之不苟同如此。

先生既知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便是復性，則陽明之以心卽理，若合符契矣。而謂陽明學不從窮事物之理守吾此心，未有能中於理者，無乃自背其說乎？楊止菴言先生發明道體，可謂獨見以陽明言性，不分理氣，著說非之。

崔後渠先生，崔銑，字子鍾，一字仲冕，號後渠，河南安陽人。先生之學，以程朱爲的；然於程子之言心學者，則又刪之，以爲涉於高虛，是門人之附會。無乃固歟？至其言理氣無縫合處，先生自有真得，不隨朱子脚下轉是也。其詆陽明不遺餘力，稱之爲霸儒。孫鍾元曰：「文敏議象山陽明爲禪學爲異說，夫二人者且不必論其學術。荆門之政，有體有用，甯藩之事，攘九死以安社稷，吾未見異端旣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此以其外而言也。先生以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說，刪良能而不挈，非霸儒與？無是以心爲知覺，以性爲理，不可以知覺卽是理之成說，頗與先生氣卽理之論自相反。且先生旣言本諸天，故曰良；孟子謂知能爲良，則知能本諸天者，卽是以愛敬之理，決不僅以此知覺本諸天也。陽明單提良知而不及愛敬，其非懸空之知覺明矣。孟子上節知能並舉，下言無不知愛其親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能字皆歸併知內。蓋知是性也，能是才也，言性則才自在其中矣。」

論學語 覺心之放卽求也；知我之病卽藥也；矜己之是卽非也；妬人之長卽短也。

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

何柏齋先生，何穉，字粹夫，號伯齋，懷慶武涉人。七歲時，入郡城，見彌勒像，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家居十餘年，癸卯九月卒，年七十。先生以儒者之學，當務之爲急，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者也。學問思辨，一旦卓有定見，則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至竟其本原爲性命，形於著述爲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日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吾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先生所論，爲陽明而發也。蓋力主在心爲知覺在物爲理之說，固無足怪；獨是以本原性命非常務之急，若無與乎修齊之事者，則與清談何異？修齊之事，無乃專靠言語威儀禮樂刑政與？真可謂本末倒置矣。先生與王浚川許函谷辨論陰陽數千言，爲浚川所破者不一。其大指之差，在以神爲無，以形爲有；有無豈能相合，則神形已離爲二。神形既二，又豈待人死而後無知哉？

王浚川先生，王廷相，字子衡，號浚川，河南儀封人。先生主張橫渠之論理氣，以爲氣外無性，此定論也；但因此而遂言性有善有不善，并不信孟子之性善，則先生仍未知性也。蓋天地之氣，有過有不及，

而有愆陽伏陰，豈可遂疑天地之氣有不善乎？夫其一時雖有過不及，而萬古之中氣自如也。此卽理之不易者。人之氣稟，雖有清濁強弱之不齊，而滿腔惻隱之心，觸之發露者，則人人所同也。此所謂性卽在清濁強弱之中，豈可謂不善乎？若執清濁強弱，遂謂性有善有不善，是但見一時之愆陽伏陰，不識萬古常存之中氣也。先生受病之原，在理字不甚分明，但知無氣外之理，以爲氣一則理一，氣萬則理萬，氣聚則理聚，氣散則理散，畢竟視理若一物，與氣相附爲有無。不知天地之間，只有氣，更無理，所謂理者，以氣自有條理，故立此名耳。亦以人之氣本善，故加以性之名耳。如人有惻隱之心，亦只是氣，因其善也，而謂之性；人死則其氣散，更何性之可言？然天下之人，各有惻隱，氣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故氣有萬氣，理只一理，以理本無物也。宋儒言理能生氣，亦只誤認理爲一物；先生非之，乃仍蹈其失乎？

黃泰泉先生，黃佐，字才伯，號泰泉，廣之香山人。先生以博約爲宗旨。博學於文，一知其根而概之者也。約之以禮，歸其根則千枝萬葉受澤而結實者也。博而反約於心，則視聽言動之中禮，喜怒哀樂之中節，尋倫經權之中道，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蓋先生得力於讀書，典禮樂律陶意，無不該通，故卽以此爲教。是時陽明塞源拔本論，方欲盪洗聞見之陋，歸併源頭一路，宜乎其不能相合也。然陽明亦何嘗教人不讀書？第先立乎其大，則一切聞見之知，皆德性之知也。先生尙拘牽於舊論耳。某幼時

喜博覽，每舉楊用修集、韓孟郁謂某曰：「吾鄉黃才伯博物君子也！子何不讀其集乎？」今爲泰泉學案，念亡友之言，爲之潛然！

張雨川先生，張邦奇字常甫，號雨川，浙之鄞人也。陽明贈先生序云：「古之君子，有所不知而後能知；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則先生當日固汎濫於詞章之學者也。後來知爲己之功，以涵養爲事，其受陽明之益多矣！」謂載道之文，始於六書，大備於周程朱子之書，莫非是道之生生而不已也。由博文之學，將遡流而求源，舍周程朱子之書焉適哉？今之爲異論者，直欲糟粕六經，屏程朱諸子之說，置而不用，猶欲其通而望之竅也。所謂異論者，指陽明而言也。夫窮經者窮其理也，世人之窮經，守一先生之言，未嘗會通之以理，則所窮者，一先生之言耳。因陽明於一先生之言有所出入，便謂其糟粕六經，不亦冤乎！此先生爲時論所陷也。

張淨峯先生，張岳字維喬，號淨峯，福之惠安人。先生曾謁陽明於紹興，與語多不契。陽明謂：「公只爲舊說纏繞，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先生終執先入之言，往往攻擊「良知」，其言學者只是一味篤實向裏用功，此心之外，更無他事是矣。而又曰：「若只守個虛靈之識，而理不明，義不精，必有誤氣質做性人欲做天理矣。」不知理義只在虛靈之內，以虛靈爲未足，而別尋理義，分明是義外也。學問思

辨行，正是虛靈用處；舍學問思辨行，亦無以爲虛靈矣。雜言 心穩定便覺清明，須是靜時多，動是少；雖動也而心未嘗不靜焉。方是長進。

黃後峯書室對誠自不妄語始；學從求放心來。

聖賢千言萬語，無他，只教人求其放心而已；心纔收斂，便覺定靜清明，然後讀書講明義理，方有頓放處。若此心已先馳騫飛揚，不能自制，而血氣乘之以動，乍盈乍怯，乍作乍止，凡百所爲，卒皆無成。其患有不可究言者已。

見處貫透徹，行處實著實。

徐養齋先生 徐問，字用中，號養齋，常之武進人。先生爲舊論纏繞，故於存養省察居敬窮理直內方外知行，無不析之爲二；所謂支離之學，又從而爲之辭者也。其讀書劄記第二冊，單闢陽明，廣中黃才伯侃而成之。嗚呼，其何損於陽明哉！

李大經先生 李經綸，字太經，建昌南豐人。讀書好深湛之思，以理學自負。爲諸生，值鄉舉，上書當道，言當待士以體，無制士以苛法。藉令峻制苛法，盡革懷挾之弊，而使志行之士，如吳康齋陳布衣者，睥睨其間，避匿而不肯出，無甯疎於防檢，使志行士咸由以進也。當道得其言而聽之。久之，棄舉子業，精

心著述以詩三百篇非夫子之舊，漢儒雜取逸詩以足其數，故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作詩教考以禮有三，曰儀，曰曲，曰官。見諸勳止食息日用倫常者謂之曲，行之吉凶軍賓嘉者謂之儀，朝廷之制度謂之官。三體考註，昧於經曲制度之節，混三爲一，今爲之分別，作禮經類編。王湛二家之學盛行，先生弗以爲是，作衛道錄，作大學稽中傳。念時無知者，聞羅整菴著困知記，辨心性之異，以關王湛大喜，上書以質所學。整菴方自貴重，懲兩家之聚生徒，各立門戶，故少所容接，而先生之辭又過侈，遂沮抑之。先生乃大失望，走南都謁祭酒黃泰泉，泰泉深契之，而與之講樂律，然亦未遑殫其學術也。其後東南中倭，天下頗洶洶，先生以爲是司兵者不知兵也，條事務七事，謂撫按藩臬獻之，竟不遇，中暘卒於越道。先生與王湛異者，大旨只在「窮理」二字。然先生之所謂理者，制度文爲，禮樂刑政，皆是枝葉邊事；而王湛之所謂禮，則是根本。根本不出一心，由一心以措天地萬物，則無所不貫；由天地萬物以補湊此心，乃是眼中之金屑也。先生之誠意，原以意非心之發也，是主宰乎知覺之中者也。頗與子劉子之言意相合。但子劉子之所謂主宰者，知覺中自有主宰，先生謂主宰乎知覺之中者，則又立意以爲之，仍是困知之餘論也。

十八 諸儒學案下

李谷平先生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谷平，其所居里名也。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先謁闕里。曲阜三
 氏學生，舊無廩；至先生始給之，曰：「使東土人知天子敬學，庶其興乎！」嘉靖壬寅十一月卒，官年六
 十五。先生受學於楊玉齋之門——玉齋名珠——其學自傳，莊以迥、濂洛，能窮理道，不苟榮勢，貧老
 而無子，橫經授徒，未嘗見戚容。弟子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爲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晚得先生
 與語，喜曰：「吾學其有傳人乎！吾本之明道，明道其醇者也，而吾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邈
 人與人何異，亦爲之而已矣。子勉之！」先生資質清苦，入仕十餘年，俸入不足以供朝夕，嘗留門人飯，
 賃米乏薪，至爨家具。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別。故其所言皆是得力處，以爲學只有存養，省察是存養內
 一件。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若非工夫親切，不敢如此道也。「夫理不
 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李延平之言也。蓋延平以救備侗之失，而先生反之者，欲其事事從源
 頭而出，以救零星裝合之非。兩家各有攸當，非與先儒爲翻案耳。谷平日錄 古之學者只是誠實；
 今之學者只是遷就。

聽言可以觀人。小人當未遇之時，見君子所爲，亦有尊重興起之意，是尙無利祿之深迷；而本心之明，有不可揜者。及稍得利祿之謀，便志得意滿，雖明知君子所爲之是，恐其不便於己，必作爲一種說話，以寓沮抑之意，甯欺己欺人不顧。此之謂失其本心。

人胸中除去一切閑思量，則天理自在，多少快活。

學之得與不得亦易見。此心灑然而勢利出脫了，無所係，此實得也；雖曰講學，而勢利纏繞，瞻前顧後，此無所得，只是說話。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會得此意，則必終日乾乾，學惟爲己而已，何處著得絲髮爲人之意哉？惡念易去，妄念難去；人心無一念之妄，純乎道矣！

學者至約工夫，只是常常提醒此心。

聖人用功，與學者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謂聖人不用功者非也。蓋人之心，猶舟之有舵；心一不存，則羸生，舵一不持，則舟覆。聖人即老於行船者，進退推移自然而舵亦未嘗離也。學者即學行船者，未免有把持著力之功，非自然而然而也；一生熟之異，即盡聖人學者用功之說。

今人乍見孟子將入於井，皆有慌惕惻隱之心，此便是善端發見處；人人皆有，但有間斷，則若存若亡，

不爲己有。學者有此心，須充之到淵深塞實，方是有諸己。譬如栽一小樹，恐牛羊牧之，大風搖之，須從四圍作牆垣以防牛羊，又時培土灌水以備風日，則此樹漸大，根漸深且實，雖無垣牆，牛羊風日，日如之何。如人善端發見，欲使之常存，必要去閑邪。邪閑則天理自存，存之之久，便到淵深塞實處。到此地位，則本體已復，實有諸己。彼富貴貧賤生死禍福得喪夷狄患難，若無與己，豈能有以介吾意乎？學者須如此用力方好。閑邪非如何去閑，只是心正則邪自閑了。邪閑則誠存矣。閑邪存誠，是一件非有二也。

佛氏曰定，明道亦曰定；佛氏曰惺惺，上蔡亦曰惺惺。何也？忘己耳。若灼然有以實見得吾心之體，有在於此，設以佛氏所嘗語，反規規然而避之，是反涉於較計偏倚之私，而累其廣大光明之量。其於斯道無我無物之體，不無有害。

今之以學自命者，人皆議其行事之謬，謂平日講道學，而行事如此其僞也。恐以爲不然，平日講學，只成一個自私，而自以爲天理，故其行事之謬者，非僞也，學術之差也。

霍渭厓先生，霍韜，字渭先，始號兀厓，後更渭厓。廣之南海人。始就小學，卽揭「居處恭」三字於壁，力行之，日誦數千言，一二歲間，諸經皆遍。庚子十月，卒於位，年五十四。先生以議大禮，與張桂俱爲上

所寵眷，然張桂賦性傾險，既躡取大位，仇視不同議之人。而先生舉動光明，於不同議之人，如豐熙、楊儼、徐文華、唐樞、陸粲，皆極力薦舉，其所論列，動關安危大計。在吏部則銓政爲之一清，在禮部則向中體統肅然，風俗爲之一變，爲舉主不認門生，居鄉不書治生，直行其道，不顧是非恩怨。魏莊渠曰：「兀崖之亡於世道有大關係。」非虛語也。今以先生與張桂同類，並稱先生爲桂所掩也。獨是與遂菴、樵淵相許，皆以意氣用事，乏中和之義，所謂豪傑而不聖賢者也。先生薦文成，謂臣不如也，而於文成之學不能契，大意以知有聖人之知，有下愚之知，聖人之知則可致，下愚之知則無所不至矣。夫文成之所謂良知，卽人人所同賦之性也；性之靈處卽是知，知之不息處卽是性，非因下愚而獨無也。致者致此也。先生之所謂知，乃習染聞見之知也，惡得良？故聖人與下愚，相去倍蓰，無算，如何致之哉？此真千里之謬矣！文敏粹言 初學刻勵工夫，安得便自在快活，亦須勉強持守，習熟自別。

初學勿憂助長，只愛忘了；到有助長之病，又自有藥。

學知爲己真味，則知接人處事，有一毫不盡其心者，皆切己實病。

世有苟賤無恥之流，多借忍耐之說，以自蒙臭惡，可憐也。乃且曰道學如是。

薛蕙字君采，號西原，亳州人。嘉靖辛丑正月卒，年五十三。先生初好養生家言，自是絕

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佛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於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以復性爲要。未發之中，卽性善也。情則始有善不善，聖人靈性，則寂多於感，衆人私感不息，幾於無寂。此言似是而非，夫性不可以動靜言，濂溪之主靜，無欲故靜。又曰：『一者無欲，其非動靜之靜可知矣。』孟子言性，多以情言，蓋舍情無以見性，與諸子專向人生而靜以上說性者不同。若止靠靜中覺性，以爲情發之張本，則一當事變紛紜，此體微薄，便霍然而散矣。一真一切真，無晝夜，無古今，無寂感，方可言性也。

舒梓溪先生 舒芬，字國裳，號梓溪，江西進賢人。丁亥三月卒，年四十四。先生以濂溪得斯道之正脈，故於太極圖說爲之釋義，然視太極若爲一物，歧陰陽而二之，所以有天之太極人之太極物之太極，蓋不勝其支離矣。於是將夫子之所謂「習相遠」者，俱誤認作性，以爲韓子「三品」之論，言性庶爲近之，是未窺濂溪之室者也。先生曾請文成書拱把桐梓一章，文成書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願先生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讀此乎？』

來瞿塘先生 來知德，字鮮矣，號瞿塘，川之梁山人。年八十卒。先生之學，與程子、陽明有異同者二端：

謂格物之物，乃物欲之物；物格而后知至，克己復禮爲仁，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三句話乃一句話也。何也？物也，己也，欲也，皆有我之私也；格也，克也，寡也，皆除去有我之私也。繫陽是說前一步工夫，陽明是說後一步工夫，謂明德卽五達道也，自其共由於人謂之道，自其實得於己謂之德，自其通於天下曰達，自其昭於天下曰明。非有二物也，卽敬止仁敬孝慈信之德也，言齊家孝弟慈之德也，言治國宜家人宜兄弟父子足法之德也，言平天下老老長長恤孤之德也。一部大學，綰結於此二字，不言道而言德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此正五帝三皇以德服人之王道耳。若以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爲明德，則尙未見之施爲，以何事明明德於天下哉？愚按：以物爲欲，或問中孔周翰已有是說；但孔以爲外物之誘，先生以爲有我之私，雖稍不同，然有我之私，未有不從外誘者也。夫格物爲初下手工夫，學者未識本體，而先事於防欲，猶無主人而逐賊也；克己之主腦在復禮，寡欲之主腦在養心，格語卽識仁也。卽是主腦，不可與克己寡欲相例耳。明德爲虛靈不昧，無一象之可言，而萬象森然；此體不失，而行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自無隔闕，故謂之達。故謂五達道在明德中則可，謂明德卽五達道，則體用倒置矣。其論心學晦明，天實囿之；若是一陰一陽之道，繼之者未必善矣。嗚呼！人自囿之，而歸咎於天可乎？

嚴寧忠先生 盧寧忠，字獻甫，號冠巖，嶺南人也。先生受學於黃泰泉，泰泉議王湛之學，而先生以不得及陽明之門爲憾。於甘泉則書札往來，求教不一也。先生謂天地間有是氣，則有是性，性爲氣之官，而綱維乎氣者是矣。然不知此綱維者，卽氣之自爲綱維，因而名之曰性也。若別有一物以爲綱維，則理氣二矣。又以誠意之意，是生理之初萌，純粹至精，卽周子誠神幾之幾也。其視意爲有善有惡者，加功密矣。頗與子劉子之言意同。然子劉子以意蘊於心，知藏於心，意中最初之機，則知善知惡之知是意爲存主，知爲初萌，先生之所謂意，乃子劉子之所謂知也。雖同在未發之中，而其先後之序，有不容紊亂者。

呂心吾先生 呂坤，字叔簡，號心吾，河南甯陵人。家居四十年，年八十三卒。先生資質魯鈍，少時讀書，不能成誦，及一切棄之。澄心體認，久之了悟，入目卽不忘。年十五，讀性理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擴良心詩，一生孜孜講學，多所自得。大抵在思上做工夫，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蓋從憂患中歷過，故不敢任情如此。呻唸語「無所爲而爲」五字，是聖賢根源；學者入門念頭，就要在這上做。今人說話第二三句，便落在有所爲上；只爲毀譽利害心脫不去，開口便是如此。人才不甚相遠，只看好學不好學，用心不用心耳。

以粗疎心看古人親切之語；以煩燥心看古人靜深之語；以浮汎心看古人玄細之語；以淺狹心看古人博洽之語；字意未解，句讀未真，便加評騭，真孟浪人也。

一門人向子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子曰：「此等語亦能勦先儒之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講學門中多了一宗案；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樁話說。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濟否？我只有個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切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專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

人各有抵死不能變之偏質，憤發不自由之熟病；要在有痛恨之志，密時檢之功。總來不如沉潛涵養，病根久自消磨；然涵養中須防一件，久久收斂，衰歇之意多，發強之意少，視天下無一可爲之事，無一可惡之惡。德量日以寬洪，志節日以摧折；沒有這個，便是聖賢涵養，著了這個，便是釋道涵養。

涵養不定的，自初生至蓋棺時凡幾變；卽知識已到，尙保不定畢竟作何種人。所以學者要德性堅定；到堅定時，隨常變窮達生死，只一般，卽有難料理處，亦能把持。若平日不遇事時，儘算好人；一遇個小題目，便考出本能假遇著難考大者，知成個甚麼人？所以古人不可輕易笑，恐我當此，未便在渠上

也。

涵養要九分，省察只消一分，若沒涵養，就省察得，也沒力量降伏那私欲。

平居時有心詡言，還容易；只是當喜怒哀愛憎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才見涵養。

天地萬物之理，皆始於從容，而卒於急促。急促者盡氣也，從容者初氣也。事從容則有餘味，人從容則有餘年。

心要有個著落，不著落到好處，便向不好處。

一善念發，未說到擴充，且先執持住，此萬善之囿也；若隨來隨去，更不操存，此心如驛傳然，終身無主人住矣。

只是心不放肆，便無過差；只是心不怠忽，便無遺忘。

只一事不留心，便有一事不得其理；一物不留心，便有一物不得其所。

一事不從心中出，便是亂舉動；一刻心不在腔子裏，便是空軀殼。

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遣工夫便密了。

「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德萬業，日怠廢而無成；千罪萬惡，日橫怒而無制；皆此二字爲之。

學者萬病，只一個「靜」字治得。定靜中境界，與六合一般大，裏面空空寂寂，無一個事物，纔問他讀書時，般般足，樣樣有。

千紛百擾中，此心不亂；千撓百逆中，此氣不動；此之謂至靜。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若養得定了，得發而中節，無用此矣。

聖狂之分，只在苟不苟二字。

天下難降伏難管攝的，古今人都做得來，不爲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世人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今且不須擇人，只於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長，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爲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之見，可以決大計。恐我於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婦哉！

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史。律令所究，賴清議以明之；清議所究，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冤之也。故此事得罪於天甚重。

對左右言，四顧無媿色；對朋友言，臨別無戒語。可謂光明矣！胸中何累之有！

天下事最不可先必無預道之己定矣，臨時還有變更，况未定者乎？故甯有不知之名，無貽失言之悔。近世料度人意，常向不好邊說去，固是衰世人心，無忠厚之意。然士君子不可不自責，若是素行乎人，便是別念頭，人亦向好邊料度。何者？所以自立者足信也。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便有長進。

凡人之爲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至於樂爲不善，而後良心死矣。別錄：每日點檢，要見這顛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

鹿野岳先生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岳，北直定興人。九年七月，先生堅守定興，城破死之。先生讀傳習錄，而覺此心之無隔礙也。故人問其所授受，曰：「卽謂得之於陽明可也。」先生與孫奇逢爲友，定交楊忠愍祠下，皆慨然有殺身不悔之志。嘗寄周忠介詩云：「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首善書院之會，元生將入，聞其相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物，聖賢爲無用之人矣。」遂不往。先生之學，頗近東林諸子，一無攙和夾雜。其斯謂之狂狷與！

曹貞子先生 曹于汴，字自梁，號貞子，平陽安邑人。庚午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七。先生與馮應京爲友，

以聖賢之學相砥礪，請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其耳目大概見之實用。編所言仁體，則是西銘之註疏也。木則不仁，不木則仁，卽上蔡之以覺言仁也。以覺言仁，本是不差；朱子却以爲非，謂知覺不可以求仁，仁然後有知覺。夫知覺猶喜怒哀樂也，人心可指，只是喜怒哀樂；喜怒哀樂之不隨物而遷者，便是仁體。仁是後起之名，如何有仁方有知覺耶？且上蔡之言知覺，覺其天地萬物同體之原理，見得親切，故又以痛切言之。朱子強坐以血氣之性，血氣之性，則自私自利矣，恐非上蔡之所指也。

呂豫石先生 呂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辛巳正月，雒陽陷，先生爲賊所執。道遇福王，昂首謂王曰：「死生命也！名義至重，無自辱。」已而賊害王，酌其血，雜鹿醢飲之。曰：「此福祿酒也。」先生大罵，死之。逆奄之時，折天下書院，以學爲諱；先生與張抱初方講於芝泉書院，幾中危禍。在南都立豐芑大社，歸又立伊雒社，修復孟雲浦講會，中州學者多從之。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曾子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己也。若先生者，其見道未可知，庶幾講學而不僞者歟！論學書 天下萬世所以常存而不毀者，只爲此道常存；此道之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使人心而死，則天地之毀也久矣。人心不死，而人人未能操存之，使厭厭無生意，所以持世之人，力爲擔任，將一副精神，盡用之於此道。而卑者祇服役於富貴功名，意見隘

徑；其高者又躋入於懸虛以爲道，更有在也。不知此道至平至易，見前卽是，轉疑卽非；卽入世之中，亦自有出世之法，非必盡謝絕人世而後爲學也。世不難於出而難於入，出而不入，出而乃欲入，此幻與僞之爲也。入而能出，此吾儒學問之所以異於二氏也。老兄云：「卽今亦自可學。」誠哉！卽今亦自可學也。弟有聯云：「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姑脚，學須就學，昨旣過，今又待，何日始回頭。」故曰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自古望學，何人不由學問涵養而必曰「生知」云云，則自棄甚矣。只要認定一路，一直硬肩做去，日新不已，卽吾儕自有聖諦。彼程邵諸先覺，非人也乎哉？彼何以與天地不朽，而我輩空沒沒也？思念及此，有不愧汗浹趾者，豈人哉？然老兄之所以遲疑於其間者，得無謂今天下講學者多僞也；不則謂講學與不講者多分一畛域，恐吾涉於一邊，噫，豈其然哉！講學之僞誠有之，然真者必於此出；以其僞而發真，何異於因噎廢食且天下之貪官甚多也，未聞以廢仕進也。至於講學之家，多分畛域，亦自有說；吾只見得吾身，非此無以爲人安身立命的在此。世自有世之講學，吾自有吾之講學，所謂天淵懸隔者也。今天下禁講學，而學會日盛；學會雖盛，而眞實在此間做者甚少。弟之修復孟先生會，原自修復，不沾帶世間一塵；近日敵邑及鄰邑遠近之士，覺彬彬興起，今世風之壞也久，而人心日不古矣。以老兄之識力，辨此最易；如有意於此，固無事遲疑。孟子云：「奚有於是？」亦

爲之而已矣！

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雨過庭空，風過花飛時，究竟攜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也。而世往往目學問爲僞爲迂，某謂世之學者，豈無僞哉？而真者固自真也。以僞爲非，去其僞而可矣。至於學問不足經世，又何學之爲？以此思之，學力事業，非兩事也。

弟維詰問：「講學爲人所非笑，何以處之？」曰：「講學不爲世俗非笑，是爲鄉愿；講學不到使非笑，我者終心服我，是爲鄉人；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於世俗，是爲隱怪；講學不大昌其道於天下後世，以承先啓後自任，以爲法可傳自勵，是爲半途之廢。」

郝楚望先生。郝敬，字仲輿，號楚望。楚之京山人。上開礦稅，奄人陳增、陷益都，知縣吳宗堯逮問。先生劾增以救宗堯。稅奄魯保李道請節制地方有司，先生言：「地方有司，皇上所設以牧民者也；中使皇上所遣以取民者也。今既不能使牧民者禁禦其取民者，已爲厲矣；而更使取民者箝制其牧民者，豈非縱虎狼入牢而恣其搏噬哉？」又劾輔臣趙志臯：「力主封賞，事敗而不坐，鳳首觀望，謀國不忠。」

於是內外皆怨，遂掛冠而歸，築園著書，不通賓客。五經之外，儀禮周禮論孟各著爲解，疏通證明，一洗訓詁之氣。明代窮經之士，先生實爲巨擘。先生以淳于髡先名實者爲人，是墨氏兼愛之言；後名實者自爲，是楊氏爲我之言。戰國儀秦鬼谷，凡言功利者皆不出此二途。楊墨是其發原處，故孟子言「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遂成戰國之亂，不得不拒之。若二子徒有空言，無關世道，孟子亦不如此之深切也。此論實發先儒所未發，然以某論之，楊墨之道，至今未熄。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夫無所爲而爲之爲仁義，佛氏從死生起念，只是一箇自爲；其發願度衆生，亦只是一個爲人，憑他說玄說妙，究竟不出此二途。其所謂如來禪者，單守一點精魂，豈不是自爲；其所謂祖師禪者，純任作用，豈不是爲人？故佛氏者楊墨而深焉者也，何曾離得楊墨窠臼。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興，儒門那一件不是自爲爲人？仁義之道所以滅盡。某以爲自古至今，只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揚子雲謂：「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豈非夢語？今人不識佛氏底蘊，將楊墨置之不道，故其闕佛氏亦無關治亂之數，但從門面足見耳。彼單守精魂者，不過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龍蛇，無容闕之；其純任作用，一切流爲機械變詐者，方今彌天漫星，楊墨之道，方張而未艾也。嗚呼！先生之學，以下學上達爲的，行之而後著，習矣而後察，真能行習，未有不著。

察者也。下學者行也，上達者知也。故於宋儒窮理主靜之學，皆以爲懸空著想；與佛氏之虛無，其間不能以寸。然按先生之下學，卽先生所言之格物也；則先生於格物之前，又有一段知止工夫，亦只在念頭上未著於事爲。此處如何下學，不得不謂之支離矣。知言：習氣用事，從有生來已慣，拂意則怒，順意則喜，志得則揚，志阻則餒；七情交逞，此心何時安甯？須猛力幹轉習氣，勿任自便，機括只在念頭上挽回。假如怒時，覺心爲怒動，卽返觀自性，覺取未怒時景象；須臾性現，怒氣自平。喜時，覺心爲喜動，卽返觀自性，覺取未喜時景象；須臾性現，喜氣自平。七情之發，皆以此制之；雖不如慎之未萌省力，然既到急流中，只取如此挽回。

但得閒時，則正襟默坐，體取未發氣象；事至物來，從容順應。塵勞旁午，心氣愈加和平，不必臨事另覓真宰。但能平心定慮，從容順應，卽此順應者，卽是主宰；多一層計較，多一番勞擾。

吳朗公先生：吳執御，字朗公，台州人也。有江廬獨講一編。其學大都以立誠爲本，而以坤二爻爲入門，因合之乾三爻。深佩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至海門言求己處，亦篤信不疑；故於克己閑邪，謂不當作去私說。雖末洞見道體，獨契往聖，而一種擔當近理之識，卓然躬行君子也。

黃石齋先生：黃道周，字幼玄，號石齋，福之鎮海衛人。上御經筵，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先生對：

「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始堪任用。近來人才遠不及古，况摧殘之後，必須深加培養。」當是時，告訐公行，小人創爲「福黨」之說，以激上怒，必欲殺先生而後已。司寇劉澤深擬煙瘴遣戍，再奏不允。宜興出山，天下皇皇以出生望之一日，上御經筵，曠講官不學，宜興進曰：「惟黃道周識雖偏而學則長。」次輔蔣八公因言道周貧且病，乞移近戍。宜興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旣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宜移戍？」上笑而不言。旣退，即御書原官起用，未上而京師陷，尋以祭告禹陵出，棲遯浙水。國亡之後，奉思文入福，遂首政府。是時政由鄭氏，祭則寡人，賜宴大臣，鄭氏欲居第一，先生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鄭氏辭屈，嫌隙遂成。先生視鄭氏殊無經略之志，自請出關，然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徒以忠義激發，旬月之間，揭竿雲集。先生親書告身獎語，給爲公賞，得之者榮於誥勅。從廣信抵衢州，爲其門人所紿，至婺源明堂里見執，繫尙膳監，絕粒十四日不死，引磔又不殊。丙戌三月七日兵解，年六十二。先生深辨宋儒氣質之性之非：「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性則通天徹地，只此一物；於動極處見不動，於不睹不聞處見睹聞，著不得纖毫氣質。宋儒雖言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畢竟從夾雜中辨別精微，早已拖泥帶水去也。」故知先生之說爲長。然離心之知覺，無所爲性，離氣質亦無所爲知覺，如此以求盡性，未免易落懸想。有先生之學，則可無先

生之學，尚須商量也。

金伯玉先生。金鉞，字伯玉。其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國憲奏彈落職，讀書十二年。甲申二月，起補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賊陷大同，先生請撤宣府監視中官，恐於中掣肘，不無愼事之虞，專任撫臣，駭騎未便。幾宣也。不報。己而宣之迎賊者，果中官杜勳也。京城失守，先生朝服拜母而哭曰：「職在皇城，他非死所！」至御河投水而死。年三十五。母夫人章氏亦投井死。先生卒後，家人簡其書籍，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曰：「甲甲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先生未必前知，然真識所至，自能冥契後來，不足異也。先生曾問學於戴山先師，某過其家，門巷蕭然，殘杯冷炙，都中縉紳之士，清修如先生者，蓋僅見耳。語錄 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爲，此不可生厭棄心。至於本無一事，我心強要生出事來，此便是憧憧往來。境遇艱苦時，事物勞攘時，正宜提出主宰，令本體不爲他物所勝，此處功夫，較之平常百倍矣。不然，平常工夫，亦未到妥貼處。

一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精進，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工夫。金正希先生 金聲，字正希，徵之休甯人。十二月丁卯，以七千人戰於蘆溝橋，大師繞出車後，車不轉。

轉，全軍覆沒，先生亦遂謝歸。流賊震驚，先生團練義勇以保鄉邦。國亡後，先生城守如故。及新安破，執聖白下刃之。賦詩云：『九死靡他悲烈廟，一師無濟負南陽。』讀者悲之。南陽乃思文初封地也。先生精於佛學，以無心爲至；其除欲力行，無非欲至於無心也。充無心之所至，則當先生所遇之境，隨順萬事而無情，皆可以無心了之；而先生起爐作竈，受事慷慨，無乃所行非所學歟？先生有言：『不問動靜，期於循理。』此是儒家本領；先生雜之佛學中，穿透而出，便不可爲。先生事業，純是佛家種草耳。然先生畢竟有慈嶺習氣者。其言：『逆境之來，非我自招，亦是天心仁愛之至，未嘗不順之；而順乃不過爲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作一註疏。聖門之學，但見一義字，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初不見有生、死、順、逆也。』

朱震青先生 朱天驤，字震青，吳之崑山人。先生專志讀書，好深湛之思。以僻書怪事子虛烏有證易，讀之汗漫恍惚，而實以寓其胸中所得，有蒙莊之風焉。與人言，蟬聯不自休，未嘗一及世事。明末士大夫之學道者，類入宗門，如黃端伯、蔡懋德、馬世奇、金聲錢、啓忠皆是也。先生則出入儒釋之間，諸公皆以忠義垂名天壤。夫宗門無善無不善，事理備遺，有無不著，故萬事瓦裂，惡名埋沒之。夫一入其中，逍遙而使無魏柞。諸公之忠義，總是血心，未能融化，宗風未許謂之知性。後人見學佛之徒，忠義出焉；遂

以此爲佛學中所有，儒者亦遂謂佛學無礙於忠孝。不知此血性不可埋沒之處，誠之不可掩，吾儒具種子，切勿因諸公而誤認也。

孫鍾元先生，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人。初尙節俠，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之獄，先後爲之頓舍。其子弟與鹿忠節之父舉旛擊鼓，斂義士之錢以救之，不足，則使其弟啓美、四馬走塞外，求援於高陽。逆奄之箴，如火之燎原，先生焦頭爛額赴之，不顧也。燕趙悲歌慷慨之風久湮，人謂自先生而再見。家有北海亭，名稱其實焉。其後一變而爲理學，卜居百原山，——康節之遺址也——其鄉人皆從而化之。先生家貧，遇有宴會，先時蕭然一榻耳；至期則椅桌瓶罍，不戒而集。北方之學者，大概出於其門。先生之所至，雖不知其淺深，使喪亂之餘，猶知有講學一脈者，要不可泯也。所著大者有理學宗傳、特表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張明公邵康節朱文公陸文安薛文清王文成羅文莊顧端文十一子爲宗，以嗣孟子之後，諸儒別爲考以次之。可謂別出手眼者矣！歲癸丑作詩寄義，勉以鼓山薪傳，讀而愧之。時年九十矣，又二年卒。歲寒集 問做人。曰：『飢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侵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事畢矣。』

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宜過自恃，不惟宜讓古人，并宜

讓今人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人不出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病不小。

成缺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

念菴云：『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此孔門用工口訣也。『白沙云：』戒慎恐懼，所以防存之，而非以爲害也。』白沙是對積學之人說，念菴是對初學之人說。徒飾於共見共聞之際，而隱微未懼，祇自欺之小人，致謹於十日十手之嚴，而踟躕太甚，終非成德之君子。二公各有對症之藥。人生在世，逐日擾攘，漫無自得，尋其根源，除怨天尤人，別無甚事。

十九 東林學案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爲口實，以爲亡國由於東林，稱之爲兩黨；卽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爲君子，然不無過激，且依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終是東漢黨綱中人物。嗟乎，此寐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爲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爲南泉少墟，於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

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奄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姦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似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奄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薦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吟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顧涇陽先生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常之無錫人。先生年十歲，讀韓文諱辯，遂宛轉以避父名，遇不可避者，輒鬱然不樂。父謂之曰：「昔韓咸安王命子勿諱忠，吾名學，汝諱學，是忘學也。」年十五六，從張原洛讀書，原洛授書，不拘傳註，直據其所自得者爲說。先生聽之，輒有會，講論語至問禘章，先生曰：「惜或人欠却一問。夫子不知禘之說，何以知知其說之於天下乎？」講孟子至「養心莫善於寡欲」，先生曰：「寡欲莫善於養心。」原洛曰：「舉子業不足以竟子之學，盍問道於方山薛先生乎？」

方山見之，大喜，授以考亭淵源錄。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時江陵當國，先生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風期相許，時稱爲「三解元」。上書吳縣，言時政得失，無所隱避。江陵謂吳縣曰：『聞有「三元會」，皆貴門生，公知之乎？』吳縣以不知對。江陵病，百官爲之齋醮，同官署先生名，先生聞之，馳往削去。先生上疏分別君子小人，刺及執政，謫桂陽州判官。柳子厚、蘇子瞻、莊定山曾謫桂陽，先生以前賢過化之地，扁所居曰愧軒。甲辰，東林書院成，大會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規。其他聞風而起者，毗陵有經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荆溪有明道書院，虞山有文學書院，皆捧珠盤請先生蒞焉。先生論學，與世爲體。嘗言：『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卽有他美，君子不齒也。』故會中亦多裁量人物，營議國故，亦冀執政者聞而藥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堂廟亦有畏忌。四明亂政，附四明者多爲君子所彈射；四明度不絕留，遂計挈歸德，同去，以政授之朱山陰。山陰儒且老，不爲衆所憚，於是小人謀召婁江，以中旨下之，而于東阿、李晉江、葉福清亦同日拜焉。晉江獨在京師，得先入，婁江方引故事疏辭，先生爲文二篇，號夢語、寐語，語語譏切之。江西參政姜士昌以慶賀入，遂疏：『錫爵再居相位，偏愎忘刻，摧抑人才，不宜復用。』語連廷機，大抵推先生旨也。東阿以拜官之日卒，不與政。福清素無根柢，於舊

相，特爲東林所期許得入。戊申詔起先生南京光祿少卿，乞致仕；時考選命下，新資臺諫，附和東林者十八，益相與咀嚼婁江、山陰、晉江，不得在位，其黨斥逐殆盡，而福清遂獨秉政，海內皇皇，以起廢一事，望之福清，度不能請，請亦不力也。未幾而淮撫之爭起，淮撫者李三才，以豪傑自許，一時君子所屬望爲家宰總憲者也。小人畏之特甚，遂出奇計攻之。先生故友淮撫會富平復起爲太宰，富平前與沈嘉禾爭丁右武計事，分爲兩黨，先生移書勸之，欲令灑溜、嘉禾引與同心，則依附者自解。且宜擁衛淮撫，勿墮壬人計。富平不省，而好事者遂錄其書傳天下。東林由是漸爲怨府，辛亥，內計，富平斥，崑宜黨魁七人，小人喧喧而起，儀部丁長孺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儀部又先生之門人也。——壬子五月，先生卒，年六十三。先生卒後，福清亦罷相，德清用事，臺諫右東林者並出，他傍附者皆以爲法。諱向之罪，申王沈、朱者，不復口及，而東林獨爲天下大忌諱矣！天啓初，諸正人稍稍復位，鄒忠介請錄遺賢，贈太常寺卿，逆奄之亂，小人作東林點將錄、天監錄、同志錄，以導之。凡海內君子，不論有無干涉，一切指爲東林黨人。以御史石三畏言削奪先生。先生深慮近世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于不思不勉，當下卽是，皆令究其源頭，果是性命中透得來，否？勘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而于陽明「無善無惡」一語，辨難不遺餘力，以爲壞天下教法，自斯言始。按陽明先生教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

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有善有惡之意，以念爲意也。知善知惡非意，動于善惡從而分別之爲知，好善惡惡，天命自然，炯然不昧者，知也，卽性也。陽明於此加一良字，正言性善也。爲善去惡，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良知是本體，天之道也，格物是工夫，人之道也。蓋上二句淺言之，下二句深言之，心意知物，只是一事。今錯會陽明之立論，將謂心之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爲有善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爲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使善惡相爲對待。無善無惡一語，不能自別於告子矣。陽明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卽天理」，其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乃復以性無善無不善自墮其說乎？且既以無善無惡爲性體，則知善知惡之知，流爲粗幾，陽明何以又言「良知是未發之中」乎？是故心無善念無惡念，而不昧善惡之知，未嘗不在此至善也。錢啓新曰：「無善無惡之說，近時爲顧叔時、顧季時、馮仲好、明白排決不已，不至蔓延爲害。」當時之議陽明者，以此爲大節目。豈知與陽明絕無干涉。嗚呼！天泉證道，龍谿之累，陽明多矣！小心齋劄記：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至

理，須參合之始得。

識仁說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及觀世之號爲識仁者，往往務爲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誑己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爲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然後知程子之意遠矣！」

丙戌，余晤孟我疆，我疆問曰：「唐仁卿何如人也？」余曰：「君子也。」我疆曰：「何以排王文成之甚？」余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已而過仁卿之仁卿曰：『固也，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否？』余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獨其揭「無善無惡」四字爲性宗，恐不能釋然耳。』仁卿曰：「善！早聞足下之言，向者從祀一疏，尙合有商量也。」

人須是一個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以不真之故，便有夾帶；是非太明，怕有遁不去合不來的時節，所以須要含糊。少間又於是中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無所不至矣。

邇來講識仁說者多失其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今也於渾然與物同體，則悉意舉揚於義禮智信皆仁也。則草草放過。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今也於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則悉意舉揚於誠敬存之，則草草放過。若是者，非半提而何？既於義禮智信放過，即所謂渾然與物同體者，亦只窺見籠統意思而已。既於誠敬存之放過，即所謂不須防檢窮索者，亦只窺見脫灑意思而已。是并其半而失之也。

康齋日錄有曰：『君子常常吃虧方做得。覽之惕然有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吃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吃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吃虧而已矣。』

史際明曰：『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予曰：『宋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外；今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中。在節義之外，則其據彌巧；在功名富貴之中，則其就彌下。無惑乎學之爲世詬也。』

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爲聖人，李卓吾以何心隱爲聖人。

管東溟曰：『凡說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

謂「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爲心之本體，原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個空；見以爲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于有也，究竟且成一個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苴，以日用爲綠塵，以操持爲把捉，以隨事省察爲逐境，以訟悔遷改爲輪迴，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任情爲率性，以隨俗襲非爲中庸，以闒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爲捨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爲不好名，以臨難苟安爲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爲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是故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之機械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卽孔孟復作，亦奈之何哉？

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商語 丁長孺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就跳不出「安飽」二字，猶妄意插脚道中，此討便宜的學問也。當下釋 平居無事，不見可喜，不見可嘆，不見可疑，不見可駭，行則行，住則住，坐則坐，臥則臥，卽衆人與聖人何異？至遇富貴，鮮不爲之充詘矣；遇貧賤，鮮不爲之隕穫矣；遇造次，鮮不爲之擾亂矣；遇顛沛，鮮不爲之屈撓矣。然則富

貴一關也，貧賤一關也，造次一關也，顛沛一關也；到此直令人肝腑具呈，手足盡露，有非聲音笑貌所能勉強支吾者。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食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其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食之間違仁耳。

高景逸先生 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常州之無錫人。先生勅錫爵，聲普笑貌之間，雖示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微，不勝作好作惡之私。譎揭陽，添註典史，半載而歸，遂與顧涇陽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每月三日，遠近集者數百人，以爲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小人聞而惡之，廟堂之上，行一正學，發一正論，俱目之爲東林黨人。逆奄魏忠賢亂政，先生謂同志曰：「今日之事，未能用倒倉之法，唯有上下和衷，少殺其毒耳。」其論與先忠端公相合。總憲缺，先忠端公上速推憲臣慎簡名賢疏，意在先生也。陞左都御史，糾大貪御史崔呈秀，依律遣戍，亡何，逆奄與魏廣微合謀，借會推晉撫一事，盡空朝署。先生遂歸。明年，三朝要典成，坐移宮一案，削籍爲民，毀其東林書院。丙寅，又以東林邪黨逮先生及忠端公七八。緹帥將至，先生夜半書遺疏，自沉止水。——三月十七日也。——年六十有五。疏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絀願來生。」其自序爲學之次第云：「吾年二十有五，閉令公李元冲與顧涇陽先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爲聖人所以爲聖人。」

者，必有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覓註釋不得，忽於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爲心不端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適江右羅止菴來講李見羅脩身爲本之學，正合於余所持循者，益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己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憂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平生恥心最重，箴仕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爲而發者，天啓之矣。」驗之頗近於此。略見本心，妄自擔負，期於見義必爲。冬至朝天宮，習儀僧房靜坐，自見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一時快然，如脫纏縛。癸巳，以言事謫官，頗不爲念，歸嘗世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揭陽，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甯帖。在武林與陸古樵吳子往談論數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何如？」余言下茫然。雖答曰：「無聲無臭，實出口耳。」非由真見。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勸酌，爲最適意時。然余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不偕來，夜闌別去。余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於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做此事，此生真負此心。」

矣！明日於舟中厚設蓐席，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程朱所示法門，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清澄，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澗，時坐磐石，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過汀州，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物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斤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高，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即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戊戌作水居，爲靜坐讀書計。然自丙申後數年，喪本生父母，徙居婚嫁，歲無甯息，只於勸中練習，但覺氣質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

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賢聖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向無小學之教，沾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以最劣之質，卽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實無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天地人只是一個，惟最上根，潔清無蔽，便能信入。其次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遙萬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也。丁未，方實信。程子「鸞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鸞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助，猶爲學者戒勉；若真機流行，瀾漫布濩，亘古亘今，間不容息，於何而忘，於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如植穀然，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溉，全非勉強學問。苟漫說自然，都無一事，卽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絕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爲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况于吾人，豈有涯際？動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此先生甲寅以前之功如此。其後涵養愈粹，工夫愈密，到頭學力，自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子劉子謂先

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無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先生之學，一本程朱，故以格物爲要；但程朱之格物以心主乎一身，理散在萬物，存心窮理，相須並進。先生謂纔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頗與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爲相近，是與程朱之旨異矣。先生又曰：「人心明卽是天理窮，至無妄處，方是理深，有助乎陽明「致良知」之說；而謂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也。夫善豈有形象，亦非有一善從而知之，知之推極處卽至善也。「致良知」正是止至善，安得謂其相遠？」總之，致知格物，無先後之可言；格物者申明致之一字，格物卽在致之中，未有能致而不謂之格物者。先生謂「有不格物之致知」，一則其所致者何事？故必以外窮事物之理爲格物，則可言陽明之致知，不在於格物。若如先生言，人心明卽是天理，則陽明之致知，卽是格物明矣。先生之格物本無可議，特欲自別於陽明，反覺多所扞格耳。

語錄

人心放他自由不得。

須知動心最可恥；心至貴也，物至賤也，奈何貴爲賤役！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撇脫；然不知悟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繫累也。有問錢緒山曰：「陽明先生擇才，始終得其用，何術而能然？」緒山曰：「吾師用人，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

託其才自爲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愚謂此言是用才之訣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術？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最大。嘗得之於學也。劉記 有憤便有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平日無憤無樂，足是悠悠。

天然一念現前，爲萬變主宰，此先立乎其大者。說 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帖聖賢切要之法，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

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卽性體也。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異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自體帖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強除不得，真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昏氣自清。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大抵著一毫意不得，著一毫見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個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真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真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也。

前靜坐說，觀之猶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藉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一即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不著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彫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平常矣。故主一之學，成始成終者也。

古人何故最重名節？只爲自家本色，原來冰清玉潔，著不得些子污穢；纔些子污穢，自家便不安。此不安之心，正是原來本色，所謂道也。

爲善必須明善，善者性也；性者人生而靜是也；人生而靜時，胸中何曾有一物來？其營營擾擾者，皆有知識以後，日添出來，非其本然也。卽是添來，今宜滅去，滅之又滅，以至於滅無可滅，方始是性，方始是善。何者？人心湛然無一物時，乃是仁義禮智也；爲善者，乃是仁義禮智之事也。

學必須悟，悟後方知痛癢耳。知痛癢後，直事事放過不得。戒懼慎獨，不過一靈炯然不昧；知是必行，知非必去而已。所以然者何也？此件物事，不著一毛，惟是知是必行，知非必去，斬斬截截，潔潔淨淨，積習久之，至於動念必正，方是此件。不然，只是見得他光景，不爲我有，試體行不慊心之時，還是此件否耶？

知危者便是道心。

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中培豐擁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

人生處順境好過，却險；處逆境難過，却穩。世味一些靠不著，方見道味親切；道味有些靠不著，只是世味插和。兩者推敲，儘有進步；若順境中一切混過矣。

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所蒙，刻刻喚醒，不令放倒。

爲己之根未深，怒於毀者必喜於譽，却似平日所爲好事，不過欲人道得一個好，於自己的性分，都無干涉。

躬行君子，文人所謂未得者，要形色，純是天性。聲爲律，身爲度，做到聖人，亦無盡處，所以爲未得。故不悟之脩，止是粧飾；不脩之悟，止是見解。二者皆聖人所謂文而已，豈躬行之謂哉？

人生只有一個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久之純熟，此個念頭，卽是天理。孔聖七十方到此地位，吾輩何敢說大話也？

學問只要一絲不挂，其體方真，體既真，用自裕。到真用工夫時，卽工夫一切放下，方是工夫。雜著
姚江之弊，始也掃聞見以明心耳，究而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
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備。

凡人而可至於聖人者，只在慎獨；獨者本然之天明也，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也。是卽知其爲是，非卽
知其爲非；非由思而得，非由慮而知。卽此是天，卽此是地，卽此是鬼神；無我無人，無今無古，總是這個。
知得這個可畏，卽便是敬；不欺瞞這個，卽便是誠。一一依這本色，卽便是明。

陸古樵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事制我。
』余深喜其言。聞其謂子徵曰：『靜後覺真氣從丹田隱隱而生。』予又懼其誤認主靜之旨也。

李見羅書云：『果明宗，果知本，真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而格致誠正，總付之無所事事的光景矣。』
又曰：『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照管提撕，使之常止；常止則身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
物自格矣。余則以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分割爲己爲人之界，精研
義利是非之極，透頂徹底，窮穴爲巢。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直截痛快，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
爲自欺之主；夫然後爲善而更無不爲之意，拒之於前，不爲惡而更無欲爲之意，引之於後。意誠，心正

身脩，善之所以純粹而精，止之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脩，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有不能實用其力者矣。且脩身爲本，聖訓昭然千古，誰不知之？只緣知誘物化，不能反躬，非欲罷累人知之不至也。何以且晝必無穿窬之念，夜必無穿窬之夢？知之切至也。故學者辨義利是非之極，必皆如無穿窬之心，斯爲知至；此工夫吃緊沉著，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著個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如此慵侗。此不過先儒舊說，見羅則自謂孔曾的傳，恐決不入也。講義自有知識以來，起心動念，俱是人欲；聖人之學，全用逆法，只從矩，不從心所欲也。立者立於此，不惑者不惑於此，步步順矩，故步步逆欲。到五十而知天命，方是順境；故六十而耳順矣，七十而心順矣。

人生有身，必有所處，不處約便處樂；不仁之人，約也處不得，樂也處不得，此身無一處可著落也。約者收斂之義，樂者發舒之義；不仁者愈約愈局，更無過活處，愈樂愈放，更無收斂處。

所謂一，不是只說一個心，是說這個心到至一處。譬之於金，當其在礦時，只可謂之礦，不可謂之金；故未一之心，只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會語：凡事行不去時，節自然有疑，有疑要思其所，以行不去者，即是格物。

人要於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個著落，所謂「困心衡慮」也。若於此踉過，便是困而不學。聖學正派，只以窮理爲先，不窮理便有破綻；譬如一張桌子，須要四面皆見，不然，一隅有汙穢，不知也。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卽躲藏一賊不知也。

問：近覺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曰：「此是得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
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無甚透悟語，後人或淺視之，豈知其大正在此。他自幼未嘗一毫有染，只平平常常腳踏實地做去，徹始徹終，無一差錯。既不迷，何必言悟？所謂悟者，乃爲迷者而言也。

氣節而不學問者有之，未有學問而不氣節者。若學問不氣節，這一種人爲世教之害不淺。

問：康齋與白沙透悟處孰愈？曰：「不如白沙透徹。」
胡敬齋如何？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
陽明白沙學問如何？曰：「不同。陽明象山是孟子一脈，陽明才大於象山，象山心粗於孟子。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個脈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脈，陽明象山與孟子一脈，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脈，敬齋康齋尹和靖與子夏一脈。」又問：「子貢何如？」曰：「陽明稍相似。」
錢啓新先生。錢一本，字國端，別號啓新，常州武進人。削籍後，歸築經正堂以講學。東林書院成，與顧端文分主講席。黨禍起，小人以東林爲正鵠，端文謠詠無虛日，而先生不爲弋者所篡。先生之學，得之

王塘南者居多，懲一時學者喜談本體，故以工夫爲主。一粒穀種，人人所有，不能凝聚到發育地位，終是死粒；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但盡其才，始能見得本體，不可以石火電光，便作家當也。此言深中學者之病。至謂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夫性爲自然之生理，人力絲毫不得而與；故但有知性而無爲性，聖不能成，愚不能虧，以成虧論性，失之矣！先生深於易學，所著有像象管見象鈔續鈔；演九疇爲四千六百八爻，有辭有象，占驗吉凶，名範衍類，儒學正脈，名源編匯編，錄時政名邸鈔，語錄名記。題記 聖門教人求仁，無甚高遠，只是要人不壞卻心術；狂狷是不壞心術者，鄉愿是全壞心術者。

稜角多全無渾涵氣象，何以學爲？

毋信俗耳庸目，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

人分上是非好醜，一切涵容，不轉發露，卽高明廣大氣象。朱子曰：『人之情僞，固有不得不察；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也。』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學不在踐履處求，悉空談也。

四端只是果芽；若不充長，立地成朽。

常人耳目汨於睹聞，性體汨於情識；如病瘡，只爲未發是病，故發時皆病。

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檢點不放過，便見功力。

朱以功曰：『事事肯放過他人，則德日弘；時時不肯放過自己，則學日密。』

後世小人，動以黨字傾君子，傾人國；不過小人成羣，而欲君子孤立耳。或有名爲君子，好孤行其意，而以無黨自命者，其中小人之毒亦深。

面孔上常要有血。

愚不肖可與知能行，見在都有下手處；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到底都無歇手處。

生知之生字，人人本體；學知之學字，人人工夫。謂生自足而無待於學，古來無如此聖人。

只是這個身子頓放得下，是謂克己；提掇得起，又謂由己。

孫淇澳先生：孫慎行，字聞斯，號淇澳，常之武進人。先生之學，從宗門入手，與天甯僧靜峯參究公案，無不了然。每從憂苦煩雜之境，心體忽現。然先生不以是爲得，謂：『儒者之道，不從悟入。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慎獨，何得更有虛閒？求一漠然無心光景，故舍學問思辨行，而另求一段靜存動察工夫，以養中和者，未有不流於禪學者也。』其發先儒所未發者，凡有數端：世說天命者，除理

論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三者異名而同病。先生謂：「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天之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于氣運之際，顧有不齊乎哉？蓋一氣之流行往來，必有過有不及；故寒暑不能不錯雜，治亂不能不循環。以人世畔援敵羨之心，當死生得喪之際，無可奈何而歸之運命，甯有可齊之理？然天惟福善禍淫，其所以禍善禍淫，全是一段至善；一息如是，終古如是。不然，則生理滅息矣。」此萬有不齊中一點真主宰，先生之所謂齊也。先生謂性善氣質亦善。以麩麥喻之：生意是性，生意默然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蓋氣稟實有不齊，生而恐知清濁，較然分途，如何說得氣質皆善？然極愚極濁之人，未嘗不知愛親敬長；此繼善之體，不以愚濁而不存，則氣質之非不善可知。先生之所以爲善也。先生謂人心道心，非有兩項心也。人之爲人者，心之爲心者，道人心之中，只有這一些理義之道心，非道心之外，別有一種形氣之心也。蓋後人既有氣質之性，遂以發于氣質者爲形氣之心；以爲心之所具者，些些知覺，以理義實之，而後謂之道心。須窮天地萬物之理，不可純是己之心也。若然，則人生本來，祇有知覺，更無理義；只有人心，更無道心。卽不然，亦是兩心夾雜而生也。此先生之說長也。三者之說，天下浸淫久矣；得先

生而雲霧爲之一開，真有功於孟子者也。陽明門下，自雙江、念菴以外，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謂工夫只在致和上，却以語言道斷心行路絕上一層，晚作未發之中。此處大段著力不得，只教人致和著力後，自然黑罕撞著也。先生乃謂從喜怒哀樂看，方有未發。夫人日用間，豈必皆喜怒哀樂？即發之時少，未發之時多，心體截得清楚，工夫始有著落。自來皆以仁義禮智爲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情。李見羅道性編欲從已發推原未發，不可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昧性，自謂提得頭腦。不知有惻隱而始有仁之名，有羞惡而始有義之名，有辭讓而始有禮之名，有是非而始有智之名，離却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心行路絕，亦無從覓性矣。先生乃謂孟子欲人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指爲仁之端，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也。如此則見羅之說，不辨而知其非矣。蕺山先師曰：「近看孫淇澳書，覺更嚴密，謂自幼至老，無一事不合于義。方養得浩然之氣，苟有不慊則餒矣。」是故東林之學，涇陽導其源，景逸始入細，至先生而集其成矣。困思抄獨，非獨處也；對面同堂，人見吾言而不見吾所以言，人見吾行而不見吾所以行，此慎獨也。且慎獨亦不以念初發論，做盡萬般事業，毫無務外爲人夾雜，便是獨的境界，斂盡一世心思，不致東馳西騖走作，便是慎獨的精神。

舉世非之而不顧，擎掌撐脚，獨往來於天地之間，到得夫焉有所倚地位，方是慎獨。

顧涇凡先生。顧允成，字季時，別號涇凡。——兄則涇陽先生也。——與涇陽同遊薛方山之門。丁未五月卒，年五十四。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弑父與君種子，暗佈人心。學問須從狂狷起脚，然後能從中行歇脚。近日之好爲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時便要作歇脚事也。鄒忠介晚年論學，喜通融而輕節義。先生規之曰：「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義卽義理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義理之節氣，不可充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銷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污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一日喟然而嘆，涇陽曰：「何嘆也？」曰：「吾嘆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耳！」涇陽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涇陽爲之慨然。涇陽嘗問先生工夫，先生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涇陽曰：「須要認得自家。」先生曰：「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性頗近狂，然自反尙是徑徑窠臼，性又近狷，竊恐兩頭不著。」涇陽曰：「如此不爲中行不可得矣。」先生曰：「檢點病痛，只是一個粗字，所以去中行彌遠。」涇陽曰：「此是好消息，粗是真色，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練粗入細，細亦真矣。」先生曰：「粗之爲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今但

密密磨洗，更無他說。」涇陽曰：「尙有說在。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于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于白日之下矣。」先生疑疑者久之，而後曰：「豁然矣！譬如欲適京師，水則具舟楫，陸則備輿馬，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有阻滯，則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且以爲舟楫與馬之罪，欲思還轉，別尋方便，豈不大誤？」涇陽曰：「如是如是。」先生嘗曰：「吾輩一發念，一出言，一舉事，須要太極上著脚；若只跟陰陽五行走，便不濟事。」有疑其拘者，語之曰：「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于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故先生見義必爲，皆從性命中流出。沈繼山稱爲「義理中之鎮惡，文章中之辟邪。」洵不虛也！小辨齋劄記 學者須在暗地裏牢守界限，不可向的然處鋪張局面。

「逆詐僇不信」五字，入人膏肓，所謂殺機也。僇逆得中，自家的心腸，亦與那人一般；僇逆得不中，那人的心腸，勝自家多矣。

三代而下，只是鄉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雖不犯手弑君弑父，而自爲忒重，實埋下弑父弑君種子。

炎祚之促，小人促之也；善類之殃，小人殃之也；紹聖之紛更，小人紛更之也。今不歸罪於小人，而又歸罪於君子，是君子既不得志於當時之私人，而仍不得志於後世之公論。爲小人者，不惟愚弄其一時，仍并後世而愚之也。審如其言，則將曰：比干激而亡商，龍逢激而亡夏，孔子一矯而春秋遂流爲戰國；孟子與蘇秦張儀分爲三黨，而戰國遂吞于呂秦；其亦何辭矣！

南臯最不喜人以氣節相目。僕聞其故，似以節義爲血氣也。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氣卽理義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禮義之節氣，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銷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污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

陽明提良知，是虛而實；見羅提修身，是實而虛。兩者如水中月，鏡中花，妙處可悟而不可言；所謂曾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

昔之爲小人者，口堯舜而路盜跖；今之爲小人者，身盜跖而罵堯舜。

「名根」二字，真學者痼疾；然吾輩見得是處，得做且做。若每事將此個題目，光光抹煞，何處開得口轉得身也？

平生左見，怕言中字；以爲我輩學問，須從狂狷起腳，然後能從中行歇腳。凡近世之好爲中行，而每每隨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腳時，便要歇歇脚事也。

史玉池先生 史孟麟，字際明，號玉池。常州宜興人。先生師事涇陽，因一時之弊，故好談工夫。夫求識本體，卽是工夫；無工夫而言本體，只是想像卜度而已，非真本體也。卽謂先生之言是談本體可也。陽明言「無善無惡之心之體」，先生作性善說關之。夫無善無惡之心之體，原與性無惡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于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其時楊管菴頗得其解，移書先生，謂錯會陽明之意是也。獨怪陽明門下解之者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亦竟以無善無惡屬之于性，真索解人而不得矣！

劉靜之先生 劉水澄，字靜之，揚州寶應人。八歲讀正氣歌，衣帶贊，卽立文公位，朝夕拜之。先生與東林諸君子爲性命之交。高忠憲曰：「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年不及強而仕，其志以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厲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先師劉忠端曰：「靜之尙論千古得失，嘗曰：『古人往矣，豈知千載而下，被靜之檢點破綻出來，安知千載後又無檢點靜之者？』其刻厲自任，

如此。」大概先生天性過於學問，其疾惡之嚴，真如以利刃齒腐朽也。緒言 有一等自是的人，勸曰：「吾求信心，不知所信者，果本心乎，抑習心乎？」

假善之人，事事可飾聖賢之迹；只逢著忤時抗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禍，便怕損名；其心總是一團私意故耳！

謙謙自牧，由由與偕；在醜不爭，臨財無苟。此居鄉之利也。耳習瑣尾之談，目習徵逐之行，以不分黑白爲渾融，以不悖時情爲忠厚。此居鄉之害也。夫惡人不可爲矣，庸人又豈可爲乎？小人不當交矣，庸人又豈足交乎？

尋常之人，慣苛責君子，而寬貸小人。非君子仇而小人暱也。君子所圖者大，則所遺者細；世人只檢點細處，故多疵耳；小人所逆者理，則所便者情，世人只知較量情分，故多恕耳。

與君子交者，君子也；與小人交者，小人也。君子可交，小人亦可交者，鄉人也。鄉人之好君子也不甚，其惡小人也亦不甚；其用情在好惡之間，故其立身也，亦在君子小人之間。天下君子少，小人亦少，而鄉人最多；小人害在一身，鄉人害在風俗。

李卓吾曰：「有利于己，而欲時時囑託公事，則稱引『萬物一體』之說；有害于己，而欲遠怨避嫌，則

稱引「明哲保身」之說。使君相燭其奸不許囑托，不許遠嫌避害，又不許稱引，則道學之情窮矣。」說心說性，說玄說妙，總是口頭禪。只把孟子「集義」二字，較勘身心；一日之內，一事之間，有多少不合義處，有多少不慊於心處。事事檢點，不義之端，漸漸難入；而天理之本體漸漸歸復，浩然之氣，不充於天地之間者鮮矣。

薛玄臺先生 薛敷教，字以身，號玄臺，常之武進人。方山薛應旂之孫也。年十五，爲諸生，海忠介以忠義許之。甲辰，顧涇陽修復東林書院，聚徒講學，先生實左右之。作真正銘，以勉同志曰：「學尚乎真，真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真，終非己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親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謗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神有餘，窮玄極趣。智識寡昧，秉哲省咎；殊途同歸，勞逸難狃。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用我，徜徉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慎厥後。」年五十九而卒。先生持身孤峻，筮仕以來，未嘗受人一餽，垢衣糲食，處之泰然；舍車而徒，隨行一蒼頭而已。故其言曰：「脚跟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間，正人鬼分胎處。」又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汗，終歸一節。但世風衰微，不憂著節大奇，而憂混

同一色；托天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諶之也。」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留作後人箴。」其自待不薄如此。然疾惡甚嚴，有毀其知交葉園適者，先生從稠人中奮臂而起，自後其人所在，先生必避去，終身不與一見也。

葉園適先生，葉茂才，字參，號園適，無錫人也。壬子黨論方興，抗疏以劾四明，崑崙小人遂集矢於先生。先生言：「臣慧直無黨，何分彼此？孤立寡援，何心求勝？內省不疚，何慮夾攻？雞肋一官，何難勇退？」遂歸。崇禎辛未卒，年七十二。先生在東林會中，於囑無間，而晰理論事，不厭相持，終不肯作一違心語。忠憲歿，先生狀之，其學之深微，使讀者恍然有入頭處。老屋布衣，儻若寒賤，於忠憲何愧焉？

許靜餘先生，許世卿，字伯勳，號靜餘，常州人。揭安貧五戒曰：「詭收田糧，干謁官府，借女結婚，多納僮僕，向人乞覓。」省事五戒曰：「無故拜客，輕赴酒席，妄薦館賓，替人稱貸，濫與義會。」有強之者，輒指其壁曰：「此吾之息壤也。」一日親串急贖金，求援於先生，先生嚮婢應之，終不破干謁戒也。守令罕見其面。歐陽東風請修郡志，先生曰：「歐公端人也。」爲之一出。東林之會，高忠憲以前輩事之，飲酒吟詩，終日不倦。門屏落然，不容一俗客。嘗曰：「和風未學油油惠，清節甯希望望夷。」勅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子，方可名學人耳。」疾革，謂某

遺未償，某施未報，某秀未還，言畢而逝。

耿庭懷先生 耿橘，字庭懷，北直河間人。知常熟時，值東林講席方盛；復虞山書院，請涇陽主教。太守

李右諫御史左宗鄂先後聚議于書院。太守言：「大德小德，俱在主宰處看，天地間只有一個主宰。元神渾淪，大德也；五官百骸，無一不在渾淪之內，無一不有條理之殊，小德也。小德即渾淪之條理，大德即條理之渾淪，不可分析。」御史言：「從來爲學無一定的方子，但要各人自用得著的，便是學問。只在人自肯尋求，求來求去，必有入處；須是自求得的，方謂之自得，自得的方受用得。」當時皆以爲名言。涇陽既去，先生身自主之。先生之學，頗近近溪，與東林微有不同。其送方鳴秋謁周海門詩云：「孔宗會派亦難窮，未悟如何湊得同？慎獨其嚴四個字，長途萬里視君蹤。人傳有道在東揚，我意云何喜欲狂；一葉扁舟二千里，幾聲嚶鳥在垂楊。」亦一證也。

劉本孺先生 劉元珍，字伯先，別號本孺，武林人。未幾卒官，年五十一。先生家居講學，錢啓新爲同善會，表章節義，優恤鰥寡，以先生爲主。有言非林下所宜者，先生曰：「痼瘕一體，如教頭目，惡問其宜不宣也？」先生每以子路自任，不使惡言入于東林。講論稍涉附會，輒正色斥之曰：「毋亂我宗旨！」聞謗講學者曰：「彼嘗吾黨好名以爲口實，其真彼之不好名，乃專爲決裂名教地也。」疾小人不欲見，

苟其在側，喉間輒如物梗，必吐之而後已。當東林爲天下彈射，先生謂高忠憲曰：「此吾輩入火時也，無令其成色有減，斯可矣。」

黃白安先生，黃諱尊，字真長，號白安。越之餘姚人。丙寅閏六月朔，賦詩而卒，年四十三。先生未嘗臨講席，首善之會，謂南泉曰：「賢奸雜沓，未必有益於治道。」其風期相許者，則蕺山忠憲，忠節萬里投獄，蕺山慟哭而送之，先生始以不能濟時爲恨。先生以開物成務爲學，視天下之安危爲安危，苟其入志不在弘濟艱難，沾沾自顧，揀擇題目以賣聲名，則直鄙爲硜硜之小人耳。其時朝士空疎，以通記爲粉本，不復留心於經學。章奏中有引「繞朝」之策者，一名公指以爲問，先生曰：「此晉歸隨會事也。」凡五經中隨舉一言，先生卽口誦傳疏，瀾倒水決，類如此。懷謝軒講義，不是欺人方是僞，凡所行而胸中不能妥貼，人不見其破綻處，豈不是僞？

吳霞舟先生，吳鍾楙，字粹樾，號霞舟。武進人也。南渡陞禮部主事，未上而國亡。閩中以原官召之，上書言國事，時宰不悅。先生曰：「今日何等時？如某者更說一句不得耶？」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而國又亡，遁跡海濱。會口口浙至中左建國，以一旅奉之；二三人頃，皆觀望不出。先生曰：「吾等之出，未必有濟；然因吾等之不出，而人心解體，何以見魯衛之士亦僅以死繼之而已。」起爲通政使，及返浙海，先

生以禮部尙書口口所至錄其士之秀者爲弟子員，率之見于口口，僕僕拜起，人笑其迂，先生曰：「此與陸君實舟中講大學正心章一例耳。」後退處補陀，聞澹洲事亟，先生曰：「昔者吾友李仲達死奄禍，吾尙爲諸生，不得請死，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爲遠臣，不得從死，閩事之壞，吾已辭行，不得驟死。吾老矣，不及此時此士，死得明白乾淨，卽一旦疾病死，何以謝吾友見先帝於地下哉？」復渡海入滄洲。辛卯八月末，于聖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城破，捧夫子神位，登座危坐，舉火而卒。年七十五。先生受業於涇陽，而于景逸、玄臺、季思皆爲深交，所奉以爲守身法者，則淇澳困思抄也。在長興五載，以爲差足自善者三事：一爲子劉子弔丁長儒至邑，得侍杖履；一爲九日登烏膽山；一爲分房得錢希聲。所謂道德文章山水兼而有之矣。先生嘗選時文名士品，擇一時之有品行者，不滿二十八，而某與焉；其後同處闈城，執手慟哭。某別先生行三十里，先生復棹三板追送，其語絕痛。薛諧孟傳先生，所謂「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嗚呼，先生之知某如此，今抄先生學案，去之三十年，嚴毅之氣，尙浮動目中。霞舟隨筆。人只除了利根，便爲聖賢。故喻利喻義，分別君子小人，小人所以喻利，只爲逾耳目口鼻之欲，孟子所以說養其小體爲小人。試想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八字，直將此身立在千仞岡上，下視養口體物交物一班人，渺乎小哉，真蟻蠅一世矣！

有伊尹之志則可仕，不則貪位慕祿之鄙夫而已矣，不可與事君也。有顏子之樂則可處，不則飽食閒居之小人而已矣，未足與議道也。

問：朝聞道，所聞何道？答：只看下句。

見危授命，不要害怕；見利思義，却要害羞。

君子一生汲汲皇皇，只這一件事，故曰「好學」。

華鳳超先生，華允誠，字汝立，別號鳳超。無錫人。在朝不滿一月，改革後，杜門讀易。越四年，有告其不雍髮者，執至金陵，不屈而死。先生師事高忠憲，忠憲殉節，示先生以末後語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故其師弟子之死，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所以云本無生死。若佛氏離義而言無生死，則生也爲罔生，死也爲徒死；縱能坐脫立亡，亦是弄精魂而已。」先生居恆，未嘗作詩，蒙難之春，爲二律云：「緬思古則企賢豪，海外孤臣嘯雪毛；眼底兵戈方載路，靜中消息不容毫；默無一事陰逾惜，愁有千端枕自高；生色千秋青史在，自餘誰數卻勞勞。振衣千仞碧雲端，壽夭由來不二看；日光華宵又旦，春秋邊草歲方寒。每爭毫髮留詩禮，肯逐波流倒履冠；應盡只今祈便盡，不堪回首問長安。」是亦知死之一證也。

陳幾亭先生。陳龍正，字惕龍，號幾亭，浙之嘉善人。壬午，上言：「勦寇不在兵多，期於簡練；殲渠非專恃勇，藉于善謀。所云招撫之道，則更有說。曰解散，曰安插，解散之法，仍屬良將安插之法，專委有司。賊初淫殺，小民苦賊而望兵，兵既無律，民反畏兵而從賊。至於民之望賊，而中原不可收拾矣。」及墾荒之議起，先生曰：「金非財，惟五穀爲財；輿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然後民生可安。」上以先生疏付金之俊議之。國變後，杜門著書，未幾卒。先生師事吳子往，高忠憲，留心當世之務，故以萬物一體爲宗。其後始滿心于性命，然師門之旨，又一轉矣。

二十一 蕺山學案

今日知學者，大概以高劉二先生並稱爲大儒，可以無疑矣。然當高子遺書初出之時，義侍先師於舟中，白禾水至省，下，盡日翻閱。先師時摘其闕人釋氏者以示義。後讀先師論學書，有答韓位云：「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憲先生，皆半雜禪門。」又讀忠憲三時記，謂：「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且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其意似主於無，此釋氏

之所以爲釋氏也。」卽如忠憲正命之語，本無生死，亦是佛語。故先師救正之曰：「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忠憲固非佛學，然不能不入其間，厥謂大醇而小疵者；若吾先師則醇乎其醇矣，後世必有能辯之者。戊申歲，義興惲日初同在越半年，日初先師高第弟子，其時爲劉子節要。臨別拜於河滸，日初執手謂義曰：「知先師之學者，今無人矣；吾二人宗旨小可不同，但於先師言意所在，當稍渾融耳。」義蓋未之答也。及節要刻成，緘書寄義曰：「子知先師之學者，不可不序。」嗟乎，義豈能知先師之學者！然觀日初高劉兩先生正學說云：「忠憲得之悟，其畢生黽勉，祇重修持，是以乾知統攝坤能；先師得之修，其末後歸趣，亟稱解悟，是以坤能證入乾知。夫天氣之謂乾，地質之謂坤；氣不得不凝爲質，質不得不散爲氣。兩者同一物也。乾知而無坤能，則爲狂慧；坤能而無乾知，則爲盲修。豈有先後？彼徒見忠憲旅店之悟，以爲得之悟；此是禪門路徑，與聖學無當也。先師之慎獨，非性體分明，慎是慎個何物？以此觀之，日初亦僂未知先師之學也。使其知之，則於先師言意所在，迎刃而解矣。此義不序節要之意也。惜當時不及細論，負此良友；今所錄一依原書次第。先師著述雖多，其大概具是，學者可以無求見之恨矣。」

劉念臺先生 劉諱宗周，字起東，號念臺，越之山陰人。上方綜核名實，羣臣蔽過不遑；先生以爲此刑

名之術也，不可以治天下，而以仁義之說進。上迂闊之。京師戒嚴，上疑廷臣謀國不忠，稍稍親向奄人。先生謂：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皇上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當是時，小人乘時，欲翻逆案，遂以失事者牽連入之東林。先生曰：「自東林之以忠義著，是非定矣，奈何復起波瀾？用賢之路，從此而窮。」上問人才糧餉流寇三事，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止因皇上求治太急，進退天下士太輕，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加派重而參罰懷，吏治日壞，民生不得其所，胥化爲盜賊，餉無從出矣。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寇還爲吾民也。」上又問兵事，對曰：「臣聞禦外亦以治內爲本，此千羽所以格有苗也，皇上亦法堯舜而已矣。」上顧溫體仁曰：「迂哉劉某之言也！」上曰：「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對：「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對：「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卽如范志完，操守不謹，用賄補官，所以三軍解體，莫肯用命。由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上始色解。浙省降，先生慟哭曰：「此余正命之時也！」門人以文山疊山袁閔故事言。先生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吾越又降，區區老臣，尙何之乎？若

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士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于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于心，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爲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矣。」絕食二十日而卒。——閏六月八日戊子也——年六十八。先生起自孤童，始從外祖章穎學，長師許敬菴，而砥礪性命之友，則劉靜之、丁長孺、周甯、字魏忠節、先忠端公高忠憲，始雖與陶石梁同講席，爲證人之會，而學不同；石梁之門人皆學佛，後且流於因果，分會于白馬山，義嘗聽講，石梁言一名臣轉身爲馬，引其族姑證之，義甚不然其言，退而與王業洵、王毓著推擇一輩時名之士四十餘人，執贊先生門下。此四十餘人者，皆喜關佛，然而無有根柢，於學問之事，亦浮慕而已，反資學佛者之口實，先生有憂之。兩者交讖，故傳先生之學者，未易一二也。先生之學，以慎獨爲宗，儒者人人言慎獨，唯先生始得其真。盈天地間皆氣也，其在人心，一氣之流行，誠通誠復，自然分爲喜怒哀樂，仁義禮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不待安排品節，自不能過其則，即中和也。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謂之性善，即不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爲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即是慎矣。慎之工夫，只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離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愈推致。然

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卽在此流行之中。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離氣無所爲理，離心無所爲性。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詭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是其真誠實犯。奈何儒者亦曰理生氣，所謂毫釐之辨，竟亦安在？而徒以自私自利，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棄而君臣父子，強生分別，其不爲佛者之所笑乎？先生大指如是。此指出真是南轅北轍，界限清楚，有宋以來所未有也。

語錄 湛然寂靜中，當見諸緣就攝，諸事就理，雖簿書執掌，金革控惚，一齊俱了，此靜中真消息。若一事不理，可知一心忙亂；在用一心，錯一心，理一事，壞一事，卽豎得許多功能，亦是沙水不成團。如喫飯穿衣，有甚奇事，纔忙亂已從脊梁過；學無本領，漫言主靜，總無益也。

凡人一言過，則終日言皆婉轉而文；此一言之過，一行過，則終日行皆婉轉而文。此一行之過，蓋人情文過之態如此，幾何而不墮禽獸也！

日用之間，漫無事事；或出入閤房，或應接賓客，成散步迴廊，或靜窺書冊，或談說無根，或思想過去未來。或料理藥餌，或揀擇衣飲，或詰重僕，或量米鹽，恁他推排，莫可適莫，自謂頗無大過，杜門守拙，禍亦無生。及夫時移境改，一朝患作，追尋來歷，多坐前日無事甲裏。如前日妄起一念，此一念便下種子；前日誤讀一冊，此一冊便成附會。推此以往，不可勝數。故君子不以閑居而肆驕，不以造次而違仁。

此心放逸已久，纔向內則苦而不甘，忽復去之，總之未得天理之所安耳。心無內外，其渾然不見內外處，卽天理也。先正云：「心有所向便是欲。」向內向外皆欲也。此心絕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裏是鬼窟，四路把絕，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真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

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學問第一義工夫。未發時有何氣象可觀？只是查檢自己病痛到極微密處，方知時雖未發，而倚著之私，隱隱已伏；纔有倚著，便易橫決。若於此處查考分明，如貫亂車輪，更無躲閃，則中體恍然在此，而已發之後，不待言矣。此之謂善觀氣象者。

游思妄想，不必苦事禁遏；大抵人心不能無所用，但用之於學者既專，則一起一倒都在這裏，何暇及一切游思妄想？卽這裏處不無間斷，忽然走作，吾立刻與之追究去，亦不至大爲擾擾矣。此主啓之勢也。

無事時得一儉字；有事時得一亂字。

纔認己無不是處，愈流愈下，終成凡夫；纔認己有不是處，愈達愈上，便是聖人。體認親切法：

身在天地萬物之中，非有我之得私；

心在天地萬物之外，非一膜之能困；

通天地萬物爲一心，更無中外可言；

體天地萬物爲一本，更無本心可覓。

小人只是無忌憚，便結果一生。至大學止言「閑居爲不善」耳，閑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著落處，便是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可畏哉！

離獨一步，便是人僞。

主靜之說，大要主於循理。然昔賢云：「道德言動，皆翕聚爲主，發散是不得已事。天地萬物皆然，則亦意有專屬。」正黃藥止兒啼，是方便法也！

古人「恐懼」二字，嘗用在平康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迴避，只得赤體承當。世人只是倒做了心之官則思，一息不思，則官失其職；故人心無思而無乎不思，絕無所謂思慮未起之時。惟物感相乘，而心爲之動，則思爲物化；一點精明之氣，不能自主，遂爲憧憧往來之思矣。又如官犯職，乃弱職也。知無不良，只是獨知一點。

心無存亡，但離獨位便是。

人心如穀種，滿腔都是生意，欲鋼之而滯矣；然而生意未嘗不在也，疏之而已耳。又如明鏡，全體渾身光明，習染之薰而暗矣；然而明體未嘗不存也，拭拂而已耳。惟有內起之賊，從意根受者不易除。更加氣與之拘，物與之蔽，則表裏夾攻，更無生意可留，明體可觀矣。是為喪心之人。君子倦倦于謹獨，以此「省察」二字，正存養中喫緊工夫。如一念於欲，便就此念體察，體得委是欲，立與消融而絕。已。心是鑒察官，謂之良知，最有權，觸著便碎。人但隨俗習非，因而行有不慊，此時鑒察，仍為井井，却已做主不得。鑒察無主，則血氣用事，何所不至？一事不做主，事事不做主，隱隱一竅，托在恍惚間，擁鼠器而已。

語次多詭隨，亦見主心之不一。

本心湛然，無思無爲，為天下主。過此一步，便為安排。心有安排，因以有倚著，有倚著，因以有方所，有方所，因以有去住，有去住，因以有轉挽，則機械變詐，無所不至矣。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

後之學者，每於道理三分之，推一分於在天，以為天命之性；推一分於萬物，以為在物之理；又推一分

於古今典籍，以爲耳目之用神。反而求之吾心，如赤貧之子，一無所有；乃日夕乞哀於三者，而幾幾乎其來舍焉。客子之過逆旅，止堪一宿，所謂疎者積之不堅也。當是時，主人貧甚，尙有一點靈明，可恃爲續命之膏，又被佛氏先得之，則益望望然，恐曰：我儒也，何以佛爲？并其靈明而棄之。於是天地萬物古今典籍，皆闕亡而返，求其一宿而不可得，終望門持鉢以死。甯爲牛後，無爲雞口。悲夫！

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卽所謂「良知」也。但朱子則欲自此而一一致之於外，陽明則欲自此而一一致之於中，不是知處異，乃是致處異。

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還之至微，乃見其真。止定靜安慮，次第俱到，以歸之得，得無所得，乃爲真得。禪家所謂「向一毛孔立脚」是也。此處圓滿，無處不圓；據此處虧欠，無處不虧欠。故君子起戒於微，以克完其天心焉。欺之爲言欠也，所自者欠也；自處一動，便有夾雜，因無夾雜，故無虧欠，而端倪在好惡之地，性光呈露。善必好，惡必惡，彼此兩關，乃呈至善，故問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時渾然天體用事，不着人力絲毫，於此尋個下手工夫，惟有慎之一法，乃得還他本位，曰：「猶仍不許動亂手脚一毫，所謂「誠之」者也。此是堯舜以來相傳心法，學者勿得草草放過。」

起一善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頓放此念？若暫放不妄，吾慮其剝肉成瘡，起一惡念，吾從而知

之知之之後如何消化此念。若消化不去，吾恐其養虎遺患。總爲多此一起，纔有起處，雖善亦惡，轉多此一念，纔屬念緣，無滅非起。今人言「致良知」者如是。就性情上理會，則曰涵養；就念慮上提撕，則曰省察；就氣質上消鎔，則曰克治。省克得輕安，即是涵養；涵養得分明，即是省克。其實一也，皆不是落後着事。會語爲學莫先於辨誠僞，苟不於誠上立脚，千修萬修，只做得禽獸路上人。

祁世培問：「人於生死關頭不破，恐於義利尚有未淨處。」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從義利辨得，清認得真，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

問：「三教同源否？」曰：「莫惡虛勘三教異同，且當下辨人禽兩路。」

古人成說如琴譜，要拍須自家彈。

靜坐是養氣工夫，可以變化氣質。

世人無日不在禽獸中生活，彼不自覺，不堪當道眼觀，并不堪當冷眼觀。今以市井人觀市井，彼此不覺耳。

問：「先生教某靜坐，坐時愈覺妄念紛擾奈何？」曰：「待他供狀自招也。好不然，且無從見矣。此有根株在，如何一一去得？不靜坐他何嘗無，只是不覺耳。」

吾輩心不能靜，只爲有根在。假如科舉的人，只着在科舉上，仕途的人，只着在仕途上，卽不專爲此，總是此傍枝生來。所以濂溪教人，只把「無欲」兩字作丹頭。

先生嘆曰：「人謂爲人不如爲己，故不忠。看來忠於己謀者亦少。如機變，如蠶息，如歟世盜名，日日狀賊此身，誤認是佔便宜事。」有友問：「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名字恐未可抹壞？」王金如云：「這是先儒有激之言。若論一名字，貽禍不是小小。」友謂：「卽如今日之會，來聽者亦爲有好名之心耳。卽此一念，便亦足取。」先生曰：「此語尤有病。這會若爲名而起，是率天下而爲亂臣賊子，皆吾輩倡之也。諸友裹足而不可入斯門矣！」友又謂大抵聖賢學問，從自己起見，豪傑建立事業，則從動名起見，無名心恐專業亦不成。」先生曰：「不要錯看了豪傑。古人一言一動，凡可信之當時，傳之後世者，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內。此一段精神，所謂誠也。惟誠故能建立，故足不朽；稍涉名心，便是虛假，便是不誠。不誠則無物，何從生出事業來？」

敬則心中無一事。

先生傲諸生曰：「吾輩習俗既深，平日所爲，皆惡也，非過也。學者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且用不着。」又曰：「爲不善却自恕爲無害，不知宇宙儘寬，萬物可容，容我一人不得。」

吾輩偶呈一過，人以爲無傷，不知從此過而勸之，先尙有幾十層；從此過而究之，後尙有幾十層。故過而不已必惡，謂其出有源，其流無窮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然後有改過工夫可言。

甯學聖人而未至，無以一善成名者，士君子立志之說也；甯以一善成名，無學聖人而未至者，士君子返躬之義也。如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古今之常理，乃舍見在之當爲，而曰吾不欲以一善成名，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學者或云：「於靜中見得道理如此，而動時又復忙亂。」或云：「於動時頗近於道，而靜中又復紛擾。」症雖二見，其實一病也；動靜二字不能打合，如何言學？陽明在軍中，一面講學，一面應酬軍務，纖毫

不亂，此時動靜，是一是二。
大學所謂格物，孟子所謂集義，一事也不放過，一時也不放鬆；無事時惺惺不寐，有事時一真自如，不

動些子。
無事時只居處恭便了。
省察是存養之精明處。

心中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

學不外日用動靜之間，但辨真與妄耳。或問：「如何爲真？」先生曰：「對妻子如此說，對外人却不如
此說；對同輩如此說，對僕隸却不如此說。卽所謂「不誠無物」，不可以言學。」

問：「所存自謂不差，而發之不能無過，何也？」曰：「仍是靜存之中差耳。此中先有罅隙，而後發之日
用之間，始有過不及之事。事豈離心而造者？故學者不必求之行事之著，而止求之念慮之微。一言以
蔽之，曰誠而已矣。」

問：「萬物皆備之義。」曰：「總見得有箇萬物，便不親切。須知盈天地間無所謂萬物者，萬物皆因我
而名。如父便是我之父，君便是我之君，類之五倫以往，莫不皆然。然必實有孝父之心，而後成其爲我
之父；實有忠君之心，而後成其爲我之君。此所謂反身而誠，至此纔見得萬物非萬物，我非我，渾成一
體。此身在天地間，無少欠缺，何樂如之！」

心須樂而行，惟苦學問中人，無不從苦處打出。

祝淵苦遊思雜念，先生曰：「學者養心之法，必先養氣。養氣之功，莫如集義。自今以往，只事事求懼於
心，凡閒勾當閒話，概與截斷，歸併一路。游思雜念，何處可容？」

今人讀書，只爲句句明白，所以無法可處；若有不明白處，好商量也。然徐而叩之，其實字字不明白。世言上等資質人，宜從陸子之學；下等資質人，宜從朱子之學。吾謂不然，惟上等資質然後可學朱子，以其胸中已有個本領，去做零碎工夫，條分縷析，亦自無礙。若下等資質，必須識得道在吾心，不假外求，有了本領，方去爲學。不然，只是向外馳求，誤却一生矣。

先生語葉敦艮曰：「學者立身，不可自放一毫出路。」

問：「改過先改心過否？」曰：「心安得有過？心有過，便是惡也。」

吾人只率初念去，便是孟子所以言本心也。初念如此，當轉念時，復轉一念，仍與初念合，是非之心仍在也。若轉轉不已，必至遂其私而後已，便不可救藥。來學問答 工嗣颺問：「下學而上達自在，聖人不言，是待人自悟否？」先生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原不相離，故學即是學，其所達，達即是達其所學。若不學其所達，幾一朝之達，其道無由。譬之適京師者，起脚便是長安道，不必到長安，方是長安。不然，南轅而北轍矣。悟此之謂自悟，言此之謂不言之言。」

所列廣利濟一格，此意甚害道。百善五十善，書之無消斂處；紀過則無善可稱，無過即是善。若雙行便有不通處。恁意但欲以改過爲善，而坐之焚香靜坐下，頗爲有見。今善惡並出，但准多少以爲銷折，則

過終無改時；而善之所列，亦與過同歸而已。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爲善，亦過也。此處頭路不清，未有不入於邪者。至于過之分數，亦屬穿鑿，理無大小多寡故也。今但除入刑者不載，則過端皆可湔除。但有過而不改，轉入於文，直須紀千萬過耳。諸君平日所講，專要無善，至此又設爲善冊以勸人，落在功利一路；若爲下下人說法，尤不宜如此。僕以爲論本體決其有善無惡，論工夫則先事後得，無善有惡可也。證學雜解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此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此處并難著誠字。或妄焉亦不容說，妄者，真之似者也。古人惡似而非，似者，非之微者也。道心惟微，妄卽依焉，依真而立，卽託真而行。官骸性命之地，猶是人也，而生意有弗貫焉者。是人非人之間，不可方物，強名之曰妄，有安心斯有妄形；因有妄解識妄名，理妄言說妄事功，以此造成妄世界，一切妄也，則亦謂之妄人已矣。妄者亡也，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一生一死，真妄乃見，是故君子欲辨之早也。一念未起之先，生死關頭，最爲吃緊。曰此合下清楚，則一真既立，羣妄皆消；既妄求真，无妄非真。以心還心，以聰明還耳目，以恭重還四體，以道德性命還其固然，以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還宇宙，而吾乃儼然人遺其人。自此一了百當，日用間更有何事？通身仍得個靜氣而已。人心自妄根受病以來，自微而著，益增洩漏，遂受之以欺；欺與慊對，言虧欠也。大學首勝自欺，自欺猶云虧心；心體本是圓滿，忽有物以

櫻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墜，江河可決。故君子慎獨之功，只向本心呈露時，隨處體認去，便得全體煥然。真天地合德，何慊如此？慊則誠，閒居之小人，揜不善而著善，亦儘見苦心。雖敗缺盡彰，自供已確，誠則從此便誠，偽則從此滋偽。渾乎凜乎，復云不遠，何祇於悔？

自欺受病，已是出人入獸關頭，更不加慎獨之功，轉入人偽，自此卽見君子，亦不復有厭然情狀，一味挾智任術，色取仁而行遠，心體至此百碎，進之則爲鄉原，似忠信，似廉潔，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猶宴然自以爲是，全不識人間有廉恥事。充其類爲王莽之謙恭，馮道之廉謹，弑父與君，皆由此出。故欺與僞雖相去不遠，而罪狀有淺深，不可一律論。近世士大夫受病，皆坐一僞字，後人呼之曰假道學，求其止犯欺者，已是好根器，不可多得。劉器之學立誠，自不妄語始，至七年乃成，然則從前語亦妄，不語亦妄，卽七年以後，猶有不可問者。不觀程伯子喜獵之說乎？自非妄根一踏火盡煙消，安能并卻喉子，默默地不動一塵？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如洪鐘有叩，大鳴小鳴，適遵本分，此中仍是不出來也。如同是一語，多溢一字，輕一字，都是妄。故云戲言出於思，七年之功，談何容易？不妄語方不妄動，凡口中道不出者，足下自移不去，故君子之學，置力全是躬行，而操心則在謹言上。戒欺求慊之功，於斯爲要。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乎？嗚呼，善不善之辨微矣哉！說朱夫子答梁文叔書曰：「近看孟子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過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颺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此朱子晚年見道語也。學者須占守第一義做工夫，方是有本領學問，此後自然歇手不得。如人行路，起脚便是長安道，不患不到京師。然性善堯舜，人人具有，學者何故一向看不透信不及，正爲一點靈光，都放在人欲之私上；直是十分看透，遂將本來面目，盡成埋沒。驟而語之以堯舜，不覺驚天動地，却從何處下手來？學者只是克去人欲之私，欲克去人欲之私，且就靈光初放處討分曉；果認得是人欲之私，便即時克了。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正要此處用也。孟子他日又說箇道二仁與不仁，不爲堯舜，則爲桀紂，中間更無一髮可容混處。學者上之不敢爲堯舜，下之不屑爲桀紂，却于兩下中擇個中庸自便之途，以爲至當；豈知此身早已落桀紂一途矣！故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學者惟有中立病難醫，凡一切悠悠忽忽，不激不昂，漫無長進者，皆是。看來全是一團人欲之私，自封自固，牢不可破。今既捉住病根在，便合信手下藥；學者從成颺顏淵公明儀說話激發不起，且急推向桀紂一路上，果能自供自認否？若供認時，便是瞑眩時；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正爲此

等人說法。倘下之苟不爲桀紂，上之又安得不爲堯舜。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此本孟子「求放心而言」。則人心果時放外耶？即放外果在何處？因讀孟子上文云：「仁人心也。」乃知心有不仁時，便是放，所謂「曠安宅而弗居」也。故陽明先生曰：「程子所謂腔子，亦即是天理。」至哉言乎！程子又曰：「吾學雖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夫既從自家體認而出，則非由名象湊泊可知。凡仁與義，皆天理之名象，而不可即以名象爲天理，謂其不屬自家故也。試問學者何處是自家？一路須切己反觀，推究到至隱至微處，方有着落；此中無一切名象，亦並無聲臭可窺，只是個維玄維默而已。雖維玄維默，而實無一物不體備其中，所謂天也。故理曰天理，纔着人分，便落他家；一屬他家，便無歸宿。仔細檢點，或以思維放，或以卜度放，或以安排放，或以智故放，或以虛空放；只此心動一下，便是放，所放甚微，而人欲從此而橫流，其究甚大。蓋此心既離自家，便有無所不至者。心齋云：「凡有所向有所見，皆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無極而太極，即自家真底蘊處。學者只向自家尋底蘊，常做個體認工夫；放亦只放在這裏，求亦只求在這裏，豈不至易，豈不至簡？故「求放心」三字，是學人單提口訣；下士得之爲入道之門，上根得之即達天之路。

人生終日擾擾也，一着歸根復命處，乃在向晦時；即天地萬物，不外此理。于此可悟學問宗旨，只是主靜也。此處工夫最難下手，姑爲學者設方便法：且教之靜坐，日用之間，除應事接物外，苟有餘刻，且靜坐。坐間本無一切事，即以無事付之，即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警起則放下，沾滯則掃除，只與之常惺惺可也。此時伎倆，不合眼，不掩耳，不跌跏，不數息，不參話頭，只在尋常日用中；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行住坐臥，都在靜觀，食息起居，都作靜會。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真消息也。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善學者，只此是求放心親切工夫，從此入門，即從此究竟，非徒小小方便而已。會得時，立地聖域，不會得時，終身只是狂馳了，更無別法可入。不會靜坐，且學坐而已；學坐不成，更論恁學坐如尸，坐時習學者，且從整齊嚴肅入，漸進于自然。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學者靜中既得力，又有一段讀書之功，自然遇事能應。若靜中不得力，所讀之書，又只是章句而已；則且教之就事上磨練去，自尋常衣食以外，感應酢酬，莫非事也。其間千萬變化，不可端倪，而一一取裁于心。如權度之待物然，權度雖在我，而輕重長短之形，仍聽之于物，我無與焉，所以情順萬事而無情也。故事無大小，皆有理存，劈頭判箇是與非，見得是處，斷然如此；雖鬼神不避，見得非處，斷然不如此。

驢千驢萬鍾不回。又于其中條分縷析，銖銖兩兩，辨個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似是之非，似非之是；從此下手，沛然不疑，所行動有成績。又凡事有先着，當個難于易，爲大于細；有要着，一着勝人千萬着，失此不着，滿盤敗局。又有先後着，如抵棋以後着爲先着，多是見小欲速之病；又有着了着，恐事至八九分便放手，終成決裂也。蓋見得是非後，又當計成敗，如此方是有用學問。世有學人，居恆談道理，井井，纔與言世務，便疎；試之以事，或一籌莫展。這疏與拙，正是此心受病處，非關才具。諺云：「經一跌，長一識。」且須熟察此心受病之原，果在何處，因痛與之克治去，從此再不犯跌，庶有長進。學者遇事不能應，只有練心法，更無練事法；練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無一事而已，無一事乃能事事，便是主靜工夫得力處。又曰：「多事不如少事；省事不如無事。」

應事接物，相爲表裏；學者于天下不能遺一事，便于天下不能遺一人。自落地一聲，此身已屬之父母；及其稍長，便有兄弟與之比肩，長而有室，又有妻子與之室家。至于食毛踐土，君臣之義，無所不在。惟朋友聯合于稠人廣衆之中，似屬疎闊；而人生實賴以有覺，合之稱五倫，人道之經綸，管于此也。然父子其本也，人能孝于親，未有不忠于事君與友於兄弟；信於朋友，宜於家室者。夫妻一倫，尤屬化原；右來大聖大賢，又多從此處發軔來。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居室之間，其事最微。

渺而易忽，其惡爲淫僻，學者從此關打破，便是真道德真性命真學問文章。不然，只是僞也。自有五倫，而舉天下之人，皆經緯聯絡其中，一盡一切盡，一虧一切虧。第一要時時體認出天地萬物一體氣象，卽遇惡人之見，橫逆之來，果能作如是觀否？彼固一體中人耳，纔有絲毫隔絕，便是斷滅性種。至于知之之明，與處之之當，皆一體中自作用，非關權術。人第欲以術勝之，未有不墮其彀中者。然此際煞合理會，陸象山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無可做工夫。』要知做工夫處，果是何事？若不知此事，只理會個人情事變，仍不是工夫，學者知之。

今爲學者下一頂門針，卽「向外馳求」四字，便做成一生病痛。吾儕試以之自反，無不悚然汗浹者。凡人自有生以後，耳濡目染，動與一切外物作緣，以是營營逐逐，將全副精神，都用在在外，其來舊矣。學者既有志於道，且將從來一切向外精神，盡與之反復身來，此後方有下手工夫可說。須知道不是外物，反求卽是，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無奈積習既久，如浪子亡家，失其歸路，卽一面回頭，一面仍住舊時緣，終不知在我爲何物。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身矣，不知其爲軀殼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心矣，不知其爲口耳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性與命矣，不知其爲名物象數也。求之于軀殼外矣，求之于耳目，愈外矣；求之于名物象數，外之外矣！所爲一路向外馳求也。所向是外，無往非外；一

起居焉外，一飲食焉外，一動靜語默焉外，時而存養焉外，時而省察焉外，時而遷善改過焉外，此又與于不學之甚者也。是故讀書則以專科舉，仕宦則以肥身家，勳業則以望公卿，氣節則以邀聲譽，文章則以腴聽聞，何莫而非向外之病乎？學者須發真實爲我心，每日孜孜汲汲，只幹辦在我家當身是我身，非關軀殼心是我心，非關口耳；性命是我性命，非關名物象數。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聽之，不可得而聞；非惟人不可得而見聞，雖吾亦不可得而見聞也。於此體認親切，自起居食息以往，無非求在我者；及其求之而得，天地萬物，無非我有，絕不是功名富貴氣節文章，所謂自得也。總之，道體本無內外，而學者自以所向分內外；所向在內，愈尋求愈歸宿，亦愈發皇。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所向在外，愈尋求，愈決裂，亦愈消亡。故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學者幸早辨諸。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人得之以爲心，是謂本心；人心無一妄，而已忽焉有妄，希乎微乎，其不得而端倪乎？是謂微過，獨知主之；有微過是以有隱過，七情主之；有隱過是以有顯過，九容主之；有顯過是以有大過，五倫主之；有大過是以有叢過，百行主之；總之，妄也。譬之木，自本而根而幹而標，水自源而後及于流，盈科而至於放海。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貴防之早也，其惟慎獨乎！慎獨則時時知改，俄而授之隱過矣；當念過便從當念改，又授之顯過矣；當身過便從當身

改，又授之大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授之蓋過矣。隨事過，隨事改，改之則復於無過，可喜也；不改成過，且得無改乎？總之皆祛妄還真之學，而工夫次第如此。譬之擒賊者，擒之於室甚善，不於室而於堂，不於堂而於外門於衢於境上，必成擒而後已。「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真能慎獨者也。其次則克伐怨欲不行焉爾。朱子之言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獨而顯矣。」司馬溫公則云：「某平生無甚過人處，但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庶幾免於大過乎？若邢恕之一日三檢點，則蓋過對治法也。」真能慎獨者，無之非獨，卽邢恕學問，孔子亦用得着。故曰不爲酒困，不然，自原憲而下，總是個開居小人爲不善而已。善學者，須學孔子之學，只於意根上止截一下，便千了百當；若到必固我已漸成決裂，幸於我處止截得，猶不失爲顏子克己，過此無可商量矣。落一格，粗一格，工夫轉愈難一格，故曰可爲難矣。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

人之言曰：「有心爲惡，無心爲過。」則過容有不及知者，因有不及改，是大不然。夫心不愛過者也，纔有一點過，便屬礙膺之物，必一決之而後快；故人未有有過而不自知者，只不肯自認爲知爾。然則過又安從生？曰：只不肯自認爲知處，其受蔽處良多，以此造過遂多。仍做過不知而已。孟子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可見人心只是一團靈明，而不能不受暗於過。明處是心，暗處是過；明中有暗，暗中

有明。明中之暗即是過，暗中之明即是改，手勢如此親切，但常人之心，忽明忽暗，展轉出沒，終不能還得明明之體，不歸薄蝕何疑？君子則以暗中之明，用個致曲工夫，漸次與它恢擴去。在論語則曰：「訟，猶如兩造當庭，抵死仇對，不至十分明白不已，纔明白便無事，如一事有過，直勘到事前之心，果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勘到念後之事，更當如何？如此反覆推勘，更無躲閃，雖一塵亦駐足不得。此所謂致曲工夫也。大易則言補過，謂此心一經缺陷，便立刻與之圓滿，那靈明爾；若只是小小補綴，頭痛救頭，脚痛救脚，敗缺難掩，而彌縫日甚，謂之文過而已。雖然，人猶有有過而不自知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醫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學者虛心遜志時，務察言觀色以輔所不逮，有不容緩者。聖學吃緊三關，學莫先于問途，則人已辨焉；此處不差，後來方有進步可觀。不然，只是終身擾擾而已。爲己爲人，只聞達之辨，說得大概已盡；後儒又就聞中指出許多病痛，往往不離功名富貴四字，而蔽之以義利兩言。除却利便是義，除却功名富貴便是道；此中是一是二，辨之最微。學者合下未開眼孔，只爲己不足，故求助於人；豈知愈求助於人，愈不足於己乎？學以爲己，己以內又有己焉；只此方寸之中，作得主者是，此所謂真己也。敬乎？由主敬而入，方能觀體承當；其要歸於覺地，故終言迷悟。

工夫却從存養中來，非懸空揣摩，索之象罔者也。故宋儒往往不喜頓悟之說。或曰：「格物致知，大學之始事，今以悟爲終事何也？」曰：「格致工夫，自判斷人已一關時，已用得著矣。然必知止知至以後，體之當身，一一無礙，方謂之了悟。悟豈易言乎？若僅取當下一點靈明，瞥然有見時，便謂之悟，恐少間已不可復恃。」

二十一 附案

顏冲宇先生，顏鯨，字應雷，號冲宇，甯之慈谿人。海忠介下獄，特疏救之；沈青霞冤死，拔其子襄於太學。出提學政，先風化而後文藝。在楚，則忤江陵；在中州，則忤鄒，其守正如此。鄒南畝曰：「子讀先生所論孔孟，曾及原人原性諸語，其學以求仁爲宗，以默坐澄心爲入門，以踐履操修爲見性，而妙於慎獨，極於默識，既殫厥心矣，而總於悟格物之旨盡之。世儒以一事一物爲物，而先生以通天下國家爲物爲格，其力久故其悟深，其悟深故其用周。真從困衡中入，而非以意識承當之者。」先師蕺山曰：「先生於學問頭腦，已窺見其大意，故所至樹立磊落。」先生與許敬菴皆談格物之學，敬菴有見於一物不容之體，先生有見於萬物皆備之體，蓋相反而相成者，總之不落訓詁窠臼者也。

應天彝先生 應典，字天彝，號石門，永康人。初謁章懋於蘭江，奮然有担負斯道之志；後介黃崇明見王守仁於稽山，授以「致良知」之學，歸而講學五峯書院。典之論學曰：「聖賢之學，在反求諸己而無自欺。人心本體，至虛至明，纖毫私意，容受不得。如鼻之於臭，纔觸便覺，纔覺便速除去，更無一毫容忍。古之聖賢，當生而死，當富貴而富貧賤，以至處內外遠近常變，得失毀譽之間，不肯稍有所徇者，以能自見其心之本體，而勿以自欺而已。人心無聲無臭，渾然天理，不能不爲物欲所蔽；而本體之明，終不可泯。一念覺若鬼神之尸其兆，上帝之宰其衷，此卽是不可欺之本心；充而達之，卽盡是心。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充其不欺之心，至於纖悉隱微，無所不盡；事之巨細大小，俱以一心處之，而本然之體，原是不動。此聖賢學問緊關切要處，學者知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徒務外近名，竊取口耳聞見之似，以誇於人，又或知有身心之學，摸擬想像，不踐下手，自欺之罪，終恐不免。』此其論學之大概也。典爲人誠懇和粹，孝友兼篤，謹言慎行，廉隅修整。黃崇明稱其篤實謙虛，刻苦好學，浙中罕儔云。

周德純先生 周瑩，字德純，號寶峯，永康人。嘗學於應元忠，往見陽明子。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應子云何？』曰：『應子曰：『希聖希賢，毋溺流俗。』且曰：『吾聞諸陽明子云：』

「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猶有未信乎？」曰：「信。」曰：「信而又來何也？」曰：「求得其方。」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對曰：「瑩惟不得其方，是以來見。願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周子悚然起，茫然有問。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來也，幾何程？」曰：「數百里而遙。」曰：「遠矣。」曰：「從舟乎？」曰：「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暑乎？」曰：「途之暑特甚。」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攜一僕中途而病，舍賃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乎？將毋有強子者乎？」曰：「瑩至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也。甯以是而遂返，又奚俟人之強也？」曰：「如是則子固已得其方矣。子之志欲至於吾門，則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則亦即至於聖賢，而又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賃糧，冒毒暑而來也，又安受其方也？」周子躍然而拜曰：「茲乃命之方也矣！微先生言，瑩何以得之？」陽明子曰：「子不見夫燕石以求灰乎？火力足也，乃得水而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瑩學於姚江，既有所得，乃請其學於五峯。

盧德卿先生 盧可久，字德卿，永康人。從陽明子於越。三月，既得「良知」之學，辭歸。處一松山房，端默靜坐，恍覺浮翳盡掃，皎月中天之象。再見陽明，商證益密，同門王畿、錢德洪皆相許可。陽明子歿，歸

而聚徒講學於五峯，曰：「本體工夫，不落階級，不涉有無，悟者超於凡俗，不悟即落迷途。」又曰：「原無所存，更有何亡？原無所得，更有何失？默而識之，神而明之。」又曰：「省愆改過，是真實下工夫處；見得已過日密，則用工益精。」或問學之實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充之而手舞足蹈，充之而動容周旋中禮。」其論學如此。可久負荷斯道，篤實精進，汲引提撕，至老不倦。孝事二親，居喪盡禮。室人早喪，繆居四十年，守嚴一介，芥視千乘，襟懷灑落，略爲櫻滯。享年七十有七卒。所著有光餘或問、望洋日錄、草廕巷語文錄等書。

杜子光先生，杜惟熙，字子光，號見山，東陽人。年十七，卽北面一松之門。凡四歲，恍若有得一松曰：「爲學須經事變，方可自信所得。」復十半，家難遞作，乃悵憶一松言，作悔言錄以自勵。復至五峯，盡其道。嘗言學者一息不寐，則萬古皆通；一刻自寬，卽終身欠缺。蓋得程子識仁之旨。又詩曰：「古今方寸裏，天地範圍中；有事還無事，如空不落空。」所造深矣！其學以復性爲宗，克欲爲實際；審察克治，無間晝夜，持己接物，真率簡易，不修邊幅。其教人迎機，片語卽可證悟。自率粗糲淡泊，脫粟杯羹，與來學者共之。分守張鳳梧建崇正書院，聘與徐用檢遞主教席。海門周汝登見悔言集，以爲非大悟後不能道。由姚江而直湖洙泗，年八十餘，小疾，語諸友曰：「明晨當來作別。」及期，焚香端坐，曰：「諸君看我如

是而求，如是而去，可用得意見安排否？一門人請益，曰：「極深研幾，遂焉。」